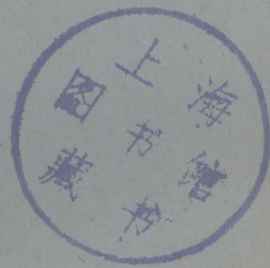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六

周易消息大義



太倉唐文治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801B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六

周易消息大義



太倉唐文治著

116950

~~123950~~

# 周易消息大義自敘

夫易何爲者也。致廣大而言之。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也。盡精微而言之。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而究其奧旨。要歸於古聖伏羲所言消息之教。陽用事爲息。陰用事爲消也。文王傳其教於乾坤蠱臨復諸卦言之。周公傳其教於坤初明夷五升上言之。孔子傳其教於泰傳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傳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言國家治亂之消息也。於剝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於復傳曰。剛長復其見天地之心。此言人心善惡之消息也。於豐傳曰。日昃月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言天地間氣化之消息也。此特以辭而言者論象數則六十四卦發揮旁通無非消息之周流也孟子傳其教曰。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得其養。無物不長。失其養。無物不消。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存陽者息也。舍亡陰者消也。因一心之存亡。推之。卽一身一家之存亡。又推之。卽一國天下之存亡。消息之幾危乎微乎。易類萬物之情實。卽格物之書。大學言致知在格物。後人聚訟紛如。不知其大義。備於易末學。自不識爾。大象傳言厚德載物。類族辨物。稱物平施。育萬物。言有物皆格物學也。說卦傳帝出乎震章。

說震巽七卦。皆言萬物。序卦傳言物穉物畜物不可以終通終否終盡終過之類。皆格物學也。實皆消息也。繫辭傳言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即鄭君所謂知於善深。則來善物也。又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是即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也。鄭君朱子皆本易理釋大學也。而握其樞機。則自復小而辨於物。極之開物成務。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因一心之消息。推及於身與家與國與天下之消息。舉凡廢興存亡進退得喪風俗遷流運會變革不外消息之幾危乎微乎人第知格物之學。探蹟索隱足以知周萬物。道濟天下庸詎知皆消息之隱藏于其中乎。正學榛莽異說紛靡人心如矛戟也。人命如草芥也。吾爲此痛爰本天地大生之德發明消息大義將以曉學者。達神指正人心拯人命吉凶與民同患樂民之樂是爲比樂憂民之憂是爲師憂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亂者有其治其殆庶幾乎癸酉季冬月唐文治自敘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光緒乙酉文治年二十一。受易於定海黃元同先生之門。先生易學專家。著有十翼後錄八十卷。漢宋兼採。每談易義。口講指畫。孳孳不倦。文治爰擬撰周易大義。僅成數卦。旋橐

筆津沽。遊宦京師。遂中輟。己酉年四十五。講易於上海南洋大學。諸生科學繁重。義取顯明。僅採程傳與項平甫先生周易玩辭楊誠齋先生易傳編輯教授。亦未能成書。甲子年六十。講易於無錫國學專修館。復博考漢宋諸家之說。間下己意。其有未明者。輒與友人吳縣曹君叔彥往復討論。獲益非尠。編成消息大義三卷。並附學易反身錄一卷。蓋已三易稿矣。荏苒數十年。所造僅止於此。深用疚恨。易之爲書。天道之顯。性命之藏。聖功之鑰。陰陽動靜幽明之故。禮樂之精微。鬼神之屈伸。仁義之大用。治亂吉凶生死之數。莫不悉備。所以開物而成務。崇德而廣業。由正心修身達於治國平天下。要皆歸於實用。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而後儒溺於圖象。牽於訓詁。假於時日。風候。占驗。以矜奇而炫異。誤哉。誤哉。茲編之作。本於孔聖洗心寡過。其要无咎。與亞聖正人心息邪說之旨。而於陽息陰消之精蘊。君子小人進退之大原。尤三致意焉。至於先儒家法通例。略加蒐錄。尙多疏漏。蓋不過爲教授之書。略示門徑。若學者以爲取足於是。則重吾之過矣。文治附記。

周易消息大義 自敘

# 周易消息大義目錄

## 卷首

八卦取象歌並名義

分宮卦象歌並釋義

十二辟卦消息圖

## 卷一

乾坤二卦大義

## 卷二

復臨泰大壯夬五卦大義

## 卷三

姤遯否觀剝五卦大義

## 卷四

周易消息大義目錄

學易反身錄

周易應讀書目表



# 周易消息大義卷首

太倉唐文治蔚芝編

朱子八卦取象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碗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定海黃氏家岱釋八卦名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卦名也。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卦義也。然不明卦畫與象。其名義無由解。天爲純陽之氣。上包日月風雷。下包山澤大地而不墜。非特天之氣足以舉之。亦以日月風雷山澤大地之氣皆上達於天。故其氣膠固鬱結而不可解。解斯墜矣。卦以陽之三畫爲天。其卦曰乾。其取義於健者。爲天行之健也。天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晝夜行百七萬一千里也。故卦義謂之健。卦又以陰之六斷者。

爲地象。地純陰之氣也。其卦曰坤。坤古文作。卽坤六畫之橫形也。近人不識古字。以爲古文川之通借。此說甚謬。坤从土从申。謂土氣能上達。卦義取諸順者。謂其氣之上達於天。實其上順乎天也。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上兩畫斷。下一畫連者。其卦名震。震之卦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雷爲陽氣。上爲羣陰所薄。激而成雷。陰之錮者。厚陽之激者。益力。激之益力。其發之也。聲大以遠。故有迅雷。必有暴雨。雨陰象也。而雷必與雨偕。故雷字从雨。震亦雨也。其下从辰。辰龍之位也。龍得天之陽氣而爲雷。雷得地之陰氣。又伏而爲龍。故震爲雷。又爲龍。巽之卦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其象爲風。風出於大塊之噫氣。然風之能發。必有陽氣助之。故巽雖陰卦。其畫多陽也。說卦傳訓爲入者。明震之動。爲動而出。巽之入。爲入而伏也。雷以動而出。爲義。故易曰。雷出地奮。風以入而伏。爲義。故易曰。兌見而巽伏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卦名坎。一陰附於二陽之間。其卦名離。坎爲月。離爲日。日月水火之精也。坎之畫。卽篆文。字之橫形也。正視其畫。爲。橫視其畫。卽成。字。隸作水。坎者。水之窞也。窞之言陷。其義本屬一貫。離之畫爲。卽篆文。火字之變體也。火字之左右从八。卽卦之上下兩畫。火字之中从人。卽卦之中畫。兩開也。蓋

倉頡作字之初。本以☲爲火字。與水之作☵同。後李斯作篆。變作火。爾火必有所附麗。而後熾。故其卦名曰離。而義取諸麗。離麗音義並同。坎陷離麗以相反。而見義也。艮以一陽峙於二陰之上。其象爲山。山發源於崑崙。其奇特而高峙於上者。猶艮之一陽在上也。其東西開張而一起一伏者。猶艮二陰畫之分列於下也。而脈之入中國者。又分南北兩支。古人言中國水分南條北條。判爲兩戒。而水之判爲兩戒者。爲山之先分兩支也。故言中國之山亦當分南條北條。取艮兩陰畫南北分列之象。而南北兩條之中。又分四脈。艮又訓止。字之从艮。得聲者。如垠如限。皆取止義。兌以一陰乘於二陽之上。其象爲澤。澤非藪澤之澤。謂水之積於山巔者。堪輿家所謂天池是也。其卦開乾之上口以納天之氣。又塞坎之下口。俾水不至於下泄。故高山之澤其清而淺者。雖大旱亦不涸。兌古悅字。故曰兌說也。艮之止。謂敵應不相與。兌則相與而說者。其以相反見義。又如此。

朱子分宮卦象次序歌

乾爲天 ☰

天風姤 ☱

天山遯 ☶

天地否 ☷

風地觀 ☴

山地剝 ☶

火地晉 ☲

火天大有 ☲

坎為水 ䷜ 水澤節 ䷻ 水雷屯 ䷂ 水火既濟 ䷾

澤火革 ䷰ 雷火豐 ䷶ 地火明夷 ䷣ 地水師 ䷆

艮為山 ䷳ 山火賁 ䷖ 山天大畜 ䷙ 山澤損 ䷨

火澤睽 ䷥ 天澤履 ䷉ 風澤中孚 ䷛ 風山漸 ䷴

震為雷 ䷲ 雷地豫 ䷏ 雷水解 ䷧ 雷風恆 ䷟

地風升 ䷭ 水風井 ䷯ 澤風大過 ䷛ 澤雷隨 ䷐

巽為風 ䷸ 風天小畜 ䷈ 風火家人 ䷤ 風雷益 ䷩

天雷无妄 ䷘ 火雷噬嗑 ䷔ 山雷頤 ䷚ 山風蠱 ䷑

離為火 ䷄ 火山旅 ䷷ 火風鼎 ䷱ 火水未濟 ䷿

山水蒙 ䷃ 風水渙 ䷺ 天水頌 ䷌ 天火同人 ䷌

坤為地 ䷁ 地雷復 ䷗ 地澤臨 ䷒ 地天泰 ䷊

雷天大壯 ䷡ 澤天夬 ䷪ 水天需 ䷄ 水地比 ䷇

兌為澤 ䷹ 澤水困 ䷮ 澤地萃 ䷬ 澤山咸 ䷞

水山蹇 ䷦

地山謙 ䷎

雷山小過 ䷛

雷澤歸妹 ䷵

文治按此歌爲朱子所作。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一縱一橫。可樂而玩。縱者每爻遞變。至五世轉爲游魂歸魂也。橫者皆旁通卦。如天風姤與地雷復。水澤節與火山旅是也。又以上下卦相易。如天風姤爲乾宮一世卦。而風天小畜則爲巽宮一世卦。風火家人爲巽宮二世卦。而火風鼎則爲離宮二世卦。推之遊魂歸魂卦。無不皆然。萬事萬物之理。畢具于是。奇法縝密。學者務宜熟讀。

又案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爲天易。遊魂歸魂爲鬼易。據此則世卦之說。由來已舊。朱子此歌。蓋本古義。積至五世而變者。孟子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天道人事。無百數十年而不變者。惟在爲善有以維持之。可不敬哉。遊魂歸魂之義。惠氏棟張氏惠言書所載。其說不一。京房乾傳曰。陰陽代謝。至于游魂。引繫辭傳游魂爲變作證。則游魂當爲碩果不食之義。荀爽注乾彖傳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惠氏謂乾遊魂于火地。歸魂于火天。故曰終于離。坤游魂於水天。歸魂於水地。

故曰終於坎竊案惠氏之意亦以乾坤成既濟爲歸魂大抵歸魂卦皆入純卦性質之相近者如地水師風山漸之類是也鬼易者如晉爲乾游魂卦故有王母之象大過爲震游魂卦故其象爲棺槨小過爲兌游魂卦故有過祖遇妣之象此其證也而消息之義更有大可懼者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君子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存之者成性存存也古聖人德澤久大則百年爲一世卽百年爲一爻故五百歲而聖人復出道統之傳嬗亦然蓋聖人之所以存其心存其澤卽所以存其國國運剝於上則復於下皆視一國之心性以爲消息國性惡則國魂遊而國亡國性善則國魂歸而國存故聖人制數度議德行必垂諸數百年繫辭傳言精氣遊魂極之於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明善國性之道也人生天地間要必維持當世之德行功業俾不至於消滅此孔子傳天易地易人易鬼易之義也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吾人心術之隱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凡人莫不有死而死固有其道焉積善孳孳則餘慶復於子孫而家國不至於爲變。

又案友人曹君叔彥作遊魂在四歸魂在三說曰易謙彖傳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虞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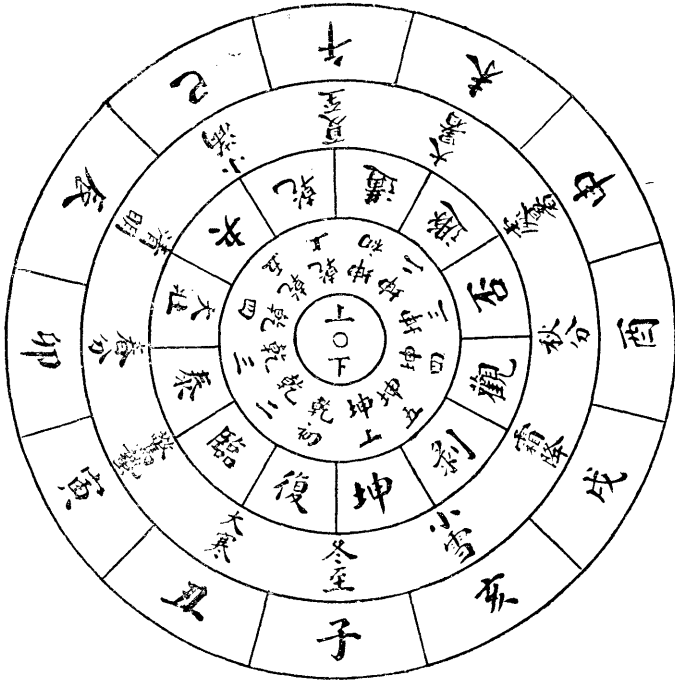
鬼謂四。神謂三。張氏云。遊魂在四。歸魂在三。四詘三信。鬼神皆乾精也。此本京氏之法。而專以乾坤往來言。且義主於乾。蓋京氏以六十四卦分屬八卦。變初爲一世。變二爲二世。依次而上。故乾一世爲姤。二世爲遯。以至於五世爲剝。而上爻不變以存本體。由是四爻返爲遊魂。三爻及下體盡復爲歸魂。故乾遊魂爲晉。歸魂爲大有。五爻爲卦主不復。則譬之人身。諸陽之復。非死而復生。四如陽魂之初入陰。三以下如魂之有所歸而定。與天地之氣合。復爲生息之本耳。四失位。遊之象。三得位。歸之象。遊則詘。故爲鬼。歸則信。故爲神。坤及六子皆同例。但遊魂之爻不必失位。歸魂之爻不必得位。要其卦氣之詘信與乾同耳。復者陽生。故其卦始於謙。乾魂在三。姤者陰生。故其卦始於豫。乾魂在四。此雖乾息坤消各自爲義。而亦四詘三信。四遊三歸。鬼謂四。神謂三之意也。遊魂歸魂。就乾言。則四陽詘入陰爲遊。三陽信本體復爲歸。合坤及六子言。則四一爻陰陽入非其類。皆詘而爲遊。三及下體陰陽復其本。皆信而爲歸。陰陽五行之氣行乎天地間。其氣之聚而生。人。生物也。氣盡而散。遊魂爲變也。散而復歸。其本是爲歸魂。所謂返而歸者爲鬼也。歸則復聚而爲生物之本。所謂至而伸者爲神也。精氣爲物。氣之聚也。游魂爲變。氣之散也。散而定。則

爲歸魂。京氏引孔子曰：遊魂歸魂爲鬼易。其法蓋傳自古易家。繫言遊魂而歸魂在其中。歸魂其在爲變爲物之間乎。天地氣化終則又始。魂卽精氣爲變爲物如環無端。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其制禮曲得其情。如見其狀也。鬼者陰之靈。而陰之信亦猶陽歸魂爲神物之本也。神者陽之靈。而陽之詘亦猶陰遊魂爲鬼物之變也。抑可推之。卦之消息自下而上。猶人之少而壯也。卦世之變亦自下而上。猶人之壯而衰也。天地間既有此人。卽其人終古不滅。形有盡而清明之氣無窮。故上世不變。凡物有始必有終。木落歸根。水流雖涸而源不絕。故遊魂歸魂自上而下。終則又始。則歸者又自初息矣。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況於鬼神。萬物遷流於氣化之中。莫能自主。然而有可以自主者。惠定宇先生曰：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術士練精魄。以一身爲坎離。本諸其所歸。而培養滋息之。以防其遊散。則既濟之成功。太極之體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天下之所以長治久安也。澹泊寧靜。嘯吸精和。人之所以長生久視也。此君子所以否則可使爲泰。泰則不使爲否。而元永貞无咎也。曹氏說皆愚案此說原本古易家義。探蹟索隱。可謂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實與宋張子正蒙所言隱相符合。蒙正



二十辟卦消息圖

太和篇曰太虛不能無氣聖人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王船山先生嘗謂遊歸之說人莫能言其不能不散而為太虛然則聖人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王船山先生嘗謂遊歸之說人莫能言其故得此渙然冰釋矣。



周易消息大義 卷首

文治案孟長卿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為息。坤盈為消。其實乾坤兩卦十二畫周流六位也。虞氏十二辟卦消息圖。蓋孟氏家法。觀乎此而四時之遞嬗。意念之善惡。事物之變遷。君子小人之消長。世運之循環。舉可知矣。

周易消息大義 卷首

# 周易消息大義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三三 乾上

案此爲伏羲所畫之卦。而文王所重者。至乾下乾上。何人所加。則不可考矣。乾十二辟卦。由夫進與坤旁通。入純卦。釋文云。乾竭然反。依字作軌。下乙。从旦。𠂔音偃。說卦云。乾健也。

乾元亨利貞。

此爲文王所繫之彖辭。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愚案本經彖辭言元亨利貞者。乾坤屯臨隨无妄革七卦然。元亨之義。聖傳多解作大亨。如臨屯无妄諸卦是也。利貞之義。有偏言之者。如坤利牝馬之貞是也。蓋四德運行惟乾所獨。而乾元坤元之氣。流行於六十四卦之中。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傳以乾元坤元連續。與他卦之解作大亨者。其義迥不相同。又先儒解利貞皆謂變之正。及剛柔相易。乾升坤降之類。祇可解他卦。若乾之四德。斷以文言傳爲正。又案元亨利貞配春夏秋冬。此以天道言也。又

配仁義禮智。此以人性言也。若以人事推衍之。有一日之元亨利貞。有一歲之元亨利貞。有一世之元亨利貞。學者以心體驗之。則於自強不息之道。思過半矣。

初九潛龍勿用。

此以下為周公所繫之爻辭。干氏寶曰。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十二消息卦即乾坤十二畫。乾初陽始生。故云自復來。此文王在羸里之爻。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

勿用。先師黃氏以周曰筮法。以過揲之數定七八九六。過揲七四則得少陽。過揲八四

則得少陰。過揲九四則得老陽。過揲六四則得老陰。陽數有七九。陰數有六八。左氏襄九

年傳曰。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服注曰。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

占。以不變為主。杜注曰。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是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稱

七八。周易以變者占。稱九六也。愚案。凡說易。當以聖傳釋經。此傳云。陽在下也。陽謂龍

下。謂潛經言。勿用者。筮者。勿用之以作事也。凡釋易爻之例。曰數曰象曰占。九數也。潛龍

象也。勿用占也。他卦有有象而無占者。有有占而無象者。當觀其會通。又以時位言之。初

位也。潛時也。占者遇之。當知其時與位。是以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千氏寶曰。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爲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愚按此師位而兼君德也。玩文言傳庸言之信。云云可見。師道立則善人多。正學昌明。天下萬世心悅誠服。孔子開其統以下。若顏曾思孟。漢唐後在野講學諸賢皆是也。故文言傳又曰。天下文明。蓋離象也。利見大人。或以爲二見五。或以爲五見二。然易義變動不居。要未可泥。離卦大象傳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六十四卦大象傳例多稱君子。或稱先王。稱后。惟離卦則稱大人。蓋南面嚮明之象。乾二五變皆成離。利見大人當指變離而言。示占者之辭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千氏寶曰。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愚按乾乾者健之至也。凡經中疊字爲言者皆有極至之義。如謙。謙坎坎蹇。蹇夫夫井井之例是也。惕若畏懼之至也。厲危辭也。據下卦之上。惟恐盛極而生陰。當以憂危之道處之。故傳曰。反復道也。又曰。雖危无咎。此文王緝熙敬止之學。禮記所謂莊敬日強是也。彖辭元亨利。

貞之德。蓋流行于日夕之間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干氏寶曰。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故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故其辭疑矣。愚按聖人學易可以無大過。故易義以寡過爲主。无咎者善補過也。三爻言學問中之无咎。四爻言出處時之无咎。君子德日進而位不敢苟進。德愈盛心愈下。武王順天應人。豈躁進哉。此爲六十四卦无咎二字之起例。三多凶。四多懼。周公憂患之意深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干氏寶曰。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五在天位。故曰飛龍。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先師黃氏曰。飛龍者。龍之神也。以天德居大位。故曰大人。飛者。喻無所拘。謂其神也。管子曰。龍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上則凌于雲。氣下則入于深泉。言神之至也。曹氏元弼曰。姚氏配中謂大人首出。是謂乾元。乾元始息于初。終于上。而位于五。文王繫庖犧于乾。五作八卦。以正夫婦父子君臣之義。此繼天立極。開

元。建。始。之。大。經。大。法。

上九。亢。龍。有。悔。

千氏寶曰。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亢過也。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先師黃氏曰。據說文心部文。亢一作忼。許君傳孟氏易。是亢作忼者。孟喜之古文。用假借字也。易窮則變。上窮故悔。悔斯變也。凡言悔者。皆從變。此易例也。亢謂其已窮。龍謂其能變。窮而能變。不失爲龍也。故有悔而无大凶。愚按本經言悔者有二。例一。貞悔之悔。以著卦之象言。一。悔吝之悔。以在心之理言。如豫六三。悔遲有悔。困上六。動悔有悔。皆上爲貞。悔之。下爲悔。吝之。悔。易中專言悔。皆貞悔之。悔。言有悔。无悔。无祇悔。皆悔吝之。悔。然惟心理中有悔。而後於事能變而之吉。又按六爻象。天地人。以此起。例二。爻在田。地道也。三爻。君子人道也。五爻。在天。天道也。與大有卦爻。例略同。惟易義變動不居。亦不可泥。又周公作爻辭。多有依文。王彖辭爲義者。如本卦統六爻言之。潛龍元也。見龍飛龍亨也。亢龍有悔。則勉以利貞也。以內外卦分言之。初爻潛元也。二爻見亨也。三爻乾惕利貞也。四爻躍元也。五爻飛亨也。上爻亢而有悔。利貞之道也。經義精密如此。

又綜而言之。初爻潛。上斯亢矣。二爻見。五斯飛矣。三爻惕。四斯躍矣。諸卦爻例。可以此推之。然亦不可拘。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先師黃氏曰。筮法以過揲之數定七八九六。乾未必皆九也。或九七相間。六爻皆七。亦乾也。坤未必皆六也。或六八相間。六爻皆八。亦坤也。此言用九用六者。則以乾六爻皆九。坤六爻皆六。言爻皆體。乾爲羣龍之象。羣龍者六龍也。曹氏元弼曰。九六者爻之變。乾元坤元。用之以立消息。正六位。乾用九以通坤。坤用六以應乾。則剛柔正而位當。是謂天則。餘卦九六之用。皆視此。愚按曹氏之說。不專指本卦而言。此蓋周公以筮法教萬世。特于乾坤二卦發其例。餘俟後賢樂玩而自悟。羣龍者羣賢之象。无首者尊無二上。六十四卦最吉之象。君子道長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以下爲孔子所作之彖傳。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純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爲大。惟乾則之。故曰大哉。元者氣之始也。荀氏爽曰。謂



分爲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取始于乾也。策取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于天。愚按經例。陰爲小。陽爲大。萬物兆始。皆資取于生長之元氣。是本乎天也。統者本也。此乃釋彖辭之元經例。凡以德長大萬物曰元。此言天道。聖人則之。荀說太拘。別備一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虞氏翻曰。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雲行雨施。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萬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先師黃氏曰。坎離者。乾坤之用也。坎之上行爲雲。下施爲雨。而品物流動而成形。乾二五之坤。爲坎。坎之上行爲雲。如雲。雷屯是也。坎之下施爲雨。如雷雨。解是也。品物者。各爻之物也。繫辭傳曰。爻有等。故曰物。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荀氏爽曰。乾起坎而終于離。坤起離而終于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也。先師黃氏曰。雲行雨施。虞氏專以坎言。則大明終始。當指離日爲是。虞氏逸象。乾爲大明。離日麗天。天之大明者也。晉彖傳曰。順而麗乎大明。亦謂麗日。禮禮器篇曰。大明生于東。是也。曹氏元弼曰。姚氏謂一陽生。當坎位。夏至陽終于上。當離位。故起坎終

離一陰生當離位。冬至陰終于上。當坎位。故起離終坎。此所以日月爲易。卦成既濟。經終坎離既濟未濟也。故坎離爲乾坤之家。陰陽之府。兼坤言者。陽息于子。至十月始盡。自午至亥陰消陽。故以坤言之。其實十二消息皆主陽言。消謂消陽。息謂陽息。虞翻坤卦注所謂終于坤亥出乾初子是也。莊子六氣之辯。辯讀爲變。六氣之變。卽六龍也。云乘雲氣御飛龍其神凝者。蓋以喻元。此古易微言。真子夏所傳也。愚按終始者。謂六爻之位也。卦爻上爲終。初爲始。舉終始卽賅六位。六龍者。六爻之陽也。坎雨時。施離日時。成天之亨。必順其時。人之亨亦必乘乎時。故龍德之人。乘潛見惕躍飛亢之時。以御天也。此以上乃釋彖辭之亨。經例凡以時會通萬物謂之亨。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先師黃氏曰。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變坤化。則陰陽之性命各正。而太和之元氣亦保合而無間。此釋乾道之利貞也。以爻象言之。乾二之坤五爲變。坤五之乾二爲化。繫辭傳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虞翻注曰。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荀注。繫辭傳成變化而行鬼神。曰在天爲變。在地曰化。義亦同也。乾坤變化成既濟。定剛柔位。正陰陽德。合故云。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凡曰利者。以變言也。繫辭傳曰。變動以利言。貞者。或位正而贊其常守正。或位不正而勉其往得正而常守之也。愚按。變以氣言。化以質言。此乃釋彖辭之利貞經例。凡變而和。謂之利。正而固。謂之貞。周子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天以誠爲主人。以誠爲用。天道之所以保合太和者。在誠。人君之所以咸寧萬國者。亦在乎誠。不誠則無物。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愚按。乾爲諸卦之首。九五爲乾之首。文言傳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尙書贊堯曰。協和萬邦。惟協和而後能咸寧也。孔子作全經。彖傳常有慨想太平之志。此傳更情見乎辭。王氏夫之謂。凡彖傳于釋彖之餘。皆以人事終之。大小險易。各如其象之德。學易者可法筮者可戒。說極精覈。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爲孔子所作之大象傳。程子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王氏夫之曰。六十二象。自乾坤而出。象有陽。皆乾之陽也。象有陰。皆坤之陰也。

學易者所用之六十二德皆修己治人之事。道在身心皆自強之事也。道在民物皆載物之事也。自強不息非一德。厚德載物非一功。以自強不息爲修己之綱。以厚德載物爲治人之本。故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又曰自少至老爲而不倦。初上之行也。自窮而達不失。不離二五之行也。自危而安不變。其塞三四之行也。君子於道周徧省察以之去私。期乎必淨以之復禮。期乎必純以之盡心。期乎必至。斯乃如天之自健其行也。姚氏配中曰乾卦獨云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天行健即天行乾地勢坤即地勢順依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坎陷離麗兌說巽入及序卦之義推之六十四卦可悉知也。愚按以用也六十四卦大象傳皆言以者所以示學易者用易之方也。吾人修身處世之道胥寓于此。若繫辭傳之以此洗心以神明其德則又統而言之矣。大象傳以字例以內外卦對勘爲義。自強健也不息重乾也。如蒙卦之果行育德。果行艮象也。育德坎象也。師卦之容民畜衆。容民坤象也。畜衆坎象也。餘可類推。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爲孔子所作之爻象傳。王氏夫之曰。小象傳例有陰有陽。有中。有不中。有當位。有

不。當。位。有。應。有。不。應。有。承。有。乘。有。進。有。退。易。道。之。所。以。盡。變。化。也。初。九。一。陽。興。于。地。下。爲。反。已。退。藏。固。本。定。基。之。時。位。使。然。也。先。師。黃。氏。曰。九。陽。在。初。其。氣。凝。其。位。卑。如。龍。有。陽。潛。藏。于。下。占。者。勿。用。此。也。龍。者。陽。氣。潛。者。下。伏。初。氣。始。生。故。凝。初。位。爲。士。故。卑。龍。謂。陽。之。氣。潛。謂。伏。于。下。陽。卽。釋。龍。下。卽。釋。潛。也。彖。爻。未。言。陰。陽。傳。于。乾。初。曰。陽。在。下。于。坤。初。曰。陰。始。凝。發。明。九。六。陰。陽。之。道。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愚按見龍在田出乎潛也。鄭君云。二于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故稱田也。蓋初二皆爲地。初地之下。二地之上。陽在初。猶龍之潛伏于地下也。陽在二。猶龍之發見于地上也。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二者師位也。孔子雖不得位而教育之德普及于天下。是師德卽君德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虞氏翻曰。至三體復故反復道。謂否泰反其類也。愚按張氏惠言虞氏消息泰注云。陽

息坤反否也。否注云。陰消乾。又反泰也。雜卦云。否泰反其類也。凡否泰之成。无不卽反。故

乾九三陽息泰就。三反復道能接乾生乾。坤三已發成泰。不能體復。至四反成否。故六四括囊而成觀。又既濟彖注云。終止于泰。則反成否。是其義也。據此。是此注爲消息大義。竊謂乾九三陽息在泰。反復道者。聖人教人貞泰之道也。聖傳云。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因其時者。因陽息成泰之時也。陽息成泰之時。不惕則反。否故必體復。斯能接乾生乾。而雖危無咎。聖經云。厲无咎。聖傳云。雖危無咎矣。艮九三厲熏心。聖傳云。危熏心也。則厲之訓。危自是確。詰設非成泰反。否則此爻有何危象。故此傳之反復道。卽復卦之反復其道。能常反于復。斯能不變于陰。聖人憂危盛明之微意。實在于此。虞氏消息義至精矣。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愚按。或躍在淵。以時進也。淵當爲初九。初在地下。稱淵。四與初應。旣不安于地。又不可飛于天。如在淵而躍。頓起而條止焉。此上下无常欲及時而進也。蓋聖人以進爲主。是可進則進。非安于隱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愚按。聖人法天而著作。興所謂大人造也。如作八卦造書契等皆是。二爲在下之大人。五

爲在上之大人。經例。凡言大人者。皆指九二九五言。陽爲大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愚按亢龍。陽之盈也。盈不可久。時已極也。盈釋亢。不可久。釋有悔。悔則能變。變則通通。則久矣。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先師黃氏曰。用乾六爻之九。羣龍盡見。天德之盛。無以尙之矣。此如唐虞之際。五臣並用。後漢朗顛傳曰。唐堯在上。羣龍爲用。鄭注云。六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旣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並在於朝。是也。或謂乾剛不可爲物首。非也。不可爲物首。則非天德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以下。孔子所作之文言傳。王氏夫之曰。文繫傳之所謂辭言者。推其立言之意。而博言其義也。以乾坤二卦推之。餘卦之義可知。愚按釋文引梁武帝曰。文言是文王所制。故左傳已引其文。竊意王氏之說爲然。言者解釋之詞。如本卦潛之爲言。亢之爲言。坤卦蓋言順。蓋言謹是也。乾爲積善。故爲善之長。善氣在天地間。無一刻之或停。故乾元之德在

天地間亦無一日之或息。此國性之所以善也。以乾通坤。嘉美所合。故爲嘉之會。禮之始也。說文。利。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是非和卽不利矣。古之聖賢皆以義爲利。未有不義而利者也。說卦傳。離爲乾。卦。鄭君注云。乾當爲幹。事之幹。猶枝葉之有本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張氏惠言曰。初息震。震爲仁。爲諸侯。故體仁足以長人。乾以嘉美旁通合坤。陽稱嘉。坤爲禮。陽稱物。坤爲義。坤來成乾。和順道德而理于義。貞謂之正。旣濟定。坤爲事。以乾舉坤。坤爲智。配四德也。愚案。本節四足以字。與中庸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五足以字。義例相類。蓋體仁者有之矣。然僅煦嫗者非也。必足以長人。乃可謂之元。嘉會者有之矣。然僅合羣者非也。必足以合禮。乃可謂之亨。利物者有之矣。然僅周濟者非也。必足以和義。乃可謂之利。貞固者有之矣。然僅堅守者非也。必足以幹事。乃可謂之貞。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干氏寶曰。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辭表篇目。明道義之門。在于此矣。亂則敗禮。其教淫逆。則拂時其功。否錯則妨用其事。廢忘則失正其官。敗四德者。文王。



所由興四愆者商紂所由亡。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子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可見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曹氏元弼曰惠氏謂復小而辨于物一陽不亂於五陰故言違此節皆據由坤息復時言。愚案聖賢處世最重一潛字中庸云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遯者潛也不見知而不悔即所謂不見是而无悶也以論語大義言之學而時習章爲全書之首其末節曰人不知而不慍即所謂不見是而无悶也求見是則爲鄉愿矣學而篇之末章曰不患人之不己知即所謂不見是而无悶也樂則行憂則違則字與即通用則行舍則藏也至論語全書之末章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不知命則學問德行隨時外露憂樂失其正即不能確乎其不可拔此論語大義教人以潛也又綜全節之義論之不易乎世二句境遇也遯世二句心理也樂行三句德行氣節也故龍德備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姚氏配中曰陽爲龍德正中謂五二非陽位必升坤五正位爲君故利見大人也二升坤五坤五降二成既濟二爲雨施故善世爲繼體故不伐德施普故德博而化化爲陰陽易成既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也愚按此傳言正中言庸言庸行卽中庸之所本顧氏炎武謂乾卦見龍之象似與言行無與也而孔子說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孚卦鳴鶴之象似與言行無與也而孔子說之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乃知聖人隨事取象無不返之于言行至于閑邪存誠卽道義之門不伐善乃顏子之學德博而化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矣又綜全節之義論之庸言句品詣也閑邪句心理也善世二句德行度量也皆龍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項氏安世曰。九三在下卦之上。九四在上卦之下。故皆兼有上下之象。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卽此爻也。曹氏元弼曰。易者。聖人所以效天法地。崇德廣業。陽息至三。下坤成乾。至四。上坤生乾。乾爲德。坤爲業。三。人道。以人事成。天地之功。故皆言進德修業。愚案繫辭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聖賢之學。所重者惟德與業。周子通書云。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德行體也。事業用也。君子無論出處。所以終日乾乾者。惟在進德修業而已。本經最重幾字。幾者。心學也。屯三爻曰。君子幾不如舍。言知幾也。繫辭傳言極深研幾。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孔子暢發幾字之義。至周子又言幾善惡。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兢兢于此。自能得始終條理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子曰。或躍。或處。上下無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恆也。故云。或。王氏夫之曰。自初至三。皆象聖修之功。九二。君道已盡。

九三更加乾惕以應物盡變乾德成矣。自四以上以學言之則不思不勉而入聖以時位言之德盛道行將出以受天命之候也。故四以上皆以功效言之。曹氏元弼曰陽與陽爲羣陰與陰爲羣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陰道從陽當離其類故坤彖曰東北喪朋陽則否或進或退皆乾元之用所以息乾通坤非離其羣也。此陰陽之別。愚案上下無常謂四當上下之交進退無恆巽爲進退謂四變爲陰也。否六二象傳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非離羣言不離于君子之羣卽不亂于小人之羣也非爲邪者聖人戒以處上下之交不可易其守非離羣者聖人戒以處進退之時不可變其性也。此爻總以見君子處事量而後入躍出在淵必係君子所能安之地也。本經最重時字聖傳特于乾三四兩爻起其例先儒釋此專指武王觀兵孟津泥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虞氏翻曰同聲相應謂震巽也。庖犧觀變而作八卦雷風相薄故相應也。同氣相求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水流溼火就燥謂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雲從龍謂乾爲龍雲

生天故從龍也。風從虎。謂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也。覩見也。聖人則庖犧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五動成離。日出照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各從其類。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觸類而長。故各從其類。曹氏元弼曰。八卦貞于乾坤六位。其相應如是。故凡同類者舉相應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出于其類而實與我同類。八卦之氣。根于乾元。萬物知覺覺于聖人。故聖人起在天位。造作法度。則萬物共仰而覩之。聖人作。卽大人造。所謂飛龍在天也。萬物覩。所謂利見大人也。庖犧作八卦。聖作之最先者。萬物之生。各有其本。本所以爲類別也。上古之世。民不知類。庖犧類萬物之情。本之于父子。又本之于夫婦。而人倫正。倫卽類也。人倫正。而王道行矣。愚案此爻爲易中文明最著之象。聖人作而萬物覩。言發明萬物之學也。所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也。本乎天主氣。言本乎地主質。言在人爲良知。良能在物爲鳶飛魚躍。而上下察。尙書謂疇若于上下。草木鳥獸禮運。鳥不獮。獸不狘。咸若其性。卽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項氏安世曰。天德者。貴下喜中而忌上也。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惟。有上。義而已。无中。則

无位。无下。则无民。无輔。此天德之所忌也。然窮則能變。必無遂亢之理。故爻辭不言凶咎。止言有悔。悔則能變也。愚案无位之位。指名位而言。先儒謂失位。故无位。又謂上无爻位者。皆非也。玩此節。可見在上者。以求賢爲急。

潛龍勿用。下也。

姚氏配中曰。不言陽。但言下。明在下皆然也。淮南子曰。潛龍勿用。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曹氏元弼曰。此以下兩章。反覆詠歎六爻之義。此章以人事明之。

見龍在田。時舍也。

曹氏元弼曰。何妥說孔子教授門徒。非通舍孰能如此。本王弼義。舍釋也。但王以時言。謂時運漸亨。凝閉解釋。何以德言。謂樂天知時。無所凝滯耳。皆非也。時舍。謂二有君德。當升坤五。時暫舍于二。若舜臣堯時是也。愚案古語。舍訓爲置。苟置于此。則舍于此。故經文曰。在。

終日乾乾。行事也。

項氏安世曰。行事者。云爲動作之總名也。潛龍夜也。見龍旦也。飛龍日中也。亢龍日昃也。

乾乾者終日之所從事也。三言終日。四言及時。此二爻者經營乎晝夜之間者也。愚案言行事可知。乾乾非冥心妙悟之謂。聖人所謂敬事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愚按張氏惠言謂上下進退。自考其德業。竊謂躍自動也。非上所用而自試之。所以閱歷事變而上下進退之權要在於己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何氏妥曰。此當堯舜冕旒之日。以聖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姚氏配中曰。窮極也。災害也。亢上故窮。陽極則陰來。故窮之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項氏安世曰。爲治之道無他。通其變而已。下繫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所取者。正乾變爲坤。坤變爲乾之義也。姚氏配中曰。乾元用九。則爻之九皆元之用矣。乾

元不自用。合衆陽以爲用。聖人不自用。合羣聖以爲用。故天下治。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曹氏元弼曰。此章兼以天氣人事明之。陽氣藏在地中。據復時言。愚案繫辭傳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虞注云。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遘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張氏謂陰陽相俱並生。惠氏亦謂陽息初。震下有伏巽。故曰潛藏。竊謂龍潛蛇藏。仲翔偶舉爲文。其實龍蟄在復初。蛇蟄在遘初。故云龍蛇俱蟄。初非謂並蟄在復初也。聖傳明云。陽在下。又云。陽氣潛藏。則此文自專指陽息震初而言。似不必泥陰陽並生下有伏巽之說。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曹氏元弼曰。姚氏謂乾二之坤五。坤五降乾二成離。爲文明。案天下文明之治。始于伏羲。民自無禮而有禮。自無別而有別。相愛相敬。尊尊親親。長長賢賢。而人類超然殊絕于禽獸。禽獸無別。故昏亂。人有別。故文明。伏羲作八卦。立人倫。文明之本。作結繩。網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文明之用也。愚案田者。師位也。聖人在下。善施而不伐。德博而



化故天下文明。然則君子之兼善天下，豈必拘隱與顯哉？孔孟講學，卽天下文明之象。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愚案：損彖傳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彖傳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損德之修，益德之裕，可見因時而惕者，損益之道也。時之爲義大矣哉。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愚案：姚氏配中謂革去故也。下體終上體繼，乾道變化，氣自四始，否泰之交，乾坤革易，故三曰反復，四曰革。竊謂四體大壯，將以陽決陰，故曰革。姚氏說與消息義極合。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愚案：惠氏定宇謂體元居正，故位乎天德。書曰：其惟王位在德元。疏云：易有天位天德，天位九五也。天德乾元也。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體元居正者，以乾元之德而居九五之位，故云位乎天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愚案程子云。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可見處時者不極則不至于悔。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曹氏元弼曰。乾元用九。陰陽各正。成既濟定。天則乃見。蓋用九。乾道變化以成消息。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是乃既濟之事。所謂天則也。愚案天則之訓。以詩義言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也。以傳義言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也。故知用九之道。斯能順性命之理。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曹氏元弼曰。篇首分釋四德皆統于元。始而亨。言乾元爲萬物始。而亨坤以生物。亨者元所爲。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愚案性情。鄭本作情性。既濟彖傳云。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爻不正以歸于正。故曰利貞。情性者。推情合性。則剛柔各得其正也。或謂利貞者。句連上言。四德爲乾之性情。或謂六

十四卦中凡言利貞者乃每卦每爻之性情各備一義。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王氏夫之曰此言四德之統于元也美利利之正也利天下無不通也不言所利無所不利之辭異于坤之利在牝馬屯之利在建侯當其始倚于一端而不能統萬物始終之理則利出于偏私而利于此者不利于彼雖有利焉而小矣愚案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繫辭傳曰乾知大始乾始二字當連讀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乾元之氣鼓盪于無形也不言所利者天不言而化工成是以爲大若沾沾言利則非義之利矣故此節雖但言利實包四德乾始元也利天下亨也不言所利貞也故以大字贊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王氏夫之曰中正以二五言絲無疵類曰純米無糠粃曰粹謂皆陽剛一致而不雜陰之濁滯也陰凝滯而爲形器五行已結之體百物已成之實皆造化之粗迹其太和清明之元氣推盪鼓舞無迹而運以神則其精者也曹氏元弼曰崔氏覲以剛健中正爲句惠氏張氏則連下讀案七者乾之性性剛健故六畫純陽性中正故潛見惕躍飛亢皆不失

其正。性純粹精。故純陽而能通陰。乾有七德。合而言之曰元。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張氏惠言曰。發動揮變也。當爻交錯。謂之發揮。全卦對易。謂之旁通。爻變動旁通于坤。以成六十四卦。此七德之發。是謂情。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是謂旁通。情。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此旁通之義。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氏爽曰。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乾升于坤曰雲行。坤降于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旣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項氏安世曰。此數節重演彖辭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以釋元字貞字。明乾之性情如此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演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以釋亨字利字。明乾之功用如此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演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首出庶物。萬國咸甯。以明聖人法天之元亨利貞者如此也。此章故爲。

錯綜使人反覆參玩以盡其意其讀易之法乎。又曰。孔子言平天下之道。寤寐文周于屯之象。傳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言施之未得其平也。于謙之大象。傳曰。稱物平施。益之彖。傳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言施之得其平也。施得其平而天下無不平者矣。書皋陶謨曰。翕受敷施。九德咸時。書之九德。通于乾之七德。翕受敷施。陰陽和均。是以庶績其凝。而天下平。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項氏安世曰。文言末章別出新意。以暢卦爻之義。重釋爻辭。與上文六爻問答不同。據上文。言乾之六爻皆是龍德。但以時位爲別。遇下而潛。遇中而見。遇交而乾。乾遇革而自試。遇尊位而飛。遇極而亢。皆不失爲龍德也。此章則不然。就人之德分出六等。以初之潛爲未成德之人。以二之見爲已成德之人。以三四之憂疑爲不得中行之人。以五之飛爲大聖之人。以上之亢爲大愚之人。復以用九爲聖人。末章特發此例。以見爻義之無窮。或以時言。或以位言。或以德言。皆可通也。愚案釋易之例。當會其通。有當以卦象言者。有不必泥于卦象者。如上文之水流溼。火就燥。一節。明指卦象而言。如本文之日可見之行也。

先儒謂離爲日爲見牽合離象下文之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先儒謂兌爲口震爲言爲講論坤爲文牽合兌震坤象則失之鑿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愚案尙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古者君師合一三代以後君師之道始分二爲師位宜有君德禮記學記篇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虞氏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程子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于天下已離于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于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侯氏果曰案下繫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三才而兩之謂兩爻爲一才也初兼二地也三兼四人也五兼六天也四是兼才非正故言不在人也曹氏元弼曰三四人道在全卦之中人陽道以三爲正四以陽居陰位出人上非人道之正故曰中不在人案侯

氏曹氏說中不在人。義甚明。然如大有上九。大畜上九。亦兼才非正。何以言自天祐之。何天之衢乎。竊謂爻辭言躍淵。非若三有君子之象。故云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姚氏配中曰。五者聖人之位。乾元者聖人也。六爻變化皆元主之。五天二地二應五成。既濟之正。故與天地合其德。二五相應。離日坎月。故與日月合其明。四時謂十二消息。消息以時。故與四時合其序。精氣爲神。游魂爲鬼。成變化行鬼神。故與鬼神合其吉凶。既濟太極之象。先天地者也。故先天而天弗違。既濟居一經之終。故後天而奉天時。元所以統天也。愚按周子曰。天地公而已矣。與天地合德。道在公而無私。斯能輔相而彌缺憾。日月合明。要在不爲闇昧之事。精白乃心。斯其德明。光于上下。四時合序。如月令之順時序。以頌政治。先在不違農時。鬼神合吉凶。與民同患。自能質之鬼神而無疑。先天弗違者。知其不可而爲之人。定勝天。足以挽回氣運。能造命者也。後天奉時者。天心已見。奉若其道。脩身立命者也。如此則天人交感。不待卜筮而決矣。後儒以先天爲人生未生之前。後天爲

人生已生之後。且以八卦分爲先後天圖。此乃一家之言。與聖傳義不合。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王氏夫之曰。剛而不止。居高而不肯下。亢也。亢之爲道。率繇于不知。而龍之亢非不知也。秉剛正之德。雖知而不自己也。惟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而不磷不緇者。不失正。乃能與於斯。忠臣孝子。一往自靖。不恤死亡。亦有聖人之一體。雖有悔而固爲龍德時乘之。亦所以御亂世之天也。姚氏配中曰。知有退則能保其進。知有亡則能保其存。知有喪則能保其得。知失位而不動。則三者免矣。愚案人生當世。所以能不失其正者。在乎所知之正耳。知進而不知退。三者知之偏于一隅者也。偏則失其正。知進退存亡。非獨能先知也。且能隨時以致其知。故能行之而不失其正。知之爲用。豈不要且大哉。

### 乾卦大義

古者庖羲氏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見朱氏震漢上易傳引鄭君易論消息者。乾坤十二畫。剛柔相推。乾陽生爲息。坤陰滅爲消。故孔子繫辭下傳曰。乾坤其易之緼耶。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合德者。乾統坤。坤凝乾。消息之謂也。嘗考易明言消息之卦。凡八。泰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乾宮坤宮之三。世卦也。剝之尙消息盈虛。豐之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乾宮坎宮之五。世卦也。明夷之明不可息。升之利于不息之貞。消不富也。則坎宮震宮之游魂卦也。臨之消不久。則坤宮之二。世卦也。革之水火相息。則坎宮之四。世卦也。泰卦而外。餘皆有憂危之意。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聖人之言消息精矣。微矣。而實皆乾元坤元之相爲維繫也。乾之大象傳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此息字非消息之義。然惟自強不息。然後剛浸而長。三爻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者不遠復也。四爻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革者化而裁之。存乎變也。皆消息也。其用周乎萬物。而其理存乎一心。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知一心之消息。而措之于一家一國天下。蓋有道矣。乾彖辭曰。元亨利貞。大象傳曰。天行健。然則乾陽之息行而已矣。周天三百六十度。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無時不在行之中。故聖人之贊乾曰。行而又恐行之不得其時也。則又屢言時曰。潛曰見曰惕曰躍曰飛曰亢。皆時也。二爻曰時舍三爻曰與時借極惟初爻未言時然樂行憂遠亦時也皆行也。卽皆與時消息也。彖傳

極言天人合一之理而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明以君子之行四德配天之行健也然則人心之消息豈非配天之消息哉孫氏奇逢謂易有六十四卦是易之六十四大乾坤世界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是易之三百八十四小乾坤世界分言之八卦自為一卦一爻自為一爻一世界自為一世界不可得而同也約言之六十四卦之彖辭爻辭而總括之六十四象之大人君子以人合天之事實則皆一心之所為也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云云然則世界芸芸無非消息之變化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孟子贊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聖之時蓋聖人欲以一心之消息措之于一家一國天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消息之謂也吾人之動靜行為皆應乎消息之幾是以聖人戒之曰外內使知懼

抑更有進者乾元之德一日不息則人心一日不死故乾卦大旨要在為善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繫辭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乾為積善乾元周流于六十四卦之中普徧于宇宙之內皆善理也皆善氣也得其理飲其氣體天之德而天下平矣孟子不言易而無非易

理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大有乾宮之歸魂卦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聖傳明言之矣。同人離宮之歸魂卦也。取諸人以爲善。與人爲善。孟子明言之矣。夫大舜之隱惡揚善。用中于民。學者未易驟幾。則惟學顏子之不遠復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念之來。復卽一陽之初息也。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至卽至日之一陽也。來復則心體清明純粹。擴而充之。善機之動如響斯應矣。聖人於坤之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類者陰類也。與類行則陰消而積不善矣。喪朋者化陰類之朋。以從于陽。則陽息而爲積善矣。君子小人之消長。視乎善不善之間而已。餘慶餘殃。旋至而立有效。一家之盛衰。一國之治亂。莫不由消息爲之。聖人于三爻兩言之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惕者蓋惕。夫積善積不善。在一心消息之轉移也。或躍而乾道乃革矣。可不畏哉。

坤坤  
 上下

案坤十二辟卦由剝進。與乾旁通。八純卦。釋文云。从本又作坤。坤今字也。同困魂反。說卦云順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虞氏翻曰。謂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也。

君子有攸往。

姚氏配中曰。上以物喻。此據人言。坤初三五失位。往之乾得位。故君子有攸往。攸所也。往之也。先師黃氏曰。君子謂陽泰。彖傳曰。內君子。否。彖傳曰。外君子。並指陽言是也。陰能承順。陽往據之。故君子有攸往。謂乾往坤也。愚案。陽稱君子。爲全經通例。惟下文云。先迷後得主。彖傳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則此君子當指坤元而言。君子之教。自文王始。此下蓋爲占者言。

先迷後得主利。

惠氏棟曰。坤爲迷。消剝艮爲迷復。故先迷。震爲主。反剝爲復震。故後得主利。姚氏配中曰。先迷謂初三五未之乾。純陰用事。无所適從。故迷惑也。後謂初三五已之乾。乾來入坤。陰從陽。故得主。主君也。陰以陽爲主。陽唱陰和。无所迷矣。曹氏元弼曰。消剝則純坤交。

乾則息復。陰消陽爲逆。從陽爲順。其義後而不先。先則迷。消陽也。後則得主。從陽也。從陽則息陽故利。利字當絕句。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曹氏元弼曰。此言坤行。當自西南本位。行至東北陽位。安于承天。之正。則吉也。坤位西南。艮東北之卦。說卦明文。馬荀義皆本之。愚案。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繫辭傳曰。方以類聚。朋者同類也。巽離兌陰卦。離位在南。兌位在西南。故曰得朋。震坎艮陽卦。位在東北。故曰喪朋。惠氏棟以爻辰釋之。謂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皆間時而治。六辰坤初在未。未西南陰位。故得朋。四在丑。丑東北陽位。故喪朋。別備一義。王氏夫之以地勢言。與彖傳不合。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王氏夫之曰。陰非陽無以始。而陽藉陰之材以生。萬物形質成而性卽麗焉。相配而合。方始而生。坤之元所以與乾同也。先師黃氏曰。物之形資坤而生。而其氣資乾而始。故坤之元必配乾。生物也。乾元天德以統天。爲大坤元地道以順承天。爲至。至爲下義。臨四至。

臨。虞彼注云。說文曰。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从一。一猶地也。不上去而下來也。上去者先而迷。下來者後而順。坤順承天而生萬物。故以至爲元。曹氏元弼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氣至坤。坤元凝乾元以生物。乾坤合于一元。易簡之善配至德也。順者坤元之德。以上釋元。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項氏安世曰。无疆。天德也。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言地之德合乎天之无疆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言君子之德能應地之德合无疆也。下兩无疆皆指上一句言之。上一句又指其所合者言之。故曰无疆者天德也。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先師黃氏曰。地之持載萬物。歸藏其中。无不包含。坤之含可合乾。无疆之弘。地之所積者厚。其積厚者其流廣。坤之廣可合乾。无疆之大地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可配乾之宏大。是天地氣通萬物暢遂。則有嘉會之亨也。光與廣通。謂地之廣博也。坤惟厚載。故能廣含。文言傳曰。坤含萬物而化光。是含廣者坤之德也。繫辭傳曰。坤其靜也翕。是其含也。又曰。

其動也關。是其廣也。陽稱大。宏亦大也。宏與大俱指乾言。曹氏元弼曰。以上釋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程子曰。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曹氏元弼曰。馬乾象也。而取之者。地用莫如馬。牝又陰類。故曰牝馬地類。牝馬順而健。乾坤合德之象。故行地无疆。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曹氏元弼曰。行則有動而之正之義。九家謂坤爻本當在柔順陰位。其失正而在陽位者。利正之乾。則乾爻來據之。故曰君子攸行。以上釋利貞。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先師黃氏曰。經云得主者。文言傳曰得主而有常。得應乾之常道也。失道者。未得應乾之常道。失所主也。凡曰失道。未失道。俱以應不言之也。先而迷者。如初陰始凝而消乎陽也。後而順者。上陰終凝而兼于陽是也。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曹氏元弼曰。此類字與牝馬地類相承。文言未離其類亦同義。則當爲陰類。西南得朋。坤之本位。將由本位行至陽位。承天時行。非迷而先陽也。東北喪朋。以陰從陽。始雖離類。乃終有慶。陰從陽。乃能化生萬物。成既濟也。愚案坤爲朋。如泰之朋亡。解之朋至。皆指陰類言。若復之朋來。无咎。咸之朋從。尔思則皆根乎心術之隱微。亦陰道也。易例陽爲慶。陰從陽。故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曹氏元弼曰。坤元用六以承乾。成既濟。六爻正。陰陽應。德合无疆。凡地所載。動植翔泳。無不應元氣而各遂其生。故應地无疆。荀氏所謂布陽氣于四方。坤與乾合德之功也。以上釋先迷後得主。利四旬之義。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王氏夫之曰。勢形之勢也。地形高下相積。而必漸迤於下。所處卑。而物胥託于其上。皆大順之象也。六十四卦之變動。皆人生所必有之事。抑人心所必有之幾。特用之。不得其宜。



則爲惡。故雖乾坤之大德，而以剛健治物，則物之性違柔順。處己則己之道廢，惟以乾自強以坤治人，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餘卦之德皆以此爲統宗，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愚案姚氏配中謂乾園，故以行言之坤布，故以勢言之坤順也。地位天中，其形勢順天爲高下也。竊謂勢訓力，乃古義，所謂地心吸力是也。君子取其吸收之象，如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皆含容之德。書所謂有容德乃大也。若德器褊小，不能容物，豈能載萬物乎。

初六履霜，堅冰至。

干氏寶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以下各爻由遯否觀剝來，例與乾卦同）曹氏元弼曰：此爻之義，鄭荀虞皆以坤陰凝陽言。坤十月卦履霜者，九月霜始降，剝時堅冰至者，十一月水澤腹堅，復時陽由剝入坤，由坤出復，所謂陰極陽生，坤凝乾元終亥出子。此易道消息之大要也。陽道有出入而無絕息，自姤時一陰初生，卽凝陽在中，至履霜而陰凝之象著，剝窮于上，卽潛伏于中，至十一月而陰凝之事成，陽斯復矣。消息殺物之象，以喻逆凝陽生物之本，以喻順凝陽消陽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辨之不可不早。履霜，堅

冰。至。言。凝。陽。之。順。以。辨。消。陽。之。逆。也。愚。案。說。卦。傳。乾。爲。寒。爲。冰。堅。冰。至。爲。陰。凝。陽。自。是。確。解。周。建。子。而。周。公。作。易。爻。辭。詩。七。月。皆。用。夏。正。見。夏。時。之。爲。正。也。鄭。讀。履。爲。禮。言。禮。霜。神。別。備。一。義。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曹氏元弼曰。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故霜者乾之命。乾位西北。坤于消息在十月。乾坤合居。又坤初之乾。四以坤四。丑應乾初。子故履乾命而成堅冰。霜降自天。冰凝于地也。馴致其道。文言曰。蓋言順也。愚案自坤卦以下。象傳皆與爻辭連屬。蓋鄭君所合。而王弼因之。六十四卦象傳。惟於乾坤言陰陽。餘卦皆言剛柔。蓋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也。坤之初爻。卽姤之一陰。姤初六象傳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者習因循也。蓋繫于金柅。從陽則吉。若爲柔道。所牽則因循而有羸豕之象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朱子云。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因循之至也。因循之禍。至于破家亡國。而有餘可不畏懼哉。是故君子慎之于始。而辨于其所積。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先師黃氏曰。觀象傳直以方也。之文。知直方字絕句。觀象不習无不利之文。知大字亦爲句。九家逸象。乾爲直。坤爲方。直者。乾之動也。繫辭傳曰。乾其動也。直。二云。直者。地承天之氣。以生物。勾萌畢達。是其直也。地之形。非方。方以德言。文言傳曰。坤至靜而德方。謂其生物之廣闊也。虞注曰。方。謂闊。坤。闢爲方。易例。陽稱大。陰稱小。二云。大者。言其承陽也。說文曰。習。數飛也。漢五行志注曰。習。狎也。習。謂數狎。有馴致之義。二不習。非若初之馴致也。愚案。書言王道蕩蕩平平。詩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習者。言不必熟。習其地而自可行。以其直方而大也。故文言曰。不疑于所行。爻例。凡言无不利者。謂彼此皆利。卽无所不利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項氏安世曰。乾主九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卽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卽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卽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不習。無不利。卽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二蓋全坤德。先師黃氏曰。地道光。鄭君讀爲廣。謂二在地上。其生道甚廣也。坤爲廣生。其自然。

之性。故動直且方。直方並以生物之德言。二變之卦師六二之動。卽承天寵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王氏夫之曰。或者不必然而然之辭。含章無必於從事之志。乃因時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雖有成功。而不自居。終與知終終之之終。皆以內卦小成言之也。事雖從王。志在自盡其道。內卦象德。外卦象位。三者德之終也。先師黃氏曰。含謂包容。陰居陽位。剛柔相雜爲章。荀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露。故以陰包陽曰含。章含者不發也。發則以陽居陽。故發爲正。象傳曰。以時發。謂其可變之正也。乾爲王。說卦傳曰。乾以君之。坤爲事。說卦傳曰。致役乎坤。地道不敢居成功。終乾之事。文言傳曰。地道無成而有終。愚案含章卽姤五之含章。文王懿文德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也。无成。紂不悛改也。有終。坤三變爲謙。致恭以存其位也。故曰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然其道甚大。亦非一事可拘。又本經終字例。皆在三上兩爻。以其爲內外卦之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先師黃氏曰。廣雅發動也。乾文言傳曰。六爻發揮。二言動。三言發。皆取變義。故二爻三傳。

並言大。愚案坤之以時發與乾之進无咎義同。進无咎者聖人之意。主于進也。以時發者聖人之意。主于發也。進欲及時。發欲以時。記曰。當其可之謂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虞氏翻曰。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爲囊。艮爲手。巽爲繩。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乘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曹氏元弼曰。虞以息陽言。三發成泰。四陽當息。天下之生一治一亂。泰成則反否。陽息于外。陰消于內。四得位括囊不動。陽藏坤中以承九五。臨事而懼。應變以靜。則君臣各正而否成。觀有中正以觀天下之象。得位承五。故无咎。陽隱陰中。故无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曹氏元弼曰。危行言孫。所以遠害。荀子引此爻以爲腐儒之謂。漢書亦以括囊不言。譏車千秋。皆斷章取義。謂當言而不言也。愚案表記曰。君子慎以避禍。篤以不撿。恭以遠恥。國語曰。慎德之守也。孔子于坤四繫之以慎者。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是非顛倒。羣言淆雜。非慎則無以遠害也。故繫辭傳曰。其衰世之意邪。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无譽。或疑无

譽何以言不害。不知衰世而有令譽。必致遭忌而受害。此爻亦指文王晦明而言。  
六五。黃裳。元吉。

先師黃氏曰。五居中稱黃。凡曰黃者。皆謂陰爻居中也。禮郊特牲篇曰。黃者中也。九家逸象。乾爲衣。坤爲裳。稱黃以明其居中。稱裳以明其爲下。黃裳者中。而能下。謂坤五能降居乾二也。京氏易傳曰。陰陽無差升降有等。降二承福得元善極至之道。故吉。曹氏元弼曰。元善之長。坤元凝乾。伏陽發乾。元正位於五。坤元居二。應之成。旣濟。故元吉。姚氏謂黃裳爲二也。坤元託位於二。氣發至五。含五。伏陽以坤元養乾。元以相臣輔幼主也。至尊之位而臣攝之。非坤元其孰能無忝乎。愚案此爻或謂伊周攝政之象。或謂如後世之女主。皆屬臆說。按坤爲土。月令黃爲中央。土色裳。玄服黃裳之象。言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坤五元吉。惟文王足以當之。泰五元吉。惟成湯足以當之。復初元吉。惟顏子足以當之。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曹氏元弼曰。物相雜。故曰文。坤含乾在中。伏陽發坤。陰承之。陽正上中。陰正下中。息乾承。

乾。皆。文。德。在。中。故。象。黃。裳。而。得。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先師黃氏曰。消息之位。坤六陰成于亥。亥在西北。乾之位也。八卦方位。分屬十二月。乾西北之位。乃戌亥之交。以卦位言之。則十月爲乾。以卦氣言之。則十月爲坤。乾坤合居陰。兼于陽。文言傳曰。爲其兼于陽也。故稱龍焉。凡曰血者。以喻陰也。氣陽而血陰也。元黃者。陰兼陽。天地之氣雜也。其後震爲龍。爲玄黃。本于乾坤之氣血也。曹氏元弼曰。坤陰爲蛇。上六陰極盛。似龍。坤元養乾元。故龍戰者。接也。坤順乾以乾之象爲象。故乾爲馬。坤稱牝馬。乾爲龍。坤蛇似龍。消息坤下有伏乾爻。辰上六巳。又當乾位。巳爲蛇。乾爲龍。龍蛇俱蟄。正終亥出子之時。取象不相謀而適相合也。愚按坤卦爻位與乾異矣。然各爻相應。未嘗不同。如初爻履霜。可知上之必至於龍戰。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二有直方大之德。故五有黃裳元吉之徵。三含章而无成。四與相比。故括囊而无咎。以此推之。則各卦爻之章法。均可意會矣。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與文言首章皆協陽韻。彖傳協陽庚韻。皆取承天發揚之意。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姚氏配中曰陰盛極故窮乾伏西北蟄龍也屈而欲信故戰 愚按易窮則變變則通易

例凡言其道窮者皆言其當變也

用六利永貞

先師黃氏曰釋詁曰永長也永貞即彖辭之安貞也 愚按地位天中常隨天以運行即

所謂永貞用陰之道如是則利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項氏安世曰用六利永貞者久也言用六則能久以其善變也乾為大坤為小坤之終見

乾而不見坤故曰以大終也 王氏夫之曰陽始之陰終之乃成生物之利永貞以順陽

而資生萬物質無不成性無不麗則與乾之元合其大矣 曹氏元弼曰用六坤元用之

也不言坤元者坤元統于乾元臣兼功于君以陰從陽成既濟定皆以終陽之功而無專

用故曰以大終也即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之義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



時行。

王氏夫之曰。坤卦無陽爻。而言得主者。陰陽有隱見。而無有無陰見。而陽固隱于所未見。至柔至靜。則不拒陽。而陽隱爲之主。含萬物。句釋彖傳。含宏光大之義。地雖塊然。靜處。而萬物之形質。文章。皆其所毓。發感陽以化。則天下之美利備焉。化光則亨利同乎天矣。曹氏元弼曰。柔謂元。至靜亦謂元。德方謂亨。而利貞。坤其靜也。翕者。靜之至。其動也。闢。闢開也。陰開爲方。乾元通坤。坤元應陽。而動布陽于四方。方猶廣也。廣生萬物。德合无疆。故德方得朋。喪朋皆時行也。以上釋彖辭。愚案德方。卽二爻之直方。含萬物。卽三爻之含章。此乃引爻辭以釋彖辭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王氏夫之曰。一陰初動。未必卽爲凶慘。故卦之初筮得六者。三十二亨利而吉者。九无咎者。六陰雖起。而卽有陽以節宣之。則喪朋而慶矣。坤體純陰。自一陰而上。順其情而馴致之。遂積而不可揜。亂臣賊子。始于一念之伏欲動。利興不早。自知其非得朋而迷。惡日以。

滋。至于龍戰。雖其始念不正。抑以積而深也。辯之斯悔。其非道之常而安其貞矣。順如順。過。遂非之順。卽所謂馴至也。姚氏配中曰。弑試也。伺也。伺間而後得施也。故由來漸矣。早謂辯之于初也。復初元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之復。辯之早也。若弗早辯。則惡積罪大必至。弑父弑君。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辯之于早也。譬沸檻泉。維其深矣。言由來漸也。董子曰。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曹氏元弼曰。乾坤義類至廣。以天地言則乾坤皆善。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簡之善配至德也。以陰陽言則乾陽爲善。坤陰凝陽息。陽亦爲善。消陽則爲不善。易以消息爲吉凶。姤遯否觀剝皆言消息之不善。而坤爲地道與乾合德。特明凝陽息。陽之善。文言又通合論之。明經言凝陽之順。以別于消陽之逆。爲易道消息指說大義也。愚案繫辭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曾子曰。小者不審。不敢言大。以漢昭烈之英雄其臨終告後主。不過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之。言慎其所積也。積之事可畏矣。哉。辯之不早。辯君父之昏蒙也。初變爲復。復小而辯于物。則辯之早矣。董子謂爲春秋之志。按司馬遷史記自序引此傳文釋之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夫不見不知者不能辯也。後世爲人君爲人臣者。讀之急宜。猛省默察。以自免于禍。修身乃可以免禍。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王氏夫之曰。六二居中得正。敬德也。順而不違于天。則義行也。故爲坤道之盛。而君子立德之本也。坤中四爻。皆以君子修德業者言之。坤無尊位。異于乾之四爻。以上爲乘時履位之象。其以君臣隱見定爻位者。失之矣。愚案敬義統內外。而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敬所以養心。義所以處事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敬義之訓。聖賢傳心之要旨也。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陳氏世鎔曰。乾積氣。坤積形。氣之始終不可見。見之于形。則坤非無始。而文言于乾曰。乾

始。坤。不。曰。始。者。非。氣。無。以。有。形。故。始。必。推。于。乾。也。終。則。萬。物。之。所。歸。宿。悉。藏。于。坤。繫。辭。曰。坤。作。成。物。是。終。爲。坤。所。專。有。矣。不。知。坤。之。事。皆。乾。之。事。其。終。也。非。坤。自。爲。終。也。若。曰。受。乾。之。命。而。代。終。之。云。耳。蓋。地。道。當。如。是。也。曹。氏。元。弼。曰。此。本。地。道。也。妻。道。臣。道。于。是。取。法。坤。化。成。物。終。乾。之。事。不。居。其。功。三。之。乾。上。用。六。永。貞。以。大。終。成。既。濟。歸。功。于。乾。故。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言。坤。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虞氏翻曰。謂陽息。坤成。泰。天地反。以乾變。坤化。成乾。萬物出。震。故。天地變化。草木蕃。矣。天地閉。二句。謂四。泰反。成。否。乾。稱。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避。難。不。榮。以。祿。故。賢。人。隱。矣。

愚案。天地變化。二句。謂。泰。言。其。盛。也。天地閉。二句。謂。否。言。其。衰。也。洪範。雨。暘。寒。燠。風。各。以。其。敘。庶。草。蕃。廡。震。爲。蕃。鮮。四。變。體。震。故。爲。草。木。蕃。之。象。成。否。則。賢。人。隱。而。儉。德。避。難。矣。君子。於。斯。時。可。不。謹。言。慎。行。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項氏安世曰。坤六五之正位。猶乾九二之正中。皆言正得中位。非當位也。王氏夫之曰。

坤無君道。以二爲內美。五爲外著。君子闇然日章之德也。若此類惟君子占此爲吉。無其德而占遇之。如春秋傳南蒯所筮。神所弗告。筮策之偶然。爾故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愚案孟子言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乃乾二五之德。又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乃坤五之德。黃者中色也。黃中通理。謂內含中和之德。而通于性命之理也。正位所以凝命。居體所以主靜。充實之謂美。地道充實。故謂美。四德根于心。則有充實之道矣。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謂暢于四支也。繫辭傳言乾可久。坤可大可久。賢人之德。可大。賢人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曰發于事業。美之至也。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兼于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曹氏元弼曰。初自姤來。陰始凝。凝之始。上純坤。陰凝于陽。凝之成也。陰與陽接。言戰者。以形容其相薄。亦因文託戒。坤下有伏乾。以陰包陽。故曰兼。鄭本作嫌。讀爲縑。訓雜。義大同。一本作嫌。疑似之義。詩箋及孫叔然爾疋注。引作嫌于無陽。蓋古易異文。姚氏謂坤下實有伏陽。而自初至上。陽氣不見。有無陽之嫌。故特稱龍以表之。言其實有陽也。類陰類也。

玄者黑而有赤色地者陰生于火故色黃此震之剛柔始交所以爲玄黃也故受之以屯

坤卦大義

文治讀坤卦。反覆其義。喟然而歎曰。至哉坤元。君子之所以闇。然自修內省。不疚者。其在茲乎。彖辭曰。利牝馬之貞。不爲飛龍而爲牝馬。順之至也。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戒愆之至也。初六履霜。六二含章。六四括囊。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有戰戰兢兢之意焉。聖傳又申言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所謂奉若天道。後天而奉天時者也。然究其實功。不過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謂乾言聖人之學。坤言賢人之學。乾之初爻傳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君子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坤之二爻傳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是故君子躬行之道。其在斯乎。乾言誠敬。誠敬之別。乾坤之大義也。乾言仁。坤言義。仁義之分。陰陽之判。亦乾坤之大義也。是故希賢希聖之功。其在斯乎。故繫辭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密者黃中通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性情之德。非體道之君子。其誰能知之。若夫處履霜之時。順而靡屆。際龍戰之位。進而不已。蹈鳴豫之志。窮而不知珍碩。果于不食。嗚呼。其可戒也夫。

李氏光地曰乾坤之有取于龍馬何也曰心之爲物也變變化化而不可放于外故歛之又歛而欲其藏于密龍之象也體之爲物也順乎天君而不自作也然形與神則欲其相赴氣與志則欲其相助夫然後可以言順矣牝馬之象也蓋龍者動而能靜者也牝馬者順而能健者也彼道家之言龍虎者吾有取焉彼以爲魂而不交于魄是游魂也故欲魂之守魄如龍之爲飛騰之物而能潛蟄也魄而不交于魂是滯魄也故欲魄之拘魂如虎之爲藏伏之物而有威猛也設此象者疑亦竊取周易龍馬之義而稍變文以自矜其說然爲彼之道猶知龍虎之爲精神而爲吾之學者不復悟龍馬之爲身心矣文治案李氏之說遂矣古傳伏羲作八卦其序首乾次坤神農更伏羲之次首艮夏人因而繫之辭謂之連山坤帝又更神農之次首坤殷人因而繫之辭謂之歸藏坤者歸藏易之首也黃帝之言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見老子道德經列子引之以爲黃帝之言文王參用歸藏易之義故曰利牝馬之貞周公亦參用歸藏易之義故曰其血玄黃孔子釋之曰天玄而地黃所謂玄牝之門也其氣終于亥而始于子由坤出震而成復道德經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各歸其根者歸于天地之根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故禮記禮運篇曰人

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而。成。性。者。也。鬼。神。之。會。即。道。家。所。謂。魂。欲。守。魄。魄。欲。拘。魂。是。也。凡。此。皆。黃。帝。所。謂。玄。牝。之。門。而。歸。藏。易。之。精。蘊。也。君。子。惟。正。位。居。體。以。驗。之。則。靜。身。動。關。而。有。以。順。性。命。之。理。矣。禮。記。禮。運。篇。孔。子。曰。吾。觀。殷。道。吾。得。坤。乾。焉。坤。乾。歸。藏。易。也。吾。友。錢。氏。基。博。謂。繫。辭。傳。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闔。謂。之。變。首。坤。而。次。乾。實。歸。藏。易。之。微。言。文。治。由。是。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與。夫。陰。陽。不。測。之。謂。神。所。以。先。陰。而。後。陽。者。亦。歸。藏。易。之。所。傳。也。老。聃。柱。下。禮。官。爲。殷。時。舊。制。彭。祖。殷。人。作。攝。生。論。皆。傳。歸。藏。易。故。孔。子。曰。竊。比。于。我。老。彭。儒。家。道。家。本。出。一。原。觀。夫。坤。元。之。德。含。宏。光。大。品。物。咸。亨。司。馬。談。所。謂。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與。時。推。移。因。物。變。化。亦。參。合。孔。聖。文。言。傳。之。旨。探。歸。藏。易。之。微。可。見。三。易。各。得。伏。羲。消。息。之。旨。連山易雖不可考而細讀其所以首。乾。首。艮。首。坤。者。固。由。于。學。問。得。力。之。不。同。然。亦。由。尚。忠。尚。質。尚。文。之。異。蓋。時。代。爲。之。耳。聖。人。豈。有。心。造。作。于。其。間。哉。或疑此說推道家過重夫道家學措之政治誠如論語所謂居簡行簡毋乃太簡然以之養生則神能守形矣何必以其異端而黜之



# 周易消息大義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坤震  
上下

按乾一陽息坤爲復。十二辟卦由坤進。與姤旁通。坤宮一世卦。釋文云。復音服。反也。還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虞氏翻曰。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兌爲朋。在內稱來。五陰從初。初陽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矣。曹氏元弼曰。復陽復也。陰氣剝陽。陽潛孕坤中。反出于震。而來復。彖曰。剛反是也。亨者。乾元通坤也。天行極而還復。陽氣始動。地中剛反交于坤初而息。故亨。六十。四卦消息皆乾坤交通而復。則乾元亨坤之始。故特言亨。不言元者。復卽元。初不遠復。元吉是也。愚案出入者。出坤入震。繫辭傳其出入以度是也。无疾。先儒以爲不見坎象。惟易例如貞疾无妄之疾。厲介疾有喜。皆無坎象。似不必牽引坎象爲說。竊謂疾憂也。以人心言出入無時。操而存之一陽來復。可無憂也。

朋類。先儒皆以陽與陽爲朋。按易例言朋者。彖辭二爻辭七皆取陰。畫耦爲象。曰得朋。曰喪朋。曰朋亡。曰朋從。俱據陰言之。曰朋。蓋曰朋來。曰朋至。又據陽言之。陰之喪亡。其朋也。爲從陽也。於陽曰盍。曰來。曰至。正見陰之能喪亡其朋耳。本心能定。雖朋從爾。思而陽氣足以克之。是以无咎。故復卦彖言天行。爻言人事。學者體之。實皆心學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鄭氏康成曰。建戌之月。以陽氣始進。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陳氏世鏊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姤而復。復而姤。一往一反。相爲循環。皆歷六位至七而復。乃天道自然之行。故傳曰。天行也。七日凡有三說。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舉成數言爲七日。一謂自剝上至復。歷坤六位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爲七日。朱子本義從後說。今按大撓作甲子地支十二陰陽各界以六故。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寒暑晝夜皆復于七。是七日來復。乃天道陰陽反復之常。特于復言之者。以復當剝極成坤之後。陽消已盡。至此忽見。乃造化之端倪。明示人窺尋者也。愚案乾三終日乾乾。反復道息。

泰成大壯。本卦反復其道。出坤息震。七日之義。以鄭爲正。利有攸往。

先師黃氏曰。利有攸往。推言其復之浸長。爲臨。泰爲壯。夫也。愚案。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利有攸往。剛長也。陽息成臨。剛浸而長。成泰。則君子道長矣。國家興盛。必基于此。故用人者。當慎之于始。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曹氏元弼曰。剛乾元也。乾元本自坤息。震以至純。乾息極而消。窮剝入坤。復出于震。故曰反動爲震。順爲坤。乾陽出震。以坤而行。非剝上與初易位。故不言剛自外來。虞以剛反動三字連讀。諸家讀剛反絕句。大義同。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先師黃氏曰。天氣運行。无去不反。无往不復。陰剝已極。七日陽來。此自然運行之道也。震少陽之數七。故稱七日。震言七日。得亦取震數之七。既濟言七日。得則取坎數之七。凡七日者。皆謂其時之速。無待於三年十年之久。且遠也。行道也。見爾雅。凡曰天行。猶天道也。

謂氣化之流行不息也。乾大象傳，蠱剝彖傳，同。愚案六十四卦，惟蠱剝復彖傳言天行。

蓋皆取消息之義。

利有攸往，剛長也。

先師黃氏曰：陰類知出，故无疾乎陽之入；陰朋知來，故咸順其陽。往，利有攸往，剛長成臨。自臨而泰，以至于乾。夫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謂至乾而終，此其來復之始焉耳。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荀氏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程子曰：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道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楊氏萬里曰：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爲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聖人觀于復而見之，又提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爲此之心乎？體之聖，失之愚。

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王氏夫之曰。人之所以生者。非天地之心乎。見之而後可以知生。知生而後可以體天地之德體德而後可以達化。知生者知性者也。知性而後可以善用吾情。知用吾情而後可以動物。故聖功雖謹于下學而必以見天地之心爲入德之門。愚按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本經咸大壯彖傳皆言天地之情可見。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蓋性體也。情用也。心則統性情而兼體用者也。言其體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其用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天地之心生生而已。人秉天地之心故莫不好生而惡殺。所以體造物之仁也。一陽初息善念始萌惡念自消擴而充之其光明純粹爲何如。繫辭傳曰。聖人以此洗心以神明其德。此心學之要而學聖之始基也。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虞氏翻曰。先王謂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闔爲閉關。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復爲陽始。姤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

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愚案至日者。乾元初息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儒以仁至爲一陽至日之象。其心光明。故初學當以至日爲洗心之始。保善念而勿失。斯可矣。功夫再進。則每日之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猶至日也。復與姤旁通。后不省方。與后以施命誥四方相對。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楊氏萬里曰。此爻仲尼以顏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卽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張氏惠言曰。易之言復也。有三道焉。先乎幾而復者。无乎不始也。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時乎幾而復者。終則又始也。泰之九三。无往不復也。後乎幾而復者。更始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也。皆不遠也。故上者无悔也。其次悔矣。无祇也。无祇猶无悔也。皆元吉。愚案繫辭傳曰。復以自知。此爻楊氏歸本于知是矣。然不遠之復。有發于良知者。有本于致知者。良知自然之知也。致知學問之知也。君子於靜時涵養其良知。以待其

自然之知。張氏所謂先乎幾而復也。於動時則隨事精察。用致知之功。於是有臨事之知。張氏所謂時乎幾而復也。孟子言學問之道。求其放心。則後乎幾而復矣。學者當提撕警覺。豈可使此心之遠復哉。祇之讀爲痼病也。卽出入無疾之義。馬訓爲語助辭。謂无偶爾之陷於悔。於義爲長。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王氏夫之曰。身者最不遠者也。方一起念之初。毀譽吉凶。皆無所施。其逆億而但覺身之不修。無以自安。則言無過。言行無過。行卓然有以自立矣。以誠之幾。御官骸嗜欲。而使之順。則所謂爲仁由己。不下帶而道存也。

六二。休復。吉。

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愚案休復。先儒訓爲休美。與休否義相合。然亦有優游爾休之義。蓋初善念始復。二則優游涵泳以保存之也。功

夫漸進故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子曰：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王氏夫之曰：凡陰居陽上，類以乘剛爲咎。此獨言下而非乘者，一陽下動以資始之德，震動羣陰，非陰之敢乘，而五陰順序以聽其出入，無相雜以相亢，靜以待動，其德不悖也。易之不可以典要求也。類然。愚案乾元體仁，復初爻一陽卽剝上碩果之仁，二與之相依，故曰下仁，謂下夫三月不違仁者也，亦可期日月至焉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子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陳氏世鎔曰：詩桑柔國步斯頻，毛傳頻急也。孔疏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鄭康成作顰，虞翻王弼皆訓顰蹙，則爲頻眉蹙額。程朱作屢復屢失，今按頻當從詩毛傳訓急求仁，不可以迫操在優游以俟其自熟，太急或失之助長，故危。然力行之勇，亦不得而訾之。故于



義无咎。愚按思慮太多。悔過太迫。則本心煩擾。而不寧。季文子三思後行。子曰。再斯可矣。三思正。頻復之象。凡人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復也。然自訟不已。則近於憧憧往來。故厲心。頻復則容。擧蹙。故頻蹙二字可通。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子曰。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愚按本心。雖危。以義決之。則可无

咎。

六四中行獨復。

鄭氏康成曰。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陳氏世鎔曰。初動而以順行。四入坤。乃首順從震者。上下各有二陰而已。居中故曰中行。獨復。獨與初應也。初復四亦復。初復于道。而四從之。故曰從道。乾道變化。元亦道也。無占者。初之復。元吉。四不言。可知。曹氏元弼曰。易言中有三例。一以二五爲中。兩體之中也。彖傳象傳所謂剛中柔中是也。一以復姤之初。爲中。天地之中也。彖傳云。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一以三四爲中。全卦若互體之中是也。乾文言云。中不在人。繫言中爻。以別初上下兼舉。二與四。三與五。是也。泰之中。

行在二。據兩體之中也。復之中行在四。益之中行在三。四以其為全卦之中也。剝三復四皆處五陰之中。剝曰失上下。復曰中行。經傳互證。義正相發。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子曰。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愚按陽謂君子。程子謂從君子之道。極精。傳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若處羣陰之中。而不知從善道。則迷復而凶矣。

### 六五敦復无悔

項氏安世曰。臨以上六為敦。臨以上九為敦。艮皆取積厚之極。復於五。即言敦復者。復之上爻。迷而不復。故復至五而極也。胡氏炳文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可无悔也。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陳氏世鐸曰。敦加厚也。坤為厚。自初至五。屢進未已。慮其始勤而終怠也。故策之以敦焉。蓋治心之事。止吾止。進吾往。非他人之所得知。自知之敦復者。言以初自勵。初從剝喪之餘。一覺悟而頓還其原。得免于悔。我返觀內照。能人欲淨而保天理。亦如初之无悔否耶。故須以

敦復。自考不使。方長之陽見消於陰。疇已回之轍更入於歧途。乃无貽後悔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愚案鄭君說考成也。侯果訓考省。向秀訓考察。竊謂從侯向兩家說爲是。蓋中以自考所謂能見其過而內自省所以爲敦厚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原於尊德性。其末章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內省者中以自考也。內省不疚。是以无悔。繫辭傳曰：復以自知。惟自考乃能自知。此君子修德最要之功。本卦爻象傳四字皆用以反身脩己之道。分四等。初爻謂大賢。二爻謂學者。四爻謂豪傑。五爻謂善人。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先師黃氏曰：上六迷復。迷暗已極也。行師大敗有疾也。十年不征。復非七日也。反君道與陽悖也。陰柔居上。反初不遠復之道。不特有凶於身。眚災並至。若用此以行師。必有大敗凶。及其國。雖至十年之遠。終不克征矣。坤爲先迷。故曰迷復。初爲復之主。故稱君異自內。生曰：眚害物曰災。坤衆爲師。坤數十。故曰十年。曹氏元弼曰：剝消艮入坤。小人剝廬。與復初息坤出震正相反。復上卽剝消入坤者。五爻皆言復。上獨言其剝而消者。蓋剝之所

以能復者以其道也。經云：反復其道，得其道則剝窮於上，復反於下，轉危爲安，易亡爲存。失其道則剝在彼而復在此。聖人興而亂人廢矣。迷復凶。傳曰：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當小人剝廬之時，國破家亡，曷嘗不願復欲復而棄所以復之本，失道妄行，奚其適歸？是之謂迷。本謂道也。歸歸于道也。虞氏謂坤冥爲迷，高而无應，故凶。迷復剛不反也。无應，朋不來也。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故有裁眚。愚按：陽息之卦，泰曰勿用師，夬曰不利卽戎。本卦曰用行師，終有大敗，蓋國君窮兵黷武，違反君道，必至大敗禍國殃民，可痛孰甚。故聖人垂爲大戒。何氏楷謂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羣動，徇物必至喪天君也。先儒因謂理欲迭乘曰天人交戰爲復。上六行師之象，竊謂復之取象未必如此。惟學者借此說以警心，固無不可耳。全卦爻義，內外卦自爲始終，然初若失，其不遠之復，則反於坤而爲迷，復初上亦相應。章法如此。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子曰：復則合道，旣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

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曹氏元弼曰上所迷不能復師敗君凶者以反君道也傳所謂棄其本也然則得君道者雖剝必復無疑矣此天地之心昭然可見者

### 復卦大義

文治案繫辭傳曰復德之本也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又曰復以自知案復小謂陽微也辨于物者辨物之善惡卽格物之學也物格而后知至自知者有不善未嘗不知中以自考也復卦爲天地之心在人爲善惡之幾洗心之奧旨履謙行于外至復則勘諸內是君子修德之第三卦也

夫所謂修德之基者何也曰心學也蓋復卦聖賢治心之學也出入无疾孔子所云出入无時也朋來无咎易例陰爲朋陰從於陽息成臨泰故无咎也七日來復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乾元之初息天運之自然也剝之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之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剛始反至臨則剛浸而長成泰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君子出處之際當由人心以驗天心也

夫所謂見天地之心者何也。曰天包乎地。人居地之上。故禮記禮運篇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人心即天地之心也。而特于復卦見之何也。蓋天地之心生理也。而人之心實具生生之性。生生者易之理。復之幾。其發也則爲善氣。復者善氣之始息也。先儒謂孟子所謂平旦之氣。發前人所未發。而不知其實本于復卦。蓋復卦于時爲冬至。陽初生。四時之氣最善者也。此主一歲之消息而言。小之爲一日。于時爲子平旦之氣最善者也。此主一晝夜之消息而言也。後人所謂朝氣即生氣。善氣也。陽氣善所以能生萬物。而人之善念即萌于陽氣之動。與天地之生機息息相通。故此卦天地之心當與孟子所謂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互相印證。息者陽息也好。惡與人相近。其即不遠。復乎梏之反。復其即剝乎人禽之辨。在此幾希之間。此君子所以兢兢于一心之消息。而無敢或懈也。繫辭傳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孟子之學說。蓋本於易理。

夫程子所謂安靜以養微陽者何也。曰此所謂儼若思時也。昔李延平先生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朱子初年實得力于此。文治嘗體而行之。初無領會。惟覺旦晝所爲若從容鎮定。正大光明。則于靜時心中即有善氣。清明氣。若旦晝所爲擾擾營營。物欲交蔽。則于靜時

心中卽有惡氣渾濁浮囂氣然後知先儒所謂沖漠無朕之中渾然至善者要必于動時得力若動時全未致意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不過一團渾濁浮囂氣象不得謂之中其發也亦決不能中節故君子治心之學要必動靜交相爲養程子專以安靜爲說特就象義而言然初學之士于李先生所謂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要必隨時以心體之而後能得涵養之法其法維何自儼若思始

夫所謂不遠復者何也曰程子所謂復者復于禮也孔子告顏子復禮之方明示條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禮者天則也吾之耳目自有天則何爲而有非禮之視非禮之聽吾之口自有天則何爲而有非禮之言吾之五官百體自有天則何爲而有非禮之動以是四者時省察隨時可以養吾心卽隨時可以復于禮先儒所謂由乎中以達于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是四者修德之本也程子四箴宜熟讀或問顏子四勿與曾子三省法並行何如曰可然論語學而一篇大至皆爲初學而發曾子每日非于三省之外別無餘事不過舉其大端而言先儒以三省當類復非也類復者屢失屢復非省察之謂三省實與敦復相近文治嘗教初學以最淺最易之法據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子謂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

沐浴其身。以去垢。凡人每日沐時。至少。凡三。於此時。而省察吾心之善否。力去其惡。以反于善。而復于明。發不寐之時。體察此心。擴充善念。俾吾心澄然。瑩然。無少垢滓。則當應物之時。良知自然發現。不遠之復。其庶幾矣。近世學程朱者。以良知近于禪宗。或諱言之。非也。人心之能知善惡。發于良知。為多本。良知以施之于事物。何空虛之足患。

文治嘗反復于本卦六爻之復字。而深有味焉。不遠之復。善念之發。陽氣之動也。休復則有

休和虛受之意。存養之功也。惟虛中以養陽故能成臨頻復則微有迫促不甯之意。中行獨復則有天資高

邁獨行其是之意。此中行即孔子所謂中行之士敦復則有孳孳加勉之意。迷復則有天君迷闇。莫知其鄉之

意。六爻復字。固由所處之位。而異。亦因其性情材質而異。先儒但言每卦各有性情材質也反復

詳玩味之。無窮。孔子學易。所以至于韋編三絕。其在斯乎。心學淵源。學者熟讀而謹守之。可

也。李氏光地周易通論復卦心學一篇專就人心道心而言文治竊以為未然



兌上下

按臨由坎變。十二辟卦由復進。與遯旁通。坤宮二世卦。釋文云。臨如字。序卦云。大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鄭氏康成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陽浸長矣。而有四德。齊功于乾。盛之極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將亡。故戒以凶也。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爲无道。故于是卦爲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王氏應麟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曹氏元弼曰。元亨利貞。陽之盛息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方息而消之機已伏。彖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言盛不可恃。禍至甚速。天命靡常。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此文指說消息大要以垂萬世深戒。故鄭虞皆以臨消于遯言。愚案臨彖辭八月有謂取遯卦爲象者。是主十二辟卦之說。以一卦當一月也。有謂取觀卦爲象者。是主反對卦之說。以臨卦四陰合之觀卦四陰爲八月。以一爻當一月也。先儒多主遯卦之說。愚意二說皆非。未敢附會說詳大義。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

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楊氏萬里曰。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狼而進。進之不順。剛以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曹氏元弼曰。孝經說以孝弟禮樂教民之義曰。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此說而順之。義。惠氏曰。三動二升。五成既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故曰天之道。天以中和育萬物。易以中和贊化育。天之道。猶天之則。凡卦具四德者。皆以既濟言之。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程子曰。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誠。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王氏夫之曰。除惡務盡。則消而不復。長六三。猶在內卦之上。二陽說其甘。而爲體陰。慝乍消。而勢盛。猶足以相拒。或乘間而復起。或旁。

激而變。生苻堅。雖敗。慕容拓拔復據中國。呂惠卿乍黜。章惇蔡京復爭紹述。必待其根株永拔而後成乎。泰非一旦一夕之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虞氏翻曰。震爲言。兌口。講習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坤爲思。剛浸長。故以教思無窮。容寬也。二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爲容。爲民故。保民無疆矣。楊氏萬里曰。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萬物。有與而無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無外。先師黃氏曰。九州藪澤在于地中。其澤之流也不竭。其地之容也無限。此臨大之象也。君子用之以臨民。教思之澤無窮。取兌口之講習也。容保之德無疆。取坤腹之含宏也。愚按。教思無窮。文王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容保民無疆。文王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必如文王之德。而後可以臨民。

初九。咸。臨。貞吉。

李氏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李氏光地曰。咸有周遍之義。又有感通之義。蓋無心之感。無不周遍。故二義。

一也。初剛而正是能以德感物而爲臨者得臨之正矣。故臨人者如是則吉。曹氏元弼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以陽亨陰感而臨之浸長而大，故咸臨乾元正初，故貞吉。感以正，既濟之本也。愚按：山澤通氣爲成而地澤之氣相通亦爲咸感也。二氣感應以相與，本卦初與四應，二與五應，故皆曰咸臨。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子曰：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姚氏配中曰：志在應四，動不失正，故志行正。屯初同義。臨者大也。陽息，故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曹氏元弼曰：乾息至二，以陽臨陰，所感者大，宜升五爲大君，故咸臨吉而无不利。象曰：未順命，聖人惟行中和，積教思以感天下，雖有君德成，既濟而無幸，天命恃天命之心，故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李氏光地曰：臨之盛大，天之命也。君子但知大亨以正之爲天道，不知浸長之爲天命也。

順乎道。則有無窮。無疆之業。順乎命。而消不久矣。是故君子未順命也。陳氏世鏞曰。孟子言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盈虛消長。天之命也。臨與遯旁通。當二之長。卽知有遯之消。命無可逃。然居臨指遯。而諉之于命。則以權盡予氣數。而人事無庸。非易道扶陽抑陰立教之意也。故九二咸臨。旣與初同吉。又以无不利策。其後蓋命不于常。未可付諸委順。當長慮消其進。更欲及時。故傳曰。未順命。猶泰之九三。勿恤其孚。否之九四。有命无咎。皆所以策君子之盡人事以爭氣數也。愚按未順命之說不一。當以陳氏曹氏說爲正。

###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旣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旣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項氏安世曰。九二剛長而得中。故无不利。六三陰消而不中。故无攸利。二以心感人。三以口說人。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姚氏配中曰。臨大也。失位而以爲甘。故无所利。憂之則不甘。化之正矣。故无咎。管仲曰。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沈于樂者。反于憂。壯而急。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愚按甘臨有

二義一謂甘居勢位據之不去一謂甘言求媚取說于人二者皆小人也兌爲口舌後說尤爲近之故察言觀色爲要傳曰甘言誘我也不爲人誘乃昌旣憂之者甘則死于安樂憂則生于憂患泰反觀惟在一心之轉移耳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程子曰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旣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王氏夫之曰未免有咎而可望其改則不終於咎矣觀卦陽居上而欲消陰宜依之以相留故以近陽爲利而遠者不利亦扶陽抑陰之微權也 六四至臨无咎

王氏夫之曰至猶來也陰待治於陽者也若自亢以拒陽則陽亦不施治焉是臣不聽治于君婦不聽治于夫小人不聽治于君子也六四以柔居柔陰過宜有咎者乃當位以與初相應則初自來臨所謂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以善也陰无咎矣 先師黃氏曰至臨无咎下來應初也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至有下來之義六四能順陽之大下來應初當位有實故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程子曰。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王氏夫之曰。爻於當位。不當位。分得失。其有當位。而或凶咎。不當位。而或吉利。則又因卦之大小險易。若此卦剛初長。而陰消未久。則柔居柔。而當位爲美。以陽方臨陰。陰不宜越位。而相亢也。凡象傳無他釋。但以位分得失言者。準此通之。曹氏元弼曰。朱氏陸樾本此傳。及荀注。皆作當位實。音雖不協。義無異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言可知。楊氏萬里曰。六五以柔中之君。臨九二剛中之臣。未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爲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知。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

一也。舜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愚按知陸氏釋文音智。又如字竊意當讀爲智。繫辭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知臨是也。安土敦乎仁。敦臨是也。坤方以知以乾通。坤知崇禮卑。故位居五。聖人窮理盡性。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文王官人是也。大君或以爲宗廟之主。或以爲正位之君。師上六履九三。皆言大君與本卦不同。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王氏夫之曰。君建中以立極。而所謂中者。得剛柔之宜也。知受治於剛以輔己之柔。則所行無不中矣。愚按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曰大君之宜。蓋人君之道。要在虛己下賢。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耳目。合天下之心思以爲心思。方可謂之知而體仁。以長人。中庸贊舜大知要在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程子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先師黃氏曰。敦臨厚乎陽也。卦名臨。取長大義。爻之言臨者。初二有剛。



德之大以長人。四五順其剛長而能得其大。上雖遠陽失實而其志惟在內。又從四五而附益之亦能有其大者也。故曰敦臨。愚案坤土敦厚之象。敦臨敦復皆取地道之廣厚。敦艮取山道之厚重其義一也。本卦六爻之義初二相比故皆稱咸臨。三以柔乘剛猶泰之失實故无攸利於本卦爲有凶象。外卦三爻相比而四以應初爲義。上則兼四五兩爻而加厚之故既有五之吉復兼四之无咎。章法如此。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爲主故志在內也。項氏安世曰上與二无交若從四爻當位之例无咎可也而又得吉何哉蓋臨之上二有相交之理非他卦比也。臨與頤互相易頤之上二相交而成臨臨之上二亦相交而成頤以交二而言則可以得五之吉以當位而言則可以得四之无咎是以爲吉无咎也。雖然其无咎易見其吉難知故夫子獨解吉字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內卽九二敦卽頤之上艮也。明與二合志則上化爲艮遂成由頤之主此其所以兼四五之德而有之也。愚按先儒或以初二爲內或以二爻爲內兩說可並存而項氏說尤精覈。

臨卦大義

文治案復臨泰大壯夫。皆陽長之卦。惟臨之卦辭有四德。且有戒辭者。何也。蓋凡陰陽消長。初生則微。正中則滿。過中則衰。惟二陽之卦。爲方盛。故有大亨以正之象。然當方盛之時。苟无戒懼之意。則易至于消沮。其長也將无所成。此卦辭所以繫以有凶爻辭。所以繫以既憂之。蓋方盛而卽知憂懼。君子之處事。當如此治心。亦當如此也。是故臨未至于泰也。而所以至于泰者。臨爲之也。由其能憂懼也。遯未至于否也。而所以至于否者。遯爲之也。由其不知憂懼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至于八月之義。吾不取旁通之遯。而有取于反對之觀者。蓋以十二辟卦消息論之。臨爲十一月卦。觀爲八月卦。此爲夏正無疑不可臨之與觀相距僅八月。而卦次觀卽在臨下。故曰消不久。陰陽之數。陰極于六而少。陽生于七。陽之義配日。故復言七日不待。老陽之盛而始息。喜其復之不遠也。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八。陰之義配月。故臨言八月不待。老陰之盛而始消。戒其消之不久也。復之息也。迷復而災。眚極于十年。臨之息也。甘臨而陰消。不過八月。觀之反對。觸目驚心。消息之微。可不畏哉。抑又攷易理彖辭有相對爲義者。如泰之小往大來。

否。之。大。往。小。來。是。也。有。爻。辭。開。後。卦。之。先。者。如。需。上。爻。不。速。之。吝。三。人。來。將。受。之。以。訟。也。中。孚。上。爻。翰。音。登。于。天。將。受。之。以。小。過。也。然。則。臨。八。月。之。義。與。觀。聯。屬。更。無。疑。矣。

大。象。傳。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教。必。曰。思。非。思。無。以。爲。教。也。保。必。曰。容。非。容。無。以。爲。保。也。无。窮。者。兌。澤。之。深。也。无。疆。者。坤。德。之。廣。也。惟。教。思。无。窮。而。後。能。容。保。民。无。疆。君。子。之。所。以。教。民。者。要。在。開。民。之。知。惟。能。開。民。知。而。後。能。容。保。民。无。疆。亦。惟。能。開。民。知。而。後。謂。之。大。知。其。保。民。也。亦。愈。大。故。五。曰。知。臨。序。卦。傳。曰。臨。者。大。也。若。自。怙。其。知。卽。不。得。謂。大。矣。是。故。君。子。先。知。先。覺。先。天。下。而。任。教。養。之。責。

二。爻。之。象。傳。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其。文。王。之。盛。德。邪。蓋。泰。包。荒。之。大。度。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當。此。時。也。天。鑒。在。下。有。命。旣。集。矣。然。而。文。王。恐。恐。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厥。德。不。回。爲。何。如。哉。孟。子。曰。義。之。于。君。臣。也。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命。者。卽。未。順。命。也。此。臨。之。所。以。有。四。德。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于。是。甘。臨。者。出。矣。按。易。例。凡。貪。利。者。皆。无。攸。利。蒙。之。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貪。財。者。也。无。妄。之。行。有。眚。无。攸。利。貪。得。者。也。頤。之。十。年。勿。用。无。攸。利。亦。貪。得。者。也。恆。之。浚。恆。貞。凶。无。攸。

利。貪。進。者。也。大。壯。之。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亦。貪。進。者。也。臨。之。甘。臨。无。攸。利。貪。名。貪。位。者。也。夫。貪。名。貪。位。之。徒。焉。得。而。有。利。哉。老。子。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貪。富。貴。者。謂。其。享。之。可。以。長。久。也。然。而。八。月。有。凶。則。享。之。不。過。數。月。耳。至。于。有。凶。豈。不。殆。哉。聖。人。之。彖。傳。曰。消。不。久。見。薰。心。利。欲。者。享。之。必。不。能。久。也。象。傳。曰。既。憂。之。咎。不。長。以。咎。不。長。與。消。不。久。相。對。見。安。心。淡。漠。者。轉。可。以。久。長。也。故。大。壯。之。象。傳。亦。曰。艱。則。吉。咎。不。長。也。曰。憂。曰。艱。後。世。之。妄。進。而。甘。臨。者。可。以。怵。然。悟。矣。

李氏光地曰。臨如以氣臨人以勢臨人之臨。且爲居上者必其氣燄勢分足以臨人。此說蓋沿本義之誤而加甚焉。聖人但以至誠臨人。決不以意氣臨人。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豈臨逼之謂哉。細玩爻辭自可見矣。初二曰。咸。臨。咸。之。彖。傳。曰。咸。感。二。陽。方。盛。爲。積。誠。之。始。故。皆。曰。咸。臨。言。以。誠。德。感。人。也。六。四。至。臨。與。初。相。應。至。者。自。上。而。下。亦。以。至。誠。相。與。者。也。知。臨。爲。睿。知。之。義。敦。臨。爲。敦。厚。之。義。皆。取。至。誠。何。有。意。氣。惟。六。三。位。不。當。而。以。臨。人。爲。甘。以。勢。爲。樂。是。貪。利。者。也。故。聖。人。戒。之。曰。无。攸。利。是。故。文。治。玩。臨。卦。六。爻。之。辭。而。知。陽。之。臨。陰。惟。以。至。誠。相。感。不。當。取。臨。逼。爲。義。

按乾交坤成泰。十二辟卦由臨進。與否旁通。坤宮三世卦。釋文云。泰如字。大通也。鄭云。

通也。馬云。大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子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于內。小人往處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概哉。言吉亨則可包矣。項氏安世曰。否則有所不利。泰則无不通。歷觀史傳。凡小人得志。必害君子。君子得志。未嘗使小人失所。故泰於吉之下。又加一亨字。明泰之福所及者。公物无不遂也。若但言小往大來吉。則疑於大者吉。而福不及小人矣。楊氏萬里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乾坤開闢之世。屯蒙鴻荒之世。需養結繩之世。訟師阪泉涿鹿之世。畜履書契大法之世。泰堯舜雍熙之世。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內。否泰吉凶之道。无他。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愚案。三陰三陽之卦。凡二十。

而言卦變者十有二。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恆損益渙節是也。聖人特於泰否言往來者發卦變之例也。泰否自乾坤而來大謂陽小謂陰小者自內而往大者自外而來陰陽之氣往來相交陽息盛陰不能消陽而順于陽故吉亨發明易例無過于此。彖之明顯僅四字而包無窮之精蘊聖人之言可貴如此。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九家易曰謂陽息而升陰消而降也。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王氏夫之曰此傳合而言之惟陰陽邪正各得其所故上欲下交而無撓沮之者下欲上交而無抑遏之者安于吉而後可亨故彖先言吉而後言亨也。彖傳於泰否二卦暢言天地萬物消長通塞之機在往來之際所以示古今治亂道術邪正之大經而戒人主之親賢遠姦至爲深切學易者當于此而審得失存亡之幾不可或忽也。曹氏元弼曰陰陽本各有消長陽長則陰消陽消則陰長易主陽故陽長謂之息陰長謂之消陽息起復終巽者十一月一陽息復至

四月六陽盡息爲乾於八卦用事之位當巽東南也陰消起姤終乾者五月一陰消陽成姤至十月六陽盡消純陰爲坤于八卦用事之位當乾西北也陰消陽實佐陽成物虞氏謂陽息爲吉陰消爲凶據其消陽而言九家以消爲給用分散據其成物而言也愚案陰陽以爻言健順以卦德言陽爲君子來內健於行事陰爲小人往外順以聽命陰能順陽之健小人之道化爲君子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此言小人順從于君子非謂無小人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楊氏萬里曰天下之理大和生於通大戾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爲泰也聖人所以輔天地助民人不過裁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乎旒纁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

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爲。道。乎。王。氏。夫。之。曰。裁。成。地。者。天。也。輔。相。天。者。地。也。天。道。下。濟。以。用。地。之。實。而。成。之。以。道。地。氣。上。升。以。效。用。于。天。而。輔。其。所。宜。后。則。兼。言。裁。輔。者。於。天。亦。有。所。裁。而。酌。其。陰。陽。之。和。于。地。亦。有。所。輔。而。善。其。柔。剛。之。用。教。養。斯。民。佐。其。德。而。佑。之。以。利。參。而。贊。之。函。三。于。一。所。以。立。人。極。也。愚。按。稱。后。者。或。謂。繼。體。之。君。或。謂。兼。諸。侯。言。後。說。近。之。或。以。爲。女。主。未。是。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項。氏。安。世。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欲。其。以。及。人。爲。念。不。以。獨。善。爲。樂。故。曰。志。在。外。也。先。師。黃。氏。曰。拔。茅。茹。有。應。也。以。其。彙。與。類。行。也。初。在。下。爲。本。故。曰。茹。茹。茅。根。也。拔。之。者。外。之。四。以。與。也。及。也。彙。類。也。其。彙。謂。二。三。之。陽。類。也。他。草。雜。生。惟。茅。叢。生。不。雜。有。純。卦。之。義。茅。根。牽。連。固。結。拔。其。一。而。旁。根。皆。牽。引。而。出。有。三。陽。聯。進。之。象。凡。言。征。者。謂。速。往。也。四。拔。之。初。可。速。往。也。愚。按。泰。否。初。爻。象。同。而。占。異。泰。茅。茹。指。三。陽。言。否。茅。茹。指。一。陰。言。泰。初。應。四。以。陽。通。陰。是。以。征。吉。象。傳。曰。志。在。外。否。初。應。四。以。陰。從。陽。是。以。征。吉。亨。象。傳。曰。志。在。君。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子曰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曹氏元弼曰虞氏意泰自否反否四體巽爲茅初在下爲茅根四又體艮爲手稱拔否四拔去三陰而以其類三陽反于內否上先反初成益得正然後三陽盡反成泰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程子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包荒四者治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者泰寧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不遐遺者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

之矣。朋亡者。夫時之既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約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治泰之道。有此四者。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尚配也。愚案泰卦。以天地交爲義。九二爻辭。皆言二交于五也。包荒猶蒙卦九二之包蒙。凡易中稱包者。皆謂陽包陰也。泰之九二。自內而包外。故曰。包荒荒虛也。陰也用。馮河二升五成。坎爲大川。故爲馮河之象。以著其遇事之勇爲不遺。遺不遺五之遠也。朋亡。先儒皆以初爻三爻爲朋。竊謂此朋當指陰朋而言。二五交成。既濟則上之坤朋亡。猶言喪朋也。得尚於中行。據項氏安世說。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其志同歸于中行。所以泰也。九二之陽上交于五。如舜之尚見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行。卽指六五之中行。願也。六五之陰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其義甚精。二升五成。既濟上坎下離。其道大光。故象傳曰。以光大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子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愚按象傳。通例多係每句釋義。亦有用首句末句以括全爻者。此傳是也。有單用首

句以該全爻者如下无平不陂是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虞氏翻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程子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也。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陳氏世鏞曰。艱貞无咎者。徐氏幾謂。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也。勿。恤。其。孚。者。陽。九。百。六。雖。數。有。前。定。以。人。事。維。之。則。轉。移。在。我。而。數。無。權。矣。曹氏元弼曰。繫。傳。危。者。使。平。易。者。使。傾。陂。陽。息。傾。否。也。復。陽。息。在。內。危。者。使。平。也。平。陂。往。復。天。運。自。然。聖。人。贊。天。地。之。化。育。否。必。使。爲。泰。泰。不。使。爲。否。泰。三。陰。陽。相。接。天。地。之。際。君。子。危。之。三。在。泰。

否之間。二動則體坎險。疑當恤。二升五陽德。孚于陰。以易濟險。三又體坎爲孚。君臣一德。君子道長。有孚於小人。故勿恤其孚。食如食舊德之食。謂祿食也。馘穀馨宜。受天百祿。故於食有禍。愚按本經孚字之例。有取坎象者。如習坎有孚。解有孚於小人。未濟有孚於飲酒。是也有取陰陽相孚爲義者。如本卦勿恤其孚。不戒以孚。小畜有孚。變如大有厥孚。交如隨。孚於嘉之類。是也不必泥坎象。

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王氏夫之曰。此通釋全爻之辭。獨挈首句者。略文。離乎地。卽天也。其際至密。無間而清。濁殊絕。不相淆雜。保泰之道。當如天地之相融浹。而不損其清寧。故內卦三陽皆以外應爲吉。君子體小人之嗜欲。而以道裕之。乃上下合同而終不至于否。愚案李氏集解本作无平不陂。釋文云。一作无往不復。按史記大瀛海環中國爲天地之際。說者以此爻爲中外界限。无平不陂。二句。謂無讎不報。艱貞。謂臥薪嘗膽。其孚。謂無詐無虞。其說新而鑿。惟自古國家衰弱。其幾必伏于極盛之時。周孔示兆。吾人讀之。至爲痛心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王氏夫之曰。翩翩飛而欲去之象。陽大陰小。小者不富也。六四一陰初興而當位。未至於貧。惟與五上爲鄰。故成乎不富。四處退爻與陽密。邇翩翩非其本志。其下應初九不待戒而自孚。言孚者三陰皆下應。无異志也。姚氏配中曰。四在震爲樂。故翩翩自得之貌。處泰之時。當恐懼。修省不自惕而自喜。則泰反否矣。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王氏夫之曰。皆者統三陰而言之。陽實陰虛。失實故不當。中心願者。雖往而非其志。志在從陽。愚案此爻。謂以其鄰求實也。居中心願。不必戒也。諸陰在外。失實。四不待告戒而孚于陽。以居中者之心。亦願得陽也。翩翩有飛揚自得之意。凡人處泰極之時。易自得而失實。故象傳戒之曰。皆失實也。失實而國家轉爲否。可危之至矣。幸四與五比。不戒而孚於陽。中指五言。中心願與五傳中。以行願同。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子曰。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

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先師黃氏曰。帝乙歸妹。以應二也。以祉元吉。中心得也。四歸於陽。則有得實之祉。五亦以四之祉而得乾元之吉。其所願也。四互兌爲少女。故爲妹。下應於二。故曰歸。四與三易位。成歸妹。四爻兩互爲震。兌亦成歸妹。四中心願。五中以行願。言陰有得陽之願。所以成泰也。二象傳曰。尚中行。卽五之中以行。四象傳曰。心願卽五之行願也。愚按漢匡衡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陰從於陽。婦從於夫。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嘉會合禮。是以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氏夫之曰。二五皆得中。故可行其願。而不憂失正。君求士。士不求君。然道合則士就君。而非屈亦此義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反。

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而。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也。項。氏。安。世。曰。泰。之。上。六。東。周。平。桓。之。爻。也。雅。降。爲。風。王。降。爲。國。城。復。于。隍。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戎。申。勿。用。師。也。告。命。不。出。於。王。畿。自。邑。告。命。也。當。是。時。也。天。命。已。亂。閔。默。自。守。而。已。故。曰。貞。吝。若。桓。王。帥。諸。侯。以。伐。鄭。則。恥。於。貞。吝。而。用。師。者。也。无。德。以。造。命。而。欲。用。力。以。勝。之。命。其。可。得。勝。乎。楊。氏。萬。里。曰。泰。至。于。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頽。而。爲。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不。忍。言。矣。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爲。之。用。雖。欲。告。邑。孰。爲。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愍。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遠。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曹。氏。元。弼。曰。泰。極。則。反。否。否。終。則。傾。坤。虛。稱。隍。釋。言。曰。隍。壑。也。郭。云。城。池。空。者。爲。壑。乾。本。從。坤。息。今。消。而。爲。坤。國。本。以。民。安。今。民。去。而。國。危。

猶城本以土積。今土崩而下。反於壑。天下之生。一治一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之否。而傾者。卽向之泰者也。勿用師者。武王觀兵。還師以三仁在朝。猶望紂之能悛。用師非聖人意也。迨玄黃。簞壺以近我。后則師亦不待用矣。愚按本卦六爻之義。內外卦自爲始。終而歸於一貫。初進用人才。二應於五。爲治世之主。三則憂危盛明矣。四一變而爲空虛。猶子弟之篤實者。變爲虛浮。深望其孚於陽。五應於二。虛心求賢如黃裳之元吉。上則失實之極。城傾而反。否可痛矣。夫。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姚氏配中曰。泰反成否。故命亂。言天命去之也。呂覽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而地得。是故拔茅。征吉。得賢而泰。成城復於隍。失賢而泰反。愚按本經。邑字之例。有國邑。有城邑。有鄉邑。皆取乾坤爲象。自邑告命國邑之命也。其命亂者。否之匪人也。

泰卦大義

文治讀泰卦而嘆曰。先聖有言。否泰反其類也。豈不危且微哉。處否之時。而泰之機已伏。處



泰之時而否之機已伏。故彖辭同言往來，交辭同言拔茅茹，以其彙。彖傳同言陰陽與君子小人特內外之別，爾夫內外之別在一轉移之間，乃消息之大本也。張氏惠言曰：乾坤消息往來于否泰，自遘至否，坤成乾滅，則陽息而反泰；自復至泰，乾成坤滅，則陰消而反否。故否泰反其類，乃見消息之用，斯言也得聖人垂戒之意矣。三爻曰：无平不陂，平者傾否也。至于陂則傾泰矣。上爻曰：城復於隍，城者乾盈之象，卽泰象也。至復于隍，則傾泰矣。一反一復如是其速，故聖人於乾三之象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于泰三之象傳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君子握消息之機，可不兢兢惕厲乎？

文治再讀泰卦而嘆曰：天下治亂之消息，其在于君子小人之消長乎？先師王紫翔先生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畫奇而陰畫偶，是以小人常多于君子。今觀泰卦陽畫僅得其三，而陰畫則得其六，欲小人皆化爲君子，豈易言哉？曹氏元弼曰：泰成慮其反否，君子道長則不反，否而上息由大壯，夫以至純乾是泰成，既濟之事，所謂陽息而升，陽升則陰伏，藏故曰陰消而降。陰陽本各有消長，陽長則陰消，陰消則陰長。易主陽，故陽長謂之息，陰長謂之消。思患預防，辨之早辨，由是言之，君子小人之進退，卽國家消息存亡之樞紐也。人君無智愚

賢不肖莫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然而亡國破家相隨屬者居泰之時小人已窺伺于外辨之不明則相率而來矣故自古以來未有不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可以致泰平者也

文治三讀泰卦而歎曰嗟乎泰否之幾尤在于人心之消息乎馮氏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卽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其說精矣嘗觀自古天下否之時多而泰之時少然而天下无不泰之時卽人心亦无不泰之時惟其久與不久耳是故泰未必果吉而否未必果凶觀泰之象不過初二兩爻爲吉三卽有無平不陂之戒四卽有翩翩不富之戒蓋天地之際乃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由平而陂由往而復由實而虛由治而亂皆一心之善惡爲之卽一心之消息爲之也而讀上爻之城復于隍尤可痛焉復非往復之謂蓋覆敗也隍者城下无水之壑也蓋有水則爲二之河无水則爲上之隍二升五成坎爲旣濟河水流通交泰之時也上城覆敗于隍斷塞水道泰極反否也昔人以棄賢爲自壞長城城復于隍君子退也天下之治亂視乎用人之得失泰本君子道長之時不用君子其命亂矣繫辭傳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故欲小往而大來當先謹一心

之。憧。憧。往。來。庶。幾。無。朋。從。爾。思。之。害。而。善。惡。之。途。判。矣。

☳☰ 震乾  
上

按大壯由兌變。十二辟卦由泰進。與觀旁通。坤宮四世卦。釋文云。壯。莊亮反。鄭云。氣力

浸強之名。廣雅云。健也。馬云。傷也。

大壯。利貞。

程子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王氏夫之曰。大謂陽也。壯者極其盛之辭。陽道充實。而嚮於動。志盈氣盛。而未得天位。則爲彊壯。有餘而未乘乎時之象。故僅言其壯。若有勉之惜之之辭焉。乾之四德。大壯所可有。不言元亨者。以未得天位。尙不足以統天而達其雲行雨施之大用也。愚按虞氏訓壯爲傷。引兌毀折爲證。鄭君訓壯爲強。據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旣云不可終遯。又言受之以傷。實有未安。當從鄭義爲正。說並詳大義。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程子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

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王氏夫之曰。嫌於言壯之大甚。故釋明之。陽德剛健而動。爲天地之大用。乾德已成。因時震起。以感二陰而動之。陰雖據尊位。莫能禦也。直爲壯。曲爲老。積剛以擯陰。理直而壯。非但陽盛之謂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項氏安世曰。壯有大小二義。以正者爲大而正字。亦有大小二義。有以事理得中爲正者。有以陰陽當位爲正者。剛以柔濟之。柔以剛濟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各當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壯之時。義以事理爲大。其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故曰大者正也。明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當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當位而皆不利。又于九二九四爻辭明言貞吉。於初九九三爻辭明言征凶。貞厲。蓋二四於事理爲正。故其正也。利。初與三以爻位爲正。故其正也不利。由此觀之。則卦辭所利之貞在大而不在小明矣。聖人猶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釋之。於九二之吉。則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於六五之无悔。則曰位不當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初九以剛居剛。其仗正力行爲可孚矣。而象則曰其孚窮也。言在他卦以

孚爲美。當大壯之時。則以孚爲凶。故孚至大壯而窮矣。易之時義屢遷如此。王氏夫之曰。此言人能正其大者。則可以見天地之情。而不爲陰陽之變所惑。人惟不先立乎其大者。以奮興而有爲。則玩生殺之機。以食色爲性。以治亂爲數。之自然。則陰干陽。欲戕理。濁溷清。而天地之情。晦蒙而不著矣。愚按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利貞者。性情也。性發而爲情。故人情無不正。大國情亦無不正。大溺其情。則滅其性。而國危矣。天地陽息而成春夏。人心陽息而成氣節。文文山先生正氣歌云。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可以見天地之情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子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王氏夫之曰。欲嚴非禮之防。非壯不可。大壯大者壯也。秉禮自彊。筋骸束。肌膚固。心志定。如乾健行。如震雷動。則雖有二陰。不能相誘。以至于邪辟。君子進德從容。馴至而勿助。長惟克己之功。則可用。

壯非若異端之亟絕倫物以爲勇猛也。愚案天秩有禮乾爲禮震爲行是以君子觀大壯之象非禮弗履於此見氣節之成必衷乎禮。乾文言曰嘉會足以合禮君子之處社會也必慎其所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姚氏配中曰初應四震爲足在下故壯于趾征之四則失位故凶。陽息之卦四雖失位不能卽化應初故其孚窮四之正而後有孚也。陳氏世鎔曰王弼謂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按履之初曰素履往无咎。離之初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君子慮善以動一舉足而不敢苟壯于趾則賢然以前無視履考祥之念而有迷陽卻曲之憂窮卽信之於其征矣。愚按本經言趾者如賁其趾艮其趾皆取艮象而此爻則取震象如无妄行有眚之例。凡初陽爻多吉而此獨言征凶蓋天下事往往有用正大之名義而妄從人者必至於敗其意氣盛而躁進也。躁進故征凶。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愚按此有孚與損有孚惠心益有

孚中行不同。彼以陰陽相孚。言此則初與四無應。雖信而不能近于義。故其孚窮。九二貞吉。

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真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王氏夫之曰：陽剛得中。爲乾之主。陽不當位。而不言悔亡。无咎者。乾道渾成。凡位皆其位。故凡卦有乾體者。九二皆无悔咎之戒。陳氏世鏞曰：九二剛而能柔。當下卦之中。故以象之貞歸之。而著其吉。本義謂以陰居陽。不得其正。所處得中。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戒占者因中求正。然後可以得吉。殆泥于當位爲正。其實易之貞不盡主當位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氏夫之曰：中則正。所謂中者。對外而言。九二以庸德爲健。行內修之。盡非施健于外。以凌物爲壯也。愚案張氏惠言謂君子自正。正己者。正人者也。竊謂蒙以養正。爲主。大壯以養中。爲主。養中者。平其意氣也。意氣平。則得正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程子曰。小人尙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于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蹠者。踉羊壯於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至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于凶也。凡可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愚案罔字有二解。虞氏謂二變離。離爲罔。謂罔羅。小人京馬皆訓罔。爲无於義。爲長。小人在上。怙勢用強。以陵君子。君子當守正。惕厲淵淵。然歛之于無。不可與之爭也。羝羊牡羊。廣雅。吳羊牡。三歲曰羝。大壯由兌變。故爲羝羊之象。四震爲竹箴。故稱藩。羸鄭虞作纍。孔疏以拘纍纏繞爲訓。井羸其瓶。虞謂瓶缺漏。此羸其角。體兌當是毀折之意。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項氏安世曰。君子用罔。說者不同。然觀爻辭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



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辭似難與小人同貶也。又象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義也。愚按此爻占辭在前，象在後，觸藩羸角皆用壯之害，惟君子有以化之。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楊氏萬里曰：九四居近臣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輹與輻同，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調和平勃安劉滅呂之事也。愚按大壯利貞，故二四皆言貞吉，必守正賢豪之士而後能決藩不羸。輹或訓爲車箱，或訓爲輪輻。按尙往之義，當以輪輻爲是。小畜大畜皆言輿說輹，而此言壯者，震助乾陽息也。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程子曰：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

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尙往其進不已也。項氏安世曰。大壯至四。猶曰尙往。夫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乃終。此除惡務本之法。自治與治國皆當如此。不可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愚按虞氏解此爻。以坤爲輿。據小畜之輿說。輶大有之大車。以載皆有乾象。如本卦大輿亦當指乾象。蓋以震重乾。故其勢利于尙往也。夫爲決藩決。尙往則成。夫可見十二辟卦聖傳已有明文。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鄭氏康成曰。易謂倭易也。曹氏元弼曰。乾爲易。五本互兌爲羊。降之四兌屬乾。故喪羊于易。小人喪其很戾凶德。在君子之變易之。鄭訓倭易者。以易簡之德。化小人之陰賊險狠也。但訓倭易不當音亦。或倭當爲交。鄭虞義同。陸作場者。場之言易。此疆彼界。交易之處。亦陰陽相易之意也。愚案交易變易爲易。中大旨大壯自兌變兌爲羊。兌體毀折。故爲喪羊。因交易而喪羊也。旅上卦爲離。離爲牛。上變爲小過。離體毀折。故爲喪牛。因變易而喪牛也。大壯六五陽往上息。故雖喪羊而无悔。旅上九以陽變陰。先笑後號咷。故喪牛而凶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子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陳氏世鎔曰：上六處震之終，與三應。三始觸，四觸之未及于上。震爲決躁，上不決，猶不足以見其壯。上六之羝羊觸藩，乃所以終三之象也。蓋三之羸角，困則困矣。然以此而進，健行不息，前途無阻，以此而退，持盈保泰，後地甚寬，決至于上，則下臨無地，將安歸乎？不能退也。上歷六爻，又安往乎？不能遂也。不曰不能進而曰不能遂者，不能遂其壯往之志，上無可進，故不言進也。上之羊猶是三之羊，上之觸猶是三之觸，而不能退，遂較之羸角之時，困爲尤甚，利何有焉？愚按本卦六爻變例，具詳大義。初爻征凶，與上爻无攸利相應。終之曰艱則吉，見諸爻皆宜守操心慮患之道，勿躁進以致凶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項氏安世曰。上六居動之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故曰艱則吉。咎不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象。聖人亦因才之所可至而教之爾。又曰臨之六三。无攸利。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大壯之上六。亦无攸利。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之六三。變則爲泰。大壯上六。變則爲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陳氏世鎔曰。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其貿然一往。不詳審而熟計。故至斯耳。艱則吉者。艱對詳而言。凡人之鹵莽以前。皆真易視事。幾者也。因退遂之不能。而懲前毖後。易慮改圖。則壯終于此。咎亦止于此。亡羊補牢。尙未爲晚。何不可轉咎爲吉哉。

### 大壯卦大義

文治案十二辟卦。泰進爲大壯。陽道方盛。可謂吉矣。否進爲觀。陰道方盛。可謂凶矣。然而大壯之辭。未必皆吉。觀之辭。未必皆凶。蓋聖人扶陽抑陰。觀羣陰用事。冀有君子在上。以正之。

故觀不爲凶。大壯羣陽方息，惟恐有小人憑藉勢力，意氣過盛，以敗之。故大壯不爲吉。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直其正也，養其正，大之氣也。大壯以貞爲利，卽以貞爲主，惟貞而後能保其大。故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九二以中而吉，卽以貞而吉也。三上之觸藩，皆用壯之過也。君子持盈，泰且當保，而况大壯之時乎？故曰：非禮弗履。雜卦傳所謂：大壯則止，止於禮而已。聖賢處世，欲正陽剛，盤根錯節，無非先民禮教而已。禮教明則文化盛大，壯所以進而爲夫也。

又案壯字有二義：一曰傷也。虞氏主之。一曰強也。鄭君主之。文治竊謂鄭義爲長。蓋明夷係陰卦，故明者傷。大壯係陽卦，則大者強，無受傷之理。且本卦初爻言壯于趾，夫卦初爻言壯于前趾，三爻言壯于頄，若作受傷解，豈夫之決陰亦受傷乎？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明言小人強盛，君子當以至誠無爲感之。故象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非謂小人用傷也。三爻上爻之羝羊觸藩，爲三爻互應之象。羸其角者，君子足以制小人也。若夫不能退不能遂，則小人之計窮矣。易例陰變陽爲進，陽反陰爲退，上不能息，陽故象傳曰：不詳也。楊氏萬里謂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于一，惟其思之詳，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

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又案本卦六爻皆爲養正之義初爻征凶與二爻貞吉相反三爻觸藩與四爻藩決相反五爻喪羊與上爻觸藩相反皆戒躁進也惟更有微義焉彖辭言利貞既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故當位而吉不當位而凶其恆也然有不當位而吉當位而不吉者如本卦初爻當位言征凶二爻失位言貞吉三爻當位言貞厲四爻失位言貞吉五爻失位言无悔上爻當位言无攸利是失位皆吉當位皆凶咎可見六爻以時義言不必拘位凡他卦之當位而凶咎不當位而吉者皆可以此例推之故繫辭傳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文治反覆於大壯一卦益歎吾人成就氣節之難而有才者易爲意氣所誤也蓋氣節配道義而出者鮮有不成乘意氣而發者鮮有不敗此消息之幾也繫辭傳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壯彖辭曰利貞傳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不言性而言情者性其情也曷謂性其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自養其中以養天下人之不中使之皆歸于正大是謂性其情而見天地之情曠觀當世賢豪之士有才氣者一往直前不能詳思審慮觸藩羸角犧牲

其身駸駸乎凌迫其上。轉爲小人所乘。一敗塗地。自宋元明以來。民氣日益盛。國勢日益衰。如明季諸賢。矯矯亢亢。面折廷爭。其品詣非不大也。其言行非不大也。卒至一蹶不振。而國運隨之。陽剛之太過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于人乎。左氏傳之言。豈特爲陽處父戒哉。是故氣節之本乎道義者。上之爲皋伊。次之爲諸葛武侯。魏鄭公。若霍光者。已危矣。至氣節之雜于意氣者。則爲漢明末世之黨乎。豈不悲哉。王安石之行新法也。盛氣力爭。程明道先生從容謂之曰。此公家事。何用如此。安石爲之慚沮。蓋安石小人之用壯也。明道君子之用罔也。所以能用罔者。能養未發之中也。大壯二爻。貞吉。養中者也。中則無不正矣。張氏惠言謂君子之于小人也。正之而已。與小人角而不勝。遂爭之。而不顧其正之失也。夫觸小人。易正己難。正己易。正小人難。君子行其難。不苟其易。戒觸藩也。可謂知言。嗚呼。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吾願後世氣節之士。深味大壯貞吉之辭。漸靡于道義。而毋涉乎意氣之囂張也。

三三

乾下  
兌上

按乾五陽息坤爲夫。十二辟卦由大壯進。與剝旁通。坤宮五世卦。釋文云。夫古快反。決

也。

夫揚於王庭。孚號有厲。

王氏夫之曰。夫之爲卦。陽盛已極。一陰尙留。而處之于外。陽已席乎安富尊榮。而絕陰于无實之地。以是爲剛斷之至矣。乃陰終乘其上。而睥睨之。陰固不能忘情乎陽。陽亦豈能泰然處之。而不憂故爻辭多憂。而彖辭亦危。是以知夫者。憂危之府也。揚者栩栩自安之貌。宮中曰庭。王庭。王之後宮也。陰居五之上。而當位。雖擯絕之。猶安其所。而乘其後。以俯窺也。如是。則羣陽相與交孚。以號呼。不甯而見其危矣。陳氏世鎔曰。乾爲王。揚宣布也。長國家者。莫患乎君子。小人不分。故宣布王庭。明其柔乘五剛。小人而居君子之上。正名以發其姦。猶之武侯指目曹操爲漢賊矣。孚號有厲者。五剛合志。呼號其侶。決此一陰。而決之。不易握蛇騎虎。時懷戒心。故厲。愚案鄭君釋此爻。謂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于聖人之朝。爲陳氏說所本。似不若許君說文。敍宣教明化之說爲正。說詳大義王氏以王庭爲王之後宮。祇可作爲別解。

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程子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數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卽戎。謂不宜尙壯也。卽從也。從戎尙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尙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愚按乾爲邑。告自邑者。發號施令。大戒於國。耀德不觀兵也。陽息之卦。一世爲復。五世爲夬。皆言利有攸往。利陽之息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王氏夫之曰。健故決。說故和。決之不盡陰。得以相說。而遂與之和。愚按剛決柔。與剝柔變。剛相反。內健而外說。內決而外和。是君子有孚于小人之道。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愚按五剛以柔飾之。謂文化之象。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千氏寶曰。夬九五飛龍在天之爻也。應天順民。以發號令。故曰孚號。以剛決柔。以臣伐君。

君子危之。故曰有厲德大而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

程子曰。當先自治。不宜專尙剛武。卽戎則所尙乃至窮極矣。愚按治國之道。首尙文德。若壹意尙武。則必至於窮矣。此武王所以遵養時晦也。然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故二爻曰有戎勿恤。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程子曰。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尙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愚按終者。陽息成乾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楊氏萬里曰。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不決。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故不專利于己。而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望。而必戒之。以爲忌。王氏夫之曰。澤者天之澤。祿者天之祿。非君子以市恩。而可居之。爲德者。有居德之心。則驕士而士且不以爲德。故忌而戒之。愚按陳氏世鎔謂大象傳有與彖爻。

全不相涉者。若小畜之懿文德。隨之嚮晦。宴息損之。懲忿窒欲。益之遷善改過。夫之施祿及下。皆別爲一義。可以見孔子之觀象玩辭。初無成例。而後儒執其一隅之識。徒爲固哉高叟而已云云。竊謂小畜隨卦大象傳。或取卦意而不取卦象。如本卦施祿及下。明指兌言居德。則忌明指乾言兌爲祿澤。乾爲敬忌也。忌者敬畏之義。書曰惟文王之敬。又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陳氏世鏞曰。大壯初曰壯于趾。夫特加前者。由大壯前進爲夫也。上六所居最上。初九所居最下。以最下欲決最上。豈能勝哉。雖懷忠義之志。徒爲國家速禍。而身亦與之俱靡。往而召咎。何取于往矣。此戒君子欲去小人。必自度能勝。然後圖之。如力有不逮。則且觀變俟時。無爲以淺躁貽咎也。愚按此爻爲十二辟卦。夫由大壯進之。明證或疑辟卦世卦爲無稽。蓋觀象玩辭。未能詳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子曰。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張氏惠言曰。四人同德而一人異之。敗矣。異之者非異心也。謀不協也。知其謀之不足以決也。

而過而從之。欲以集事必咎之勢也。是故君子自正不枉。己以倖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張氏惠言曰。惕者警于中也。號者有應于上也。自莫夜而然矣。非一朝夕也。卽戎亂也。有戎備也。有厲戒也。勿恤。明也。君子有戎而不卽也。有厲而勿恤也。故曰決而和。陳氏世鏊曰。乾在兌下。日西入天暝。故象莫夜。惕號警惕而申嚴號令也。寇戎竊發。常于莫夜。乘其不備。惕號則慮周防密。無間可攻矣。乾健行不息。君子法之在夕。猶惕彖之孚。號有厲。卽乾三之夕。惕危厲九二得中。故體彖焉。有戎勿恤。有備無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子曰。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旣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陳氏世鏊曰。頄。鄭氏作頤。云夾面。翟元謂面顴頰間骨也。按洪範以貌配雨。頄在面爲貌。兌之潤澤。見于面貌。故象頄。革上曰。小人革面。亦取兌也。夫三兌伏於乾。健掩其說。故壯

於頰。本義謂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是也。凡去小人在善藏其用慮定而計周則不動聲色去之。猶反手若壯于頰事未舉而形先見徒以堅小人仇敵之謀而已。故有凶君子夫夫者。夫而又夫。乾三曰君子乾。乾夫夫卽乾三之君子故夫夫也。獨行遇雨者兌澤在上象雨。程傳謂羣陽共決一陰三與上六獨爲正應。若獨行而遇雨也。雨則濡。濡則慍若濡實非濡也。无咎可无慍矣。曹氏元弼曰一爻獨上與陰相應非與小人有私也。視其罪狀以爲決之之方耳。遇雨小人欲以私恩結人也。若濡覺其浼己也有慍不爲利疚不爲情累有定識定力也。故无咎。愚按本經獨字之義指有應無應言如蒙四獨遠實以諸爻皆有應而四爻獨無應也。復四之獨復夫三之獨行以諸爻皆無應而本爻獨有應也。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程子曰牽楛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楊氏萬里曰兌爲羊。九四兌之初也。臀下體。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之狠。陽者德之剛。九

四以狼濟剛。宜與羣陽並進。以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於是百鍊爲繞指。夫決爲不斷矣。是以有臀無膚諸象。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從靈寶。復背靈寶。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哀哉。陳氏世鎔曰。夫姤困皆言臀。李鼎祚曰。臀當陰柔。今反剛陽。故曰臀无膚。夫又與剝旁通。剝四亦曰剝牀以膚也。聞言不信。言卽孚號之言。聲罪致討。天下莫不聞知。四次且首鼠兩端。是不信小人之當決。尙爲有耳能聽者乎。故曰聽不明。愚案易反對卦象。有相同者。如損之六五。卽益之六二。故皆言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夫之九四。卽姤之九三。故皆言臀无膚。其行次且。既濟之九三。卽未濟之九四。故皆言伐鬼方。此觀象玩辭之例。而此爻之躊躇不進。宜其坐失事幾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程子曰。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

九五。覓陸夫。夫中行无咎。

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于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于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曹氏元弼曰。五主決陰。而三與同功。故皆言夫。夫。自五視上陰。近。若莧根淺。自三視上陰。遠。若陸根深。其實皆言陰在上六也。莧陸葉柔根堅。象柔乘剛。感陰氣之多者。故以日上。柔脆易折。故夫。夫。言決陰當如去草然。愚按。莧陸解不一。孟氏謂莧。山羊細角之名。則其字當作筓。虞氏訓莧爲說。讀如莞。爾而笑之莞。陳氏世鎔謂五體變震。爲萑葦。萑苻之澤。盜賊所聚。去之宜決。皆持之成理。究不若程傳說爲妥。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子曰。卦辭言夫。夫。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王氏夫之曰。與上比而共爲兌體。心繫于悅。僅以免咎而已。夫之九五與剝之六五同。故剝五承寵而利。夫五夫夫而未光。

上六无號終有凶。

曹氏元弼曰。虞云巽爲號令。引申爲號呼。若以號令言。則上六乘陽。无號者。在君爲號令。反常在臣爲放棄。君命桀紂之君。共驩之臣。自取決滅而已。愚按夫上无號。與泰上命亂相應。然泰猶有命也。夫上則無號令矣。所謂小人道憂也。先儒謂易不爲小人謀。吾謂易正爲小人戒。本卦初爻欲往上決陰而不勝。二爻與彖辭相應。三爻獨與上應。以志在決陰而不屑與之應。四爻失位躊躇不決之象。五爻中未光與坎五中未大意同。坎險欲其平。夫決欲其和。故皆无咎而不言吉。上爻一陰終爲五陽所決而成乾。六爻各自爲義。取義特奇。章法亦異。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程子曰。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

夫卦大義



文治讀雜卦傳終篇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而歎聖人欲以文化治天下。其旨遠矣。繫辭下傳庖犧氏王天下章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以庖犧作八卦始。以黃帝作書契應之。綴于章末。聖人之重文化。以爲治平之本。尤兢兢焉。是以許叔重說文解字。斂言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卽引本經。夫揚于王庭。而申言之曰。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然則文化之爲功。豈不大哉。伊古以來。未有文化。興而天下不治者也。未有文化滅。而天下不亂者也。自黃帝庖犧以後。聖聖相承。不知竭幾許心思。而中國文明。始燦爛于世界。及殷紂之時。崇尚武力。賊仁爲賊。賊義爲殘。視民命如草芥。是以文王戒之曰。告自邑。不利卽戎。孔子釋之曰。所尙乃窮也。蓋惟文人可以統武事。尙文而治者。其本也。未有尙武而治者也。戎者陰象也。不利卽戎。尙武之道。乃窮也。周公于復之上爻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于泰之上爻曰。勿用師。自邑告命。于夫之二爻曰。有戎勿恤。周公之心。卽文王之心也。欲以衆陽決一陰。而用文化治天下也。而孔子則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者何也。蓋文化之興。必自君子。文化之滅。必自小人。凡仁義禮樂法度紀綱。君子之所

提。倡。而。經。營。者。小。人。必。欲。去。之。以。爲。快。者。也。故。欲。興。文。化。必。先。用。君。子。而。去。小。人。雖。然。去。小。人。豈。易。言。哉。

楊氏萬里解此卦曰夫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舉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于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文治案楊氏之言深得聖人憂患之意大象傳曰居德則忌忌者敬畏之謂也五陽方盛一陰猶存去之不決則夫反而爲遘其可不敬畏乎是以周公于初爻有不勝之懼二爻有惕號之戒三爻壯于頄有凶恐爲小人之甘言悅色所惑也四爻其行趨趨牽羊悔亡恐爲小人之柔道所牽也復之中行獨復泰之得尙于中行皆吉象也而夫五之中行僅得无咎象傳則曰中未光也敬忌之至也昔嘗疑復臨泰三卦皆言亨而大壯與夫皆不言亨蓋小人在上則去之愈難而陽之息陰尤易于沮滯亦敬忌之心也傳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嗚呼去小人于衆陽方息之時可以決而不可以裂也豈易言哉

若夫上交之无號終有凶。一陰之凶也。宜爲衆陽慶矣。而楊氏萬里謂聖人仁心如天之。大不惟慶君子所以弔小人。曷爲弔小人。小人亦受中于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于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于此者。猶可有改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夫之上六乎。文治謂楊氏之說。洵足警小人矣。而其釋无號之義則不然。先儒之釋无號。固有解作號呼者。然當以號令文告爲正。蓋彖辭之孚號號令之出于誠信者也。二爻之惕號號令之出于戒慎者也。上爻之无號。小人之不達文化者也。文理不通。何號之有。本卦號字皆與渙卦之大號同况文化者。真性情之所流露也。陰居衆陽之上。高而无民。且无愛民恤民之誠。更何號之有。或曰。傳言國將亡。必多制。小人之世。文告未嘗不煩也。不知彼所謂號者。陋冗瑣碎。詐僞隔闕。朝令夕更。在君爲號令。無常在臣爲放棄。君命終取決滅而已。實不得謂之有號。吾當晉以賁之彖。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晉以革之彖。傳曰。文明以說。革而當其悔。乃亡。

周易消息大義 卷二

# 周易消息大義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 巽  
上下

按坤一陰消乾爲姤。十二辟卦由乾進。與復旁通。乾宮一世卦。釋文云。姤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序卦及彖皆云。遇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楊氏萬里曰。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旣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愚按。姤之一陰。卽坤初爻。履霜。堅冰。至弑父。弑君。非一朝夕之故。故已稱壯。勿用取女。特取巽女象。以喻勿用小人。剝上爻傳曰。小人剥廬。終不可用。言當慎之於始。勿致害羣。凡陰消卦。皆有小人之象。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楊氏萬里曰。此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于剝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于變也。王氏夫之曰。本義謂幾微之際。聖人所謹。當其時。制其義。非聖人不能。然亦豈有他道哉。以義制利。以禮制欲。以敬制怠。則无不可遇之陰矣。愚案。不可與長。有二解。一謂勿取巽長女。一謂不可長久。當以前說爲是。不可長言。遇之不善。天地相遇以下。則極言遇之善。何也。繫辭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蓋孔子補文。王言外之意。按蒙之勿用取女。以其行不順。姤之勿用取女。以陰之不可長。惟其時義焉爾。若夫咸。恆之義。配乾坤夫婦之倫。配天地則其所遇正而大矣。如概以勿取拒之。則陰道廢絕。

庸有是理乎。故曰：惟其時義焉。爾易象傳言時、言時、義、言時、用義，各有當。姤之時義與隨、遯之時義皆不同。故學易當知變化之道。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同。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于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于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王氏夫之曰：天之所以資始萬物者，非但風也。而下施於物，則暄風至而物皆生，涼風生而物皆成。物乃得以遇天之施矣。王者之積德，以爲天下父母，而民或不喻其志，則假誥命以詔之。而天下喻焉。取象於此，顧其發爲王言，必深切出于至誠，以巽入於人之隱微，非飾詞而人遂動也。曹氏元弼曰：惠氏謂復閉關不省方，所以助微陽之息，邁施命誥四方，所以布盛陽之德。案誥鄭作詰，訓止者，蓋施教令以曉告四方，詰止，姦慝懼陰惡之干盛陽。

卽卦辭戒女壯之義。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程子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之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陳氏世鎔曰。金柅絡絲之物。女子所用。繫於金柅。繫絲也。絲至柔。柅牽之。故傳曰柔道牽。陰之性在消陽。縱其所往而不爲禁制。則乾失其剛。奄然不振。成爲羸豕。豈能有一息之安哉。其蹢躅也不待否剝之時。於姤已預知矣。孚信之先至也。愚按程子以金柅爲止車之物。說本馬融。陳氏以金柅爲婦人所用。說本王肅而小異。當以馬說爲長。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程子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曹氏元弼曰。柔道當繫制于剛。牽猶制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陳氏世鎔曰。巽爲魚。謂初也。二下包之。故爲包有魚。魚陰物。善敗。剝之。貫魚。卽妬之。魚積漸所致。二包之无咎者。此剛柔相遇之始。未嘗以權授陰。明其爲陰。特以覆。轉之量。包之云爾。又曰。不利賓者。賓者主之對。卦以初六爲主。賓謂上乾五陽。陰長卽陽消。主之利非賓之利。故不利賓。曹氏元弼曰。易以陽爲主。陽而稱賓。或取尊賢之義。或以陽將消。主反爲賓。虞云。乾尊稱賓。蓋小人進。則君子消。故二包初使不得起。而間四懼其不利賓也。參同契說陰爲主。陽爲賓。遘時初陰爲成卦之主。內小人。外君子之勢已成。故包以防之。義不可使及賓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王氏夫之曰。陰之遇陽。卒然而起。介然而合。本無擇于應之。正與不正。得所附。而有道以止之。則其害猶可止。息二不幸而正與之遇。則慨然以身任撫馭之責。二之義也。陳氏

世鏞曰。千古禦小人之法。莫良于不使之相及。不相及。自無由相侵。姤初之不及賓者。以二爲之遏也。至遯浸長矣。故直以不惡而嚴遠之。遠之亦不使相及也。愚按義不及賓者。言陽之包陰。當如遯之畜臣妾。剝之以宮人。寵方合於義。而无咎。若以賓禮待之。則小人將驕恣狎侮。不可制矣。豈得爲義之和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張氏惠言曰。小人之用也。其始必有君子者。過而援之。小人之不退也。亦必有君子者。過而存之。臀无膚。其行次且。君子之過也。故厲自正也。故无大咎。豕孚之凶乎。非知幾孰能見之。陳氏世鏞曰。李鼎祚謂巽爲股。三居上臀也。爻非柔。故无膚。乾爲行。下體化巽。三下體之終。因化巽而剛變柔。故其行次且有危心焉。乾之三厲无咎。此純乾已失。陰柔內伏。其行次且。是卽咎也。然但曰次且。固非牽制不行。怵惕維厲。故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曹氏元弼曰。不爲陰所牽。陰陽爭。陽未失正。故无大咎。君子之過。見爲行不遂而已。其心无他。非小人所謂牽率而從於邪也。夫其行次且。所以未息成乾也。遯其行次且。猶未消。

而爲否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程子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乎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旣離。難將作矣。曹氏元弼曰。姚氏謂四不得初應。故包无魚。莫之與也。四本失位。自遠其民。民爲邦本。遠民凶所由起。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言陰不應而消陽也。按姚說。與傳義密合。張氏以爲四新進之士。不任去邪之責。故包无魚。二不包初。則初起而代四。以小人代君子。舉錯不卽。民心故凶。亦一義。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楊氏萬里曰。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陳氏世鎔曰。四離巽入乾。天無不覆。初在下爲應。猶民之望君也。君以胞與爲量。如以魚爲不當。包是謂君不當有民而遠之也。君遠民。則民亦遠君。凶從此起矣。愚按大學言親民。孟

子言仁民惟親民而後能仁民乃千古治平之本遠民者好惡拂人之性也蓄必逮夫身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子曰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有隕自天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愚按此爻先儒皆以九五遇賢爲說楊氏王氏與程子同愚竊謂不然蓋巽爲木杞巽象瓜亦巽象杞剛而瓜柔瓜初六杞則九五陽包陰杞包瓜也包蓋以杞爲瓜之藩使蔓其上瓜遇杞爲柔遇剛此爲文王與紂之事杞喻文王瓜喻紂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也有隕自天者巽爲隕左傳風落山又曰風隕瓜之爲物不能經久以杞包之使瓜得長遂其生杞則永垂其蔭良所甚願而無如不能也曾幾何時黃而隕矣此文王之所痛心者也故曰其辭危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愚按九五含章懿文德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人所能爲也乃君子之志則固不肯諉

之于命。于其隕也。一若爭之。不得不勝。其哀矜焉。故曰。志不舍命。詩。舍命不渝。鄭箋。舍處也。安止之意。志不舍命。謂瓜之隕。雖其命而包之者。之志正。不忍其隕也。蓋杞與瓜相遇。卽天地之相遇。不能包。何以爲相遇。不忍其隕。乃所以爲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包容之德。至矣。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詩人贊美之詞。豈文王所敢居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王氏夫之曰。姤其角者。陰陽方遇。而上爲其角。旣非其應。又與絕遠。則吝於遇矣。吝不足以章品物。而能自守不渝。則无咎。陳氏世鎔曰。初與上相爲始終。角居最上。姤其角。初遇上也。上所處最高。高則絕物。角善觸。遇之有觸。而反爾。故吝爲其不見包也。愚按本卦六爻。初主消陽。貞吉。見凶。其象最可危懼。三爲下卦之中。初柔道牽。三幸未爲陰所牽。故无大咎。二四五皆有包陰之象。五爲卦主。故其包容者大。二與四適相反。二比陰。而能包四。遠民而不能包矣。上爲遇之窮。故無所遇。而吝。然與五相比。故无咎。六爻錯綜。見義例又一變。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王氏夫之曰。上處于窮極之地。陽道將衰。不容不亢。則吝而非吝。愚按王氏弼以角爲邊隅窮盡之處。蓋與晉其角同意。夫求遇于邊隅之處。能無窮而吝乎。

姤卦大義

復爲一陽初生。姤爲一陰初生。姤與復陰陽消息之始也。後人喜言復見天地之心。而不知姤爲時義之大。謹發明之如左。

一曰遇之不可苟也。姤夫爲反對卦。夫傳言剛決柔。姤傳言柔遇剛。柔遇剛者。非謂以剛遇柔。乃言以下遇上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姤彖辭言女壯實兼女子與小人而言。勿用取女。卽勿用小人也。孔子之於衛靈公。也不主彌子瑕。孟子之見魯平公。也不因臧倉商鞅之見秦孝公。藉景監以進李斯之見用于秦始皇。與趙高爲比。彼奸人者。誠不可與聖賢並論。然士人遇合偶一不慎。國以不祀。而天下生民被其荼毒。故姤之勿用取女。猶師之小人勿用也。不可與長。以其必亂邦也。然彖傳又言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者何也。蓋遇之出于正者也。天地相遇。正莫大焉。舜之遇堯。八元八愷之遇舜。亂臣十人之遇武王。中正又莫大焉。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曹氏元弼謂消長治亂之機。視遇之正。

不正陰陽爭死生分在此時也故其義大文治謂如曹氏之說始得消息之理復姤之界卽死生之分而其幾在於遇之正不正

一曰命之宜坊欲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天下有風無微不至惠氏謂復閉關不省方所以助微陽之息姤施命誥四方所以布盛陽之德文治謂姤之施命與巽之申命同巽者德之制也禮記坊記篇曰命以坊欲先儒或指天命而言蓋姤卦當陰陽相爭之時君子必體天命之性致慎獨之功制人欲于將萌不使其潛滋暗長而後其申命與施命有以遏天下私欲之橫流而不致貪墨以敗然又必剛遇中正若五之含章時發始能如夫之孚號惕號而不至于无號此其文明之德蘊蓄于中陰有美以含之故五之象傳曰志不舍命不舍命者言其上體天命而坊人欲也人君之發號施令關於四方之觀聽其可輕忽乎哉

一曰民之不可遠也陽爲君陰爲民二與初近近民者也故曰包有魚无咎魚者民象也詩曰兆維魚矣室家溱溱是也陽爲主陰爲賓陰不可長故曰不利賓初爻失正四爻亦失正四與五應不以正遠民者也故曰起凶見其凶象已起也傳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固邦寧大學三綱領民德與親民並重蓋惟親民而後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若不能親民而

遠之則必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國其殆矣。禮記緇衣篇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易例以君象天。以民象地。地包天。中民為特重。故師言容民。泰言左右民。臨言保民。觀言觀民。頤言養民。兌言先民。惟姤則一陰生。小人用。乃至包无魚。而遠民。嗚呼。遠民者。非民之遠我也。專制驕亢之極。而吾乃自遠于民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乾上 艮下

按遯由離變。十二辟卦由姤進。與臨旁通。乾宮二世卦。釋文云。遯。徒異反。又作遁。同。隱退也。序卦云。遯者退也。

遯亨。小利貞。

鄭氏康成曰。遯。逃去之名也。艮為門。闕。乾有健德。于體有巽。巽為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象。程子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陰柔方長。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王氏夫之曰。遯亨者。君子進則立功。退則明道。明哲保身。樂在疏水。於己無不亨。而息元黃之戰。以勿激亂。且立風教于天下。亦亨矣。小陰也。陰未失其居下之義。



故利。陽遯而與相應。故貞。愚案小利貞與賁之小利有攸往例同。言祇能小利于居貞。懼陰之浸而長也。孔子仕魯爲之兆。兆不行而後去。是遯之象。小字之義。虞主陰。鄭主陽。二陰得正。陽從而貞之。義可互通。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程子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尙有可爲之理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程子曰。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尙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王氏夫之曰。當位謂九五。剛當位則道无所屈。應二應五也。陰無拒之之情。而有挽留之志。禮義未衰。從容以去。遯之美。莫尙焉。故曰好曰嘉。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尙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尙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不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義皆大也。項氏安世曰。小者元字之反對也。元爲大。故此爲小。小字自爲一德。卦義以亨爲主。故移在亨字之下。遯而亨者。聖賢隨時之本義也。小利貞者。聖賢救世之微機也。陰方浸長。世道未至。盡亡尙有可小。小扶持之處。天若未喪。亦有興利反正之理。此郭林宗周旋郡國。誘掖人才之意也。孔子之答陽貨。卽遯而亨也。仕于季氏。卽小利貞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自遯而上。更進一陰。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曹氏元弼曰。陰利居正。陽利正陰。小人浸長。撥亂反正。當以漸圖之。不可操之太蹙。以速禍亂。此亨遯之本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楊氏萬里曰。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遯義也。何謂義。二陰長于內。四陽將消于外。三變則爲否也。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孔子之答陽貨曰。吾將仕矣。孟子與王驪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時其亡。見驪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愚案天之與山相望而不相卽。君子之於小人也。使之可望而不可卽。此其所以爲遠也。陰消諸卦。遯曰遠。小人否曰小人道長。觀曰小人道剝曰小人長。小人可畏矣哉。故曰不可與作緣。亦不可與作怨。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陸氏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楊氏萬里曰。進處後則遠利。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嘉遯。四爲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爲遯尾。故危厲而災。愚按易尾字之義。履虎尾指下卦。本卦遯尾。與旣未濟之濡其尾。皆指初爻言其後也。朱子劾韓侂胄。筮得此爻。焚疏而罷。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陳氏世鎔曰。自內而外曰往。初之往。安極乎。極於上矣。上降。初成離。離爲災。往則災來。故阻其往。愚按楊氏萬里謂初往之不蚤。今往无及。義恐未然。經例凡言勿用有攸往。皆阻陰進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陳氏世鎔曰。初上易成革。離爲黃牛。故曰黃牛之革。艮爲手。故稱執。二遯之主。方進未已。執不令說。欲其不更進。艮以止之也。愚按本經言牛。多取離象。先儒解此爻以爲二應五。蓋執守而不消陽。則與剛應矣。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侯氏果曰。六二離爻。離爲黃牛。體艮履正。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則殷之父師當此爻矣。陳氏世鎔曰。陰之志在消陽。執使不進。所以貞固其志。不令潰決。至于否也。愚接遯由離變。故二爻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象傳曰。固志傳例。凡言志者。或指本卦言。或指爻位言。侯說別備一義。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程子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 陳氏世鎔曰艮爲係係者留戀之情亦羈縻之意二陰浸長三以陽剛居內卦之上時不可爲卽當超然遠引而係遯者牽於昵比之私也去就不決則心多隱忍疾在心身被拘攣疾在身危殆不安憊斯甚矣臣妾二陰之象三在二陰之上畜臣妾之象君子之于臣妾本以闕宥相畜其進退無足重輕羈縻勿絕而已故係遯不失爲吉若擔當大事何可徘徊而濡忍也 曹氏元弼曰陰係于陽君子爲人心所係諸侯爲社稷民人所係欲遯而有係則不能遯有疾厲言濟遯之難畜臣妾吉君子之于小人亦不可遽求大正以臣妾畜之可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曹氏元弼曰陽稱大坤爲事遯時而作大事適以速禍消入否耳故不可 愚案係遯正與飛遯相反飛遯者去之速係遯者虛拘而不去故不勝其憊臣妾謂下二陰此與剝之

以宮人寵義同特取其象而已不可大事與小過彖辭義同繹其意卽論語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蓋小人亦有一長可取用之貴得其當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子曰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慾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楊氏萬里曰遯而誠爲好遯隱而僞爲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鄉愿德之賊隱而僞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早味遯之腴宜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爲君子贊其爲吉又嘆其非小人之所能爲也微陋巷之顏汝上之閔舞雩之曾其誰實當之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馬氏融曰好遯君子吉言身雖外乃心在王室此之謂也小人則不然身外心必怨也侯氏果曰不處其位而遯於外好遯者也然有應在初情未能棄君子剛斷故能舍之小人係戀必不能矣故君子吉小人否矣愚案否鄭王讀備鄙反塞也古文作不或云言

九五嘉遯貞吉。君子有好遯之心。而小人則否也。與否卦之大人否句例不同。宜從鄭王讀爲是。

程子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尙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陳氏世鎔曰。五剛當位而應。嘉會合禮。嘉者二致禮于五也。二嘉五而五遯。五之志以貞自守。不使二近。不惡而嚴也。執用黃牛以固志。二之志似亦正矣。而五遯者。遯之成。二爲之。其去否之不利。君子貞一間耳。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子曰。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曹氏元弼曰。侯氏以正志爲正。羣小之志使陰應陽。而不上消。蓋所以嘉會禮通而濟。愚案亨者。嘉之會也。嘉遯貞吉。所以遯而亨也。五與二爲正應。故曰正志。

上九肥遯。无不利。

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所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陳氏世鎔曰。肥當從文選作飛。飛者係之對。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篡者也。飛之高傳於天。故上九取象三之係。遲疑害之。无所疑乃能飛。遯之時。天下尙未大壞。小人亦未遂。與君子爲難。而懷清守素者。早遯之。若浼蓋惟其宅躬于至正。識微于無形。以至明審幾。以大勇決計。故能浮游塵埃之外。而无不利也。愚按本卦六爻。內卦取艮之止義。外卦取乾健剛決之義。初勿用。有攸往。止也。二爻執三爻。係止也。懼陰之上消也。四好遯。五嘉遯。遯之志已決。上飛遯而不疑其所行。則更決矣。章法與他卦亦稍異。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項氏安世曰。坤六二无不利。文言曰。則不疑其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君子征凶。象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是以君子超然不以其身處于嫌疑之地。故无入而不自得焉。愚按飛遯者知幾也。君子上



交。不。諂。介。於。石。不。終。日。何。疑。之。有。飛。遯。之。士。卽。否。上。傾。否。之。人。惟。飛。遯。者。舍。藏。而。用。行。日。後。乃。能。傾。否。

### 遯卦大義

楊氏萬里曰。吾讀易。至遯。而嘆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爲應。其時猶可與行者乎。二陰雖長于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于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于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徼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徼倖於萬一文治。按楊氏之說。真得聖人之心矣。知其不可而爲之。豈非徼倖於萬一乎。遯。而亨者。聖道之大。不因遯。而窮也。困窮而通。而况遯之時乎。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其時猶可有爲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惟孔子足以當遯之時矣。

孫氏奇逢曰。學不明于遯。之義。何足以言學。論語首章。揭人不知而不慍。卽遯。世无悶之旨。

故終日行而終日遯終日遯而終日行不遯也乃所以為善遯也卦二陰浸長四陽氣退以其氣退之時故曰遯以其能與時行故曰遯亨來氏因曰九五與二相應其陽漸消之意皆人之所未見而忽略者是以苟且留連而不能決去也當此之時使不審時度勢則不知遯若眷戀祿位又不能遯惟有明哲保身之智又有介石見幾之勇方能鴻冥鳳舉所以嘆其時義之大易中大矣哉有二有贊美其所係之大者豫革之類是也有稱嘆其所處之難者大過遯之類是也文治案二說與楊氏稍異而各有當姤之時義大見遇之當正也遯之時義大見退之宜速也禮記所謂難進而易退也遯之象天下有山說者謂山林乃隱者之所又謂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中皆非也蓋天之與山相望而不相即猶君子之遠小人也然山雖峻極于天而未嘗不可躋伊尹耕于有莘經湯三聘而始就漢先主三顧隆中武侯未嘗不出聖賢之志可見矣二爻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牛者離象也遯由離變也牛者皆取離象无妄或繫之牛三爻變離也勝其牛掣旅喪牛于易本卦皆有離象也遯由離變言執用黃牛猶大壯山兌變言喪羊于易

士君子具文明之德黃離元吉有文在中則必隱居以求其志而不輕于小試其才其上者如顏子之簞瓢閔子之汶上曾皙之舞雩其次如接輿沮溺文人之類一往而不可返故彖辭曰小利貞貧賤不移威武不

屈。在。一。人。爲。小。利。貞。也。然。而。陰。道。浸。長。矣。先。儒。謂。遯。諸。爻。皆。言。遯。二。爻。獨。不。言。遯。疑。無。可。遯。之。理。不。知。此。特。望。陰。之。止。而。不。進。耳。小。人。之。志。未。可。知。也。

又。案。十。二。辟。卦。遯。由。姤。進。柔。浸。而。長。矣。將。進。而。爲。否。矣。故。聖。人。于。九。三。曰。係。遯。厲。厲。者。危。也。曷。危。乎。爾。危。其。係。遯。不。去。將。變。而。爲。否。也。是。故。係。爲。厲。好。爲。吉。嘉。謂。貞。吉。飛。謂。无。不。利。而。嘉。與。飛。爲。尤。善。嘉。者。志。之。正。飛。者。去。之。決。也。李。氏。光。地。謂。遯。之。下。體。居。內。而。未。遂。其。遯。者。也。故。曰。尾。曰。執。曰。繫。及。乎。上。體。則。在。外。之。象。遯。之。時。也。然。四。五。在。事。之。中。有。應。于。內。則。事。猶。有。所。難。處。而。志。未。平。上。居。外。無。應。故。坦。然。无。所。疑。而。无。不。利。也。此。說。分。析。極。精。乾。文。言。傳。之。遯。世。无。悶。龍。德。而。隱。者。也。大。過。象。傳。之。遯。世。无。悶。避。棟。撓。之。凶。者。也。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蓋。遯。固。各。有。其。道。矣。



乾坤  
上下

按。坤。交。乾。成。否。十。二。辟。卦。由。遯。進。與。泰。旁。通。乾。宮。三。世。卦。釋。文。云。否。備。鄙。反。卦。內。同。閉。

也。塞。也。

否。之。匪。人。

程子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無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極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愚案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匪人違於人道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妬賢忌能。拂人之性。則其違禽獸不遠。故曰。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楊氏萬里曰。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爲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不曰。貞。而必曰。君子貞。曷爲君子獨貞也。君子之獨貞。天下之不貞也。君子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王氏夫之曰。否塞也。否之匪人者。天高地下。分位本定。而邪人據地之利。尸人之功。以絕於天。小人內而後。君子外。非君子之亢而不可與親。否之者。乃匪人也。君子秉剛居外。本無不正。抑何不利。小人否之。則其不利必矣。不利君子貞。非利於小人之不貞。亦非君子。

可。不。正。而。利。陰。居。要。津。君。子。無。所。往。而。得。利。貞。且。不。利。况。可。不。貞。乎。然。君。子。雖。不。利。而。固。保。其。貞。也。此。言。利。者。與。害。相。對。之。辭。大。往。小。來。各。歸。其。位。所。以。否。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程子曰。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無。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無。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無。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楊。氏。萬。里。曰。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地。皇。年王莽號莽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曹。氏。元。弼。曰。坤。爲。邦。乾。爲。人。坤。墟。無。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城。邑。爲。虛。生。民。糜。爛。故。天。下。無。邦。聖。人。豫。見。萬。世。之。禍。故。其。言。沈。痛。如。此。上。下。不。交。匪。人。用。事。君。子。道。消。君。德。不。下。施。民。隱。不。上。達。其。禍。至。此。有。國。者。

可不慎乎。陰陽以氣言，柔剛以質言。內陰外陽，殺氣已乘，生氣僅存。內柔外剛，枝葉未害，根本已弱。色厲內荏，小人之道。親小人，遠賢臣，世之所以否。小人盤結於內，君子孤危於外，故不利。陰日長，陽日消，由觀而剝，而坤成，未濟之世，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君子撥亂世，反諸正，故否爻皆言反泰之道。愚按千古治亂之機，莫顯於泰否二卦之彖傳。天道消息，人事象之。天道不能無陰，人事不能無小人。小人從於君子，則爲泰；至不利，君子貞由否入坤，君子之消必盡，則天地正氣無復存者，小人可使爲國家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宋氏衷曰：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下，地氣沈下又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程子曰：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楊氏萬里曰：君子儉德辟難，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陳氏世鎔曰：虞氏謂辟難遠遯入山，故不可榮以祿。此但求自全者。

優爲之。若思旋乾轉坤。反泰爲否。相率而去。則天下誰屬哉。辟難祇是以剛居柔。危行言孫。可則進。不可則奉身而退。無希榮固寵之念。不使小人得伺其隙。自無從中傷。不必定以遠遯入山爲辟也。曹氏元弼曰。儉德儉約之德也。泰則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否則君子窮約以辟難處亂世。惟儉乃可免於難。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况篡亂之世。其能以盜蹶餘財辱君子乎。愚按左氏傳曰。儉德之共也。惟守儉德乃能養廉恥。末世人士專務豪華。不得不營求厚祿。縱欲敗度。寡廉鮮恥。心術暗塞。非獨不能免難。世界乃日益否。哀哉。禮記儒行篇曰。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處否之道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楊氏萬里曰。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以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蘭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

也。愚按此爻先儒多有以君子處下爲言者。然雜卦傳明言否泰反其類也。則否初之以其彙爲小人之類可知矣。先師黃氏謂爻辭言貞吉象傳言志在君皆勗其不苟進也。君子易退而難進。故泰初告之以征幸其征惟恐其不征也。小人易進而爲邪。故否初誠之以貞勗其貞難乎其爲貞也。貞者何志在君也。當小人道長之時天下无邦不知有君初能知九五君在上不容引類逼陽則陰有正固之吉而陽亦與之亨通也。周公之繫此辭深望小人之中亦有守正者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愚按姚氏配中謂君謂五初欲之四承五故志在君竊謂初爻志在於君若能守正則不僮以事是君爲容悅矣。楊氏謂小人拔茅彙進而君子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猷猷不忘之義也。別備一說。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程子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



于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項氏安世曰：否之六二，君子自上而包下，小人在下承之，故曰包承。承者，下載上之名也。泰之君子固爲光大，否之小人亦足致吉者，以其得中不爲已甚之事也。然而君子當否之時，欲包小人而受其承，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于否中致亨也。涅而不緇，磨而不磷，惟大人能之，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乃若君子之常道，則爲儉德辟難而已。王氏夫之曰：包承與九五相應而承之也，大人非必如乾之大人對小人而言剛正之君子也。否下三陰與上不交，而皆以應言之，蓋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之義，而不欲陰之怙惡以自絕其旨深矣。先師黃氏曰：九五乾天上覆爲包之象，六二體坤互艮柔順而止爲承之象，陰爲小人，陽爲大人，六二小人之得正者，故有吉象，大人卽九五休否之大人也。愚按吉凶者得失之象，非以禍福言，小人吉以其承順於陽而不消陽也。先儒或謂阿諛而得吉，則是爲小人謀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姚氏配中曰：三陰皆欲上承，五得位不降，二得位不升，故不亂羣。曹氏元弼曰：正

否之道。小人當承陽。大人則當於包。含徧覆之中。慎之以禮。防下陵上替之漸。閉塞羣邪。遏絕亂源。乃所以爲亨。象曰不亂羣。否惟二。五得正。動則成。未濟五居正。不亂于羣。陰之中。否所以不成。未濟而可反泰也。愚按大人處否之時。當轉移風氣。而不爲風氣所轉移。苟失足而亂羣。將後悔而無及。是故君子合羣。決不亂於小人之羣。

### 六三。包羞。

楊氏萬里曰。小人銳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安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先師黃氏曰。包羞。包其知羞也。六三自遜進。而爲成卦之主。小人中之渠魁者。按此卽象之所謂匪人。初與二特脅從之衆耳。初志君。二承君。三見衆之叛。已始含羞。而求容。三陽或愛其才。而包之。以其爲亂世之奸雄。故可羞。以其爲治世之能臣。故可包。愚按三居下卦之上。小人而居上位。不勝其任。不當其位也。其形渥矣。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項氏安世曰。泰之九三。君子之極盛也。無所復勉。憂之而已。否之六三。小人之極盛也。無所復戒。羞之而已。小人在內。德不當位。反使君子在外。而包之名位。愈高。羞辱愈大。故曰。包羞位不當也。當否之盛時。小人以爲榮。聖人獨指其本心之辱者。以示之。使知榮辱之實在。此而不在彼也。

###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程子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陳氏世鎔曰。九四乃儉德辟難之君子也。三陰相逼而來。而四首與爲異。中心若稍無主。鮮有不爲小人所餌脅者。故特曉之以命。蓋四已入乾。乾爲命。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小人之能禍君子。亦君子命當受禍。小人固無如君子何也。當此羣陰蒼蔚。而四一陽先反。正天命之轉移造化。使否反爲泰也。夫何咎哉。曰。有命无咎者。所以堅君子之志。亦以折小人之謀也。疇。儔通類也。

四之類五上。四能以命自堅。不但一身俯仰寬閒。陰邪莫害。凡其類之有志匡時者。亦皆倚以爲重。而受其祉矣。愚按此爻先儒皆以應初濟否爲言。惟陳說與不利君子貞合。儒行篇合義同而進。不同而退。乃所謂離祉論得失。不論禍福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愚按先師黃氏謂初稱彙陰類也。四稱疇陽類也。遏止陰類。不使上逼。而陽類皆附麗。而蒙其福矣。聖人云。否泰反其類。故泰初稱以其彙。否初亦稱以其彙。泰四稱鄰。否四稱疇。泰否之四。爲陰陽消長之機。泰四升陽而能息。否四抑陰而不消。惟在不撓其氣節而已。孟子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乃其志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荀氏爽曰。陰欲消陽。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桑者上元下黃。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亡也。王氏夫之曰。休安處也。木叢生曰苞。桑根入土。深固叢生。則愈固矣。九五陽剛中正。道隆位定。安處不撓。而又得四上二陽以夾輔之。故時雖否。而安處自如。大人鎮靜以消世運之險阻。吉道也。三陰據內。以相迫。雖居尊位。權

勢不歸危疑交起有其亡其亡之象焉而正已擇交不改其常度周公居東止流言之禍而靖國家用此道也朱子爲韓侂胄所錮禍將不測而靜處講學終免於禍患大人雖否而亦何不吉之有姚氏配中曰陰消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其亡其亡之言彼所以亡也不可不監于有夏不可不監于有殷其亡其亡監其所以亡而因以自惕也大人以亡自惕故存不忘亡身安而國家可保是以休否而成既濟也繫于苞桑言恩澤之在民者固也否泰之初皆以拔茅喻者由此始也若至否象已成泰不可保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此泰上所以城復于隍雖貞亦吝也聖人於此有慄慄危懼者焉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否卦六爻較泰爲吉先師黃氏曰休否善絕小人也其亡其亡不忘危亂也國家之安危視乎用人之得失九五不忘危亂任用九四之賢同心拒陰是以治安也潛夫論引此經而釋之云先亂任賢身常安而國脈永是也苞桑桑根也繫于苞桑喻用賢也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愚案休否先儒多訓爲休美程子解作休息謂止否義可相通國家繫於桑本猶是漂搖不定之時未必遂固戒懼之至也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子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曹氏元弼曰。乾在上。五中正。體乾五大人。德正當其位。故能休否而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程子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陳氏世鎔曰。傾。覆也。否。覆則爲泰。否之終。泰之始也。否本但爲閉塞。未至於傾。而極小人之能。不傾不已。傾則否亦終矣。終則有始。而承其後者。乃得以撥亂反治。顯其德業。故曰。先否。後喜。先師黃氏曰。傾。否。傾所否也。先否。後喜。否道。亨也。爻言。傾。否。有傾之之義。人力勝也。傳言。否。終。則。傾。有。自。傾。之。義。夫。運。轉。也。周。公。以。反。否。之。功。勗。君。子。孔。子。以。否。終。之。數。戒。小。人。此。聖。人。扶。陽。抑。陰。之。道。也。何。可。長。卽。釋。先。後。之。義。愚。按。本。卦。六。爻。初。與。四。應。彙。疇。皆。類。也。二。與。三。比。故。曰。包。承。曰。包。羞。五。與。上。比。故。曰。休。否。曰。傾。否。章。法。如。此。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姚氏配中曰。能自惕。則轉否爲泰。不能自惕。則傾在此而泰在彼。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陳氏世鎔曰。何可長。所以深警小人也。當其黨惡朋邪。意謂陰柔可以長恃。不知天運循環。无往不復。至於災害並至。善者無如之何。則大命將傾。己亦身受其禍。而富貴寵榮。無一爲其所有。警之以何可長。乃示小人宜早洗心革面。勿至身與俱傾。始嘆天命之不佑也。愚按。否極之時。小人樂其危而利其災。無所不至。則他人得以傾之。而決不能長久矣。中庸曰。傾者覆之。

### 否卦大義

自古之治亂。視乎上下之志通與不通而已。通則泰而福祉被於无窮。不通則否而禍害及於天下。是故否之義。由於不交。楊氏萬里曰。不交者。湮而不流。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天不下濟。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不交之幽者也。至于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是亦顯矣。豈幽乎哉。雖然。此君臣不交之遠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忌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泝。下冰而陽不注。此一不交也。是已內矣。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不交。

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笑趙高以鹿爲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無能爲目不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顯矣。豈隱乎哉？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非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爲矣。此扁鵲望見桓侯而走之時矣。至哉言乎！明萬歷時，天子十九年不見宰相，世界否塞，奄寺橫行。至於子孫殉國，夫婦雉經，上下不通之害如此。吁，可慘矣！夫雖然治亂之機，根於消息，而消息之機，天與人相應者也。曹氏元弼曰：否者閉塞也。以生爻言，坤消乾，由遯而遯而否。陰氣上侵，坤信于內，乾誦于外，故辭稱大往小來。陰消至否，下乾成坤，乾上坤下，二體分絕。是天地不交，陰陽上侵，正天地不交所致。否七月卦，方正月泰時，天氣下降，地氣上躋，天地同和，陽氣日息。至四月而純乾，迨五月陰始動，地中與陽相遇，所謂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六月陰漸長而陽始退，然下體猶有陽。至七月陰出地上，天陽去地日遠，地上陽氣亦漸消入中宮，陰氣用事，凝戾肅殺，涼風至，白露降，草木日以萎落，是大往小來之象。天道人事，其理一貫。大往小來，陽誦外，陰信內，其極至消，觀窮剝入坤，此否成未濟之事。剝所謂蔑貞凶也。嗚呼！君子觀於此，可以知



天。人。消。息。之。微。矣。

文治俯仰世變而嘆曰。嗚呼。君子小人之辨。其可忽乎哉。觀否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傳于君子小人之界。可謂嚴矣。文王曰。不利君子貞。惟其不利而君子乃愈貞也。所以勉君子者至矣。孔子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又曰。君子以儉德辟難。夫辟難必以儉德者何也。蓋惟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乃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也。然而周公之爻辭。若較遯之爻辭。爲吉者何也。所以扶陽抑陰。進君子而斥小人也。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泰之拔茅。拔而進也。否之拔茅。拔而退也。見幾而作儉德。辟難所謂貞也。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志在君也。二爻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非爲小人謀也。陽包陰。而陰承於陽。則吉。猶遯之畜臣妾。吉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世道否塞。齊物之說。興尊卑。無別上下。無等亂羣之時也。大人否。亨而不亂。羣庶幾撥亂世而反諸正乎。夫否之所以消乾者。三爻爲之也。包羞者。或曰以陽包陰。或曰以陰包陽。由前之說。猶畜臣妾之義也。由後之說。小人竊附于士林也。按比卦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歐陽氏修有鑒于五代之亂。曰。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則包羞爲寡廉鮮恥。夤緣朋比。可知此其所以成消陽之禍。而君子被其毒。

矣。四爻之有命，无咎。疇離祉，猶泰四之翩翩不富，以其鄰也。泰四失實而爲虛，否四轉危而爲安。疇者類也。君子窮通出處無時，不與其類共之。盛衰治亂無時，不以其類占之。禮記儒行篇所謂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同而進不同而退，其類反其類而轉否爲泰之機乎。李氏光地曰：否之五卽泰之二也。泰之二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也。否之五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者也。大抵治生于天，亂生于人生于天，而以人承之，故可以迎之先而保之長，生于人而以人制之，故可以遏之豫而返之速。繫於苞桑，喻民心之堅固在上者，有以維繫之。禮記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所謂桀紂之失其民，失其心也。傾否承休，否而言休者，息止之謂。傾者傾覆之謂，惟休之而後能傾之，所以先否後喜。此大人撥亂反正之道。否之所以不能長也。綜觀六爻之義，皆指用人而言。文周孔之意，豈非一以貫之哉。夫人之生性相近而習相遠，雖下愚亦不過凡人而已。其過也則流而爲小人，其惡也更流而爲匪人。匪人內柔而外剛者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猶穿窬之盜。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患得患失，無所不至。鄙夫者由小人而爲匪人者也。偶一親之則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李斯趙高、王倫、秦檜、孫近之徒，不過包羞患失而已。可不懼哉。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自古國家存亡皆係于君子小人之消長。用君子則國未有不治者。用小人則國未有不亡者。

䷆ 坤上  
巽

按觀由坎變十二辟卦由否進與大壯旁通乾宮四世卦。釋文云觀官喚反示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鄭氏康成曰諸侯貢士於天子卿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惟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先師黃氏曰盥與灌裸通用謂沃酒也薦進也謂進俎也。有孚謂五四爲賓五爲主人主人盥酒獻賓不親薦俎誠意足以相孚而在下之賓觀感而化不敢進剝也鄭君本儀禮鄉飲酒禮以解此經讀者可以無疑矣後儒以論語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說釋之謬甚。曹氏元弼曰盥所以爲觀于下也不薦不親薦下觀而爲之也孚信陽在五稱孚五坎爻上之三。五又體坎爲孚五德孚於下所以化也。顒君德齋莊敬順著於威儀下所觀也若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人君盥以灌鬯盥以七牲齋莊中正之德誠中形外不必事事親爲而卿大夫以下觀感興起各揚其職駿奔走。

薦牲體咸孚於其德容之誠敬。彖曰下觀而化。孚故化也。愚案觀如字讀者。禮記所謂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音官喚反者。禮記仲尼與于蜡賓出遊于觀之上是也。據卦爻辭與彖象傳義皆當如字讀。按四爻利用賓于王。象曰尚賓也。觀之彖辭當爲諸侯臣賓於天子之象。是以彖傳曰下觀而化。蓋文王欲以孝治天下。即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禮記所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不薦以曹氏說爲善。論語禘既灌而往原指魯禘而言。後儒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豈古人祭祀皆係如此。其說實不可通。乃王肅本并作觀盥而不觀。薦詭增經文。尤謬。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陳氏世鎔曰。王者首出庶物。山龍藻火。采齊肆夏。本天下所仰觀。故曰大觀在上。卦體內順外巽。九五居中履正。不顯篤恭。天下則而象之。故曰以觀於天下。曹氏元弼曰。禮者天下之中正。觀莫大于禮。禮莫重于祭。聖人專致其精明之德。以報本反始。而天下之人惻然自動。其仁孝忠敬之心。此大中至正之道。觀民設教之本。愚案此以武王之事釋文王之彖辭也。五居中正。受命稱王。故特稱曰大觀。觀天下。卽觀民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虞氏翻曰。巽爲進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上之三。五在坎中。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詩曰。顒顒叩叩。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陳氏世鎔曰。王道可觀。尤莫如祭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謂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不待薦腥薦熟。始達馨香。當裸初鬱人沃盥。而誠意積中。德容形外。已儼若先王之陟降在庭。而臣庶仰觀。亦真若天子穆穆。與先王對越也。故曰下觀而化。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項氏安世曰。神道者。形容觀字也。凡有言者。有事者。皆以迹治。未可以爲神也。觀則不言。不動。相觀而自化。此所以爲神也。不察者。以爲別有神道。是不達觀義也。天不言而四時自不忒。此天之神道也。聖人恭己無爲。而天下服其至教。此聖人之神道也。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味此二言。可以知觀道之神矣。曹氏元弼曰。鬼神無形。然日月運行而四時成。則有目所共見。觀天之神道而鬼神祇之理可知矣。故聖人因之以教。民報本反始。追養繼孝。故曰。仰以觀于天文。知幽明之故。又曰。夫微之顯。誠不可揜。此理之至實。夫人

而可知者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聖人因天垂象以設教。而人皆知反本復始。興孝興仁。無敢逆天道。悖人倫。故天下服此觀。所以取象于祭也。愚案禮記孔子閒居篇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道至教。在于無形。聖人法天立天下之大本。以孝治天下。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是怨。神罔是慟。神道設教也。又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下服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王氏夫之曰。居上察下曰省。坤爲地方。者地之方所。陽君陰民。觀民設教者。觀五方之風氣。而調治之。使率彝倫之教也。風行天上。君以建中和之極。而開風化之原。風行地上。君以因風俗之偏。而設在寬之教。先師黃氏曰。風自天降。而地上之物。莫不順之。而化觀感之象也。先王用之。巡省四方。觀民俗。設教化。民坤之衆象。教巽之風象。觀自上觀下也。設使下觀上也。愚按文王之教。江漢汝墳。皆被其化。故稱先王。周禮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蓋國風之詩所自始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王氏夫之曰。仰而視之曰觀。觀之爲卦。與大壯相錯。蓋陰長消陽之卦。易於遯否已爲陽憂之。至於觀而謂四陰之仰觀者。以天位未去。幸羣陰之猶有所推戴而獎之以瞻仰乎。陽聖人之情也。以仰觀推戴爲義。故近陽者得。遠陽者失。許其相親而不惡其相迫。童觀者所見者小也。初六柔弱安於卑疏。大觀在上而不能近之。此小人怙其便安之習。守其鄙瑣之識也。夫小人終身于咎過之塗。可吉可利而無所往而非咎。故言无咎者。其自謂然也。易不爲小人謀。愚按童觀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自以爲无咎。又將誰咎而君子則蒙其讒。詬所謂或害之悔且吝是也。此爲崇侯讒文王之象。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王氏夫之曰。古之戒冠者曰。棄爾幼志。欲爲君子。莫如棄幼志之爲切也。而天下之能棄幼志以從遠大之觀者鮮矣。愚按左傳載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至於失國亂世之事。皆屬兒戲商紂所以亡國哀哉。

六二闕觀利女貞。

愚按闕觀女貞。以順爲正也。女不踰闕。婦無公事。不干外政。其貞也。二居陰位。觀內卦爲

坤故爲女象。有覬覦之心。消害之意。闕而失貞。觀將受其剝矣。此文王囚姜里妲己。從而媒孽之也。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愚按左傳載晉郤克聘于齊。婦人笑于房。郤克怒而伐齊。齊師大敗。請和。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闕觀之禍於斯爲極。其爲國醜大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愚按觀我生。觀民也。巽爲進退。爲不果。我謂五卦主稱我。五下觀三也。生民也。重言之曰生民。民生單言之曰民。曰生此武王觀兵孟津之象。不期而會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蓋觀民心之向背。尙不果於進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愚按紂去武丁未久。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三仁尙未去殷。紂惡未稔。猶冀其悔悟。是以武王進退不果。因殷之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先師黃氏曰。觀國之光。觀君德也。賓于王。感而化也。觀之立極。在九五而轉。機在六四。四爲衆陰之倡。近逼乎五。幸而國有孚光。觀感而化。雖有叛主不臣之心。轉而爲賓于王。而衆陰亦不敢遽進而退矣。坤爲國。互艮有光象。乾爲賓。尙其用賓。望其復爲乾也。五立主極。四其有轉而賓王之機乎。此所以復前日之否道而止。後日之剝運也。曹氏元弼曰。孝經說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大孝尊親。光於四海。是觀光之最大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是利用賓於王。王謂五。傳稱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者是也。易以陽爲主。陰爲客。陽以主而爲賓。則消象不利。陰以臣而爲賓。則承陽而利。愚按此文。王詩所謂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有客詩。微子來見。祖廟之象。載見詩。所謂休有烈光。卽國之光也。以先朝之遺民而爲賓於王。殷士之利也。以開國之王而敬禮先朝之賓。周室之利也。而此爻則以陰承陽爲主。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曹氏元弼曰。古尙上字通。言上賓于王庭。親承九五。近天子之光。陰承陽之義。莫大於是。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項氏安世曰九五觀我生以爲休咎之決民向之則我爲君子民背之則我非君子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卽在下之衆陰也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爻爲我蒙以九二爲主故彖辭稱我者九二也小畜以六四爲主故彖辭稱我者六四也觀以九五爲主六三所稱之我卽九五也頤以上九爲主初九所稱之我卽上九也小過以六五爲我中孚以六二爲我皆統言一卦之義者也獨需三解三鼎二旅四自以本爻之吉凶而稱我非一卦之事也愚案五爻象傳之觀民與大象傳之觀民不同大象之觀民謂觀民風五爻象傳之觀民謂觀民志之從違此武王伐紂順天應人之象陽爲君子指武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以觀民心也孟子引武王曰毋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又曰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救民于水火之中是以无咎言無慚德也自古未有不順民心而得无咎者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愚按此爲成王命周公東征之象三五言觀我生觀周民也猶小畜卦言自我西郊此言觀其生觀

殷民也殷民當紂之時倒戈相向已而爲武庚管蔡所煽惑則又叛周書大誥曰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一反一覆。故曰志未平。成王命周公征之。罪人斯得。厥後經營洛邑。四方民大和。會可謂君子无咎矣。此君子當指成王言也。本卦六爻之義。初二兩爻相比。爲小人。女子之象。三居下卦之上。故其觀得正。四先承陽。故得利。五上兩爻相比。故皆稱君子。章法如此。易之爲道。屢遷不必泥。消陽爲說。

### 觀卦大義

朱子語類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祇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文治謹案。朱子之說。以爲此卦取義不同。深有所見。以十二卦消息次序言之。由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否消乾之三陽。觀消乾之四陽。觀凶于否。而反不言凶咎者。易之爲書。變動不居。知以藏往。聖人蓋藏已往之事於其中。其旨遠。其辭微。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此卦本文。王教孝之大原。而周公孔子釋之。則知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彰往而察來。可謂千古有國者之鑑。不必拘消息以論之也。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文治嘗卽其義而求之。如坤之履霜。黃裳。文王之事也。小畜之自我西郊。西岐之事也。履虎尾。不啞。人羨里之事。

也。蠱初爻幹父之蠱。武王之事也。上爻不事王侯。夷齊之事也。明夷利艱貞。箕子之事也。而觀卦之義爲尤隱。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以補寢門。問安之缺憾也。彖傳曰。大觀在上。順而巽。則有事。君之小心矣。中正以觀天下。則有庇民之大德矣。非文武其孰能當之。下觀而化。詩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也。四時不忒。詩所謂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大象傳亦曰。省方觀民設教。教者何。教孝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初爻童觀。謂紂之童昏也。小人謂崇侯。飛廉。惡來之屬。君子謂文王也。小人得无咎。則君子吝矣。詩抑之篇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所謂童觀也。二爻闕觀。謂妲己也。睽卦之遇主于巷。先儒亦謂指妲己言。小人女子竊觀國政。擾亂之禍。自此始矣。三爻觀我。生進退。五觀三也。大觀在上。視民心爲進退。或躍在淵。進退无恆。謂武王也。四爻觀國之光。謂微箕也。武王訪政于箕子。而箕子陳洪範九疇。以近天子之光。尚賓也。微子抱祭器行。遯。荒野至三監。武庚既平。始來見祖廟。周頌有客之詩。所由作也。尚賓也。推及于商之孫子。皆謂之賓。五爻

觀我生。君子无咎。武王中正以觀天下也。生者民也。殷人稱民爲生。書盤庚篇所謂往哉。生生。自庸是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觀民者。察民之心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民心大可見矣。上爻觀其生。君子无咎。謂成王也。觀其生。謂觀殷民。其時頑民未靖。蠢然羣動。故曰。志未平也。先儒解此卦者。於我生其生。漫然無別。於未失道。志未平之義。亦不可通。而於大觀在上。無事實可據。恐皆未然。或曰。觀爲乾宮四世卦。如上所言。何以合於消息之旨乎。曰。初二兩爻。乃消陽之最甚者。三四兩爻。皆與五相承。而五之大觀。則抑陰之進。而使之不爲剝者也。消息變化。亦豈有一定哉。

吾於是徵之。尙書學與孝經學。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阮氏元曰。宗祀之宗。見於召誥洛誥多士三篇。蓋周初滅紂之後。殷士未服者多。於是周公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乃佯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爲臣。助祭多遜。成王始來洛邑。冬祭文王武王。又入明堂太室禘。王賓亦咸格。使人共見無疑。云云。凡此皆周公行宗禮而殷士用賓于王之事也。吾于是又徵之。詩經學。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載見之詩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或來助祭。或求制度。文章皆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吾於是徵之中庸學。與孟子學。中庸言祭祀之禮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皆所謂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孟子引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取之而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所謂觀我生觀民也。吾於是又徵之本經。既濟之五爻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解者曰。東鄰紂也。西鄰武王也。實受其福。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既濟六爻當位。五爻爲主。取祭祀之象。蓋文王武王以孝治天下。證諸觀卦。既濟卦而益信。

吾于是知觀卦本爲上下觀感之義。推而論之。則爲千古之殷鑑。所以觀興亡治亂之大原也。大畜四爻曰。童牛之牯。元吉。童牛加以牯者。馴其性也。於虘小子。未知臧否。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以民命爲兒戲。國焉有。不亡者哉。童觀之禍也。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禍亟矣。闖觀之害也。豈惟妲己哉。夏之亡也。以妹喜。周之滅也。以褒姒。三代盛矣。而皆湛于女禍。

漢幾傾於呂雉。卒覆於元后。唐幾滅於武墨。卒亂于楊妃。漢唐盛矣。而皆敗於女禍。嗚呼。殷鑒固不遠矣。觀我生進退。非特武王湯集民衆。詢夏桀之罪。觀民心之向背也。知民欲與桀偕亡。則不得已而進矣。惟其言而莫予違者。訑訑之聲音。顏色氣燄。不可嚮邇。庸詎知觀我生者。已在其後乎。周以賓禮待殷士。而猶謙言大邦。殷小邦。見尙書可謂至德也。已然觀四爻之象。轉移無定。上而有道。則爲臣。附上而無道。則如齊桓公極盛之時。陳敬仲已占得此爻。其後陳氏得國而齊失國。陽不能息而陰消之也。文王之觀民也。如傷是以不遑暇食。用和萬民。武王之觀民也。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周初開國承家。愛誠民如子。故能奠八百載之基業。自古聖王。未有不順民之好惡。以爲好惡者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民心難得而易失。民情至愚而難欺。可畏哉。周公夾輔成王。拮据卒瘁。作鷓鴣之詩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下民者。其生也。志未平也。厥後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作康誥曰。用保乂民。又曰。惟民其康乂。蓋至是而民志之不平者。平其生。皆我生而天下太平。豈不休哉。吾故曰。觀卦爲千古之殷鑒。所以觀興亡治亂之大原也。



坤下  
艮上

按坤五陰消乾爲剝。十二辟卦由觀進與夫旁通乾宮五世卦。釋文云。剝。邦角反。彖云。剝。剝也。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

剝不利有攸往。

虞氏翻曰。陰消乾也。與夫旁通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不利有攸往也。程子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異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曹氏元弼曰。剝。剝落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消至五。小人方長。君子持危扶顛。當靜以鎮之。若失位妄動。則禍至無日。爻變入陰矣。虞於陰消卦皆以弑父弑君言者。蓋陽爲生。陰爲殺。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所以生天下萬世之人而止其相殺者。在人倫君臣父子。生人之大本。小人道長。惡積罪大。至於弑父與君。則生生之理絕。而人類相殺之禍不忍言矣。君子觀天行之剝復。以知世運之剝復。明政刑正名分。厚德澤。遏絕天下之殺機。而遂其生理。是以無亂不治。雖剝必復。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鄭氏康成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愚按易傳有以彙韻字爲訓者。如乾健。坤順之類。是有以孳生之字訓本字者。如咸感。夫決兌說之類。是有卽以本字訓本字者。如剝剝也。是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虞氏翻曰。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乾爲君子。乾息爲盈。坤消爲虛。故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則出入無疾。反復其道。易虧巽消。艮出震息。兌盈乾虛。坤故。于是見之耳。楊氏萬里曰。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此君子治剝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尙之也。於是乎知天道。曹氏元弼曰。剝時上不可往。惟順理。勢而鎮之以靜。以止小人之剝。使有所畏憚。而不敢更肆其逆。則大廈尙有可支之勢。而天下亦未絕其望。治之心。小人或因此悔禍。故五變可復。成觀是觀象也。尙尊尙也。消息盈虛。乾陽之出入。君子時中。所以體天行也。能消者息。必專者敗。當剝之時。順而止之。以維國家之危。君子知勢之無可強也。碩果不食。以待天下之清。君子知理之不可易也。與時

消。息。之。義。莫。大。乎。是。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程子曰。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圯。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姚氏配中曰。附。說。文。曰。附。婁。小。山。也。陰。長。剝。陽。上。餘。碩。果。一。陽。僅。存。坤。地。至。五。艮。不。足。稱。山。也。故。附。於。地。剝。使。之。然。陽。極。於。上。故。特。言。上。六。十。四。卦。唯。此。耳。坤。爲。厚。爲。安。艮。爲。宅。坤。體。在。下。故。厚。下。上。九。剝。廬。其。宅。不。安。窮。上。反。下。艮。宅。居。坤。位。故。安。宅。魏。文。侯。曰。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

陳氏世鎔曰。山。與。地。相。附。地。圯。則。山。亦。崩。是。剝。卽。在。于。相。附。山。剝。地。地。亦。剝。山。矣。上。與。下。相。依。下。傾。則。上。亦。覆。是。剝。卽。在。于。相。依。上。剝。下。下。亦。剝。上。矣。故。觀。于。山。附。于。地。而。爲。剝。則。知。剝。民。之。適。以。自。剝。上。而。不。思。厚。下。也。獨。不。思。自。求。其。安。哉。愚。案。剝。之。義。與。夫。不。同。剝。者。其。勢。漸。陰。柔。使。然。小。人。之。剝。君。子。也。夫。者。其。勢。驟。陽。剛。使。然。君。子。之。決。小。人。也。剝。之。爲。義。皆。由。下。起。故。在。上。之。人。豐。厚。其。下。而。後。宅。不。被。剝。厚。下。坤。象。安。宅。艮。象。項。氏。安。世。謂。卦。

有吉凶善惡而大象無不善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爲凶德則必於凶之中別取其吉以爲象焉剝與明夷是也竊謂聖人非必欲於凶中取吉惟處凶卦之象必求所以補救之法耳當剝之時小民受剝削甚矣救之之道要在於行仁政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上行仁則天下歸仁而各安其宅聖人以天下爲一家卽以天下爲安宅也宅廬牀皆取剝之象形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虞氏翻曰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爲牀復震在下爲足故剝牀以足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震在陰下象曰以滅下也 楊氏萬里曰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床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矣 曹氏元弼曰坤消乾自遘始由遘而遞而否而觀以至於剝自遘至觀皆體巽巽爲牀故諸爻皆取牀象陰消陽稱剝剝牀以足言剝牀自足始剝取象人身而初足二辨則以人體之名名牀體去人猶遠故蔑貞乃凶至四剝膚則由牀及人其災切近故直言凶也

愚按牀者人所寢也。當剝之時。醉生夢死。者方酣寢其上。自以爲安寧。而不知牀足已剝。身將下墜矣。或解足爲身體之足。別爲一義。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先師黃氏曰。剝牀以足。害及民也。蔑貞凶。正氣消也。陰自下。長消乾成。剝之初六。於時爲姤。姤異爲牀。初爲足以喻下民。牀之剝害先及足。國之剝害先及民。故曰滅下。滅釋蔑字。謂下民之正氣先滅也。愚按蔑有輕慢之意。輕慢下民之正理。則剝消而滅之矣。紂民之倒戈。皆剝足爲之先兆也。吁。可懼哉。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鄭氏康成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愚按馬氏

融謂辨足上也。與鄭氏說同。程子與楊氏萬里則謂辨牀之幹也。竊謂程楊說爲是。幹所以支牀。剝其幹。則牀覆矣。二陰迭進。陵蔑正氣。併牀幹而去之。寢者愈危矣。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蔑貞之謂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程子曰。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曹氏元弼曰。二未有與。則凶言禍至。而不知小人爲亂。方烈也。三有應。則无咎。言亂中有一息之治機也。愚按。孟子告戴不勝。謂王誰與爲善。誰與爲不善。蓋正氣消。則無與之爲善者矣。戰國策郭隗曰。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國家之存亡。視其所與耳。

### 六三剝无咎

荀氏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故曰失上下也。先師黃氏曰。剝无咎。有與也。失上下志在陽也。應艮之止。身雖被剝。可以免咎。此彖傳所謂順以止之。與上下衆陰相失。而不相得者也。曹氏元弼曰。陰消陽成剝。小人極盛。上九孤陽僅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然天理不容。一日絕於人心。極亂中必有一綫治機。爲君子措手之地。小人中亦必有天良。未滅離其羣。而爲君子之藉者。故因三上相應。而著其義。愚按。陸德明釋文。六三剝无咎。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程子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王氏夫之曰。上下各二陰。三不與之相得。志在上九。

六四剝牀以膚凶。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王氏夫之曰。四近陽而與艮爲體。非不知有貞而茫昧。以自沈溺者。爻值退位下而與羣陰相比。以迫陽而剝之。此華歆崔允外交賊臣以喪國者。其志慘其禍深矣。凶謂上九受剝而凶也。先師黃氏曰。剝牀以膚。心腹之災也。剝牀及膚。剝及其心腹大臣也。膚身之切近者。大臣君之切近者。愚按聖人以中國爲一。人民吾同胞。凡民之身體髮膚無異吾之身體髮膚。剝床以膚者。先剝民之膚。以至反剝其膚。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皆自剝其膚也。痛何如矣。曹氏謂小。人敗國。殄民。肆行惡逆。直逼君位。故凶由四及五。實逼處此。消不可禦。更無望其正居其所。故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程子曰。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愚按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惟初二玩蔑正道。絕無遠慮。至此乃禍生肘腋之間。聖人垂戒。讀之當怵目驚心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程子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項氏安世曰。无不利有二義。此无不利。猶言无害。非无往不利也。天道豈能无小人。但處置得宜。則自无禍矣。曹氏元弼曰。陰剝陽至五。禍亂已極。勢將棟折榱崩。同歸於盡。民心兇懼。思載其上。小人亦或悔禍而欲承君子。故因五位承上。開小人遷善之門。因禍爲福。易消爲息。所謂順而止之觀象也。无不利者。宮人法貫魚之象。以獲君之寵。小人法貫魚之象。如宮人之承事君子。安分知恩。以獲宮人畜遇之寵。承陽而不剝。陽則五陽復正。

成。觀。上。安。而。下。亦。全。故。无。不。利。之。尤。愚。按。五。陰。皆。自。姤。長。姤。異。爲。魚。姤。言。包。有。魚。故。剝。言。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猶。遯。三。之。畜。臣。妾。吉。遯。三。冀。其。反。成。臨。也。剝。五。冀。其。變。成。觀。也。傳。曰。惟。天。生。民。無。主。乃。亂。曰。畜。曰。寵。則。固。有。主。矣。遯。三。能。化。其。下。故。吉。剝。五。能。貫。羣。陰。以。載。其。上。故。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程子曰。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愚按。五能聯衆陰。謹慎以承上。則可无過尤。故此无不利。僅爲無尤與陰陽彼此俱利者。義稍異。經例三上言終。而此五爻言終者。冀陰自此止。不往上消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



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  
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  
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  
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 胡氏炳文曰乾  
爲木果說卦傳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碩  
果專以象言得輿剝廬兼占而言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  
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曹氏元  
弼曰碩果不食言上不可變姚氏謂碩大也艮爲果乾陽聚于上故碩果食續爲日有食  
之之食陰食陽也艮以止之故不食按剝上之時消未及盡而息之機已伏天下雖極亂  
有君子以繫人心則亂猶可及止此碩果所以不食也碩果不食則有復生之理陽剝入  
坤即潛孕坤中入坤出坤陽未嘗盡碩果之種入地復生終古不絕陽與君子之道不可  
亡乾坤所以不息也 愚按天保之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碩果不食松柏後彫  
之象松柏有心果中之仁也坤爲輿艮爲廬君子得輿人心不息也小人剝廬天理昭彰

也。亂世潛潛。君子終得福。小人終不免於禍。人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本卦六爻。初與二。比皆蔑貞者。三獨與上。應乃小人之可與爲善者。四與三。適相反。乃消陽之最凶者。四與五。比可无尤。上交爲一卦之主。乃傳授道。統旋乾。轉坤者。以彖傳論之。小人長。謂初二四。爻順而止之。謂三五爻。君子尙天行之道。謂上交也。

象曰。君子得輿。長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程子曰。消剝旣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楊氏萬里曰。當剝極時。

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甚矣。而猶曰剝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牀剝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廈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曹氏元弼曰。以坤載乾。陽安。養坤中。所以復也。輿。自下載上。君子得輿。民所載。夏之少康。漢之光武。皆得民而興也。人師垂世。立教以道。得民亦然。廬。自上覆下。小人貫魚。承陽。則安宅庇蔭。或可用爲君子之藉。若傲很。

明德以亂。天常消陽不已。君子被剝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是自剝其廬而已。位同而處之者不同。安危存亡存乎其人。愚按師上爻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師以二陽爲主，剝以上陽爲主，一則戒以亂邦，一則惕以剝廬。用人者可不慎之又慎哉。

### 剝卦大義

剝卦大旨在消息盈虛。夫十二辟卦之義，其已發于孔子乎？彖傳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聖人悲天憫人，猶望陽之正位于上也，而扶陽抑陰之道在是矣。是故泰卦之象可謂吉矣，然而城復于隍，未必其果吉也。否卦之象可謂凶矣，然而疇離祉，以上皆吉象也。觀象已極危，剝由觀進，柔皆變剛，其凶甚矣。聖人懼羣陰之剝而將止之，以觀此剝卦之本義。初二兩爻皆曰：蔑貞凶。若正道不滅，猶可爲也。三本多凶，然以應上，卽得无咎。五爲衆陰之主，乃曰：以宮人寵以者，用也。天下不能無小人，若以宮人之道用之，則得其所而終无尤。君子讀此爻而得用人之消息焉。上將受剝而生，生之機已伏。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羣陰爲民，民心思戴君子，故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以消息盈虛之理參之，乃知天下雖當至

危極凶之時終無不可爲之事道在得民心而已矣。

大象傳曰上以厚下安宅何也仁之至也坤爲厚爲安艮爲宅仁者人之安宅也聖人以本心之安宅推而厚天下人之安宅其道惟何化小人爲君子而已竊嘗以陰消諸卦推之姤二曰包有魚卽陽容陰之道遯三曰畜臣妾吉否二曰包承小人吉觀初曰童觀小人无咎而剝五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皆言君子之容小人而感化乎小人也夫小人豈盡無良心哉君子以仁存心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間小人之被感化者不知凡幾也是故處剝之時嫉惡不可以過嚴而守位則必以仁夫然後能止而爲觀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蔑貞者賊仁也是故天下之剝也由于人之先剝其本心。

上爻曰碩果不食碩果者仁也曹氏元弼謂碩果不食則有復生之理陽剝入坤卽潛孕坤中入坤出坤陽未嘗盡碩果之種入地復生終古不絕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乾坤所以不息也竊嘗以斯意推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生生之理也故凡天地間如桃杏松柏之屬其果皆稱仁雖踰年下種而句萌畢達其仁之生理不絕也故萬物作新之機皆

木乎仁。未有不仁而能開物成務者也。居心之本在此。作事之本亦在此。爲政之本在此。講學之本亦在此。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禮記禮器篇曰：如松柏之有心。松柏之心。仁也。故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無不承者。不食也。君子得輿。文王也。小人剝。廬蜚廉惡來之屬。安危利菑不亡其國不止終不可用者也。文王體人長人。其當憂患也。首用履謙二卦以處之。履者。姤之一陰。進于三者也。謙者。剝之一陽。降于三者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然後能反剝而爲復。此文王善用消息之幾也。故曰：君子尙消息盈虛也。

周易消息大義 卷三

# 周易消息大義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 學易反身錄

有學易之道。有占易之法。君子觀其象而玩其辭。學易之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易之法也。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學易之道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占易之法也。然惟學易者。而後能占。而占易者。必本于學。二者相需要。必反諸身心。而後歸于實用。蹇之大象傳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古聖人經歷世變。既竭心思。知以藏往。示人以吉凶悔吝。進退存亡得失之道。莫非修身之標準。而後世治易者。或穿鑿象數。或張皇幽渺。是豈聖門之家法哉。文治讀易數十年於茲。嘗作易微言刊入讀易提綱。茲復取讀繫辭傳心得之處。摘錄爲一編。雖無當于聖道之萬一。而於修身正心應世接物。講學爲政諸大端。舉不外是。蓋首列三章性理學之權輿也。次列釋卦爻十九節與末九卦所陳則處世之要道也。將以作爲家訓校訓。並作爲國訓焉。

研究章次  
務讀全經

##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之間。秩序而已矣。書曰。天序有典。天秩有禮。秩序者。禮之所由起。而尊卑貴賤所由定也。人生莫不有其分。卽莫不有其位。觀天地之位。而人事之尊卑貴賤。可知人不安其位。則秩序紊。而天下亂。孔子論衛輒之事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推及于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卽教人定秩序之法也。然人不可自挾其尊且貴也。故孟子曰。民爲貴。動靜二句。以變合言。類聚二句。以卦位言。成象二句。以效法言。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節當與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節參看。言天道也。禮記曰。天道至教。又曰。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樂記精義亦本於此。震爲雷霆。巽爲風。坎爲雨。離爲日。坎爲月。陰消爲寒。陽息爲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言人道之始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乾元坤元之善流行不息。人



物。生。其。間。而。秩。序。出。焉。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孟。子。良。知。良。能。之。說。所。本。也。天。以。善。氣。養。人。人。得。之。以。爲。知。地。以。善。質。養。人。人。得。之。以。爲。能。惟。其。善。良。是。以。易。簡。良。知。足。以。配。天。故。一。心。之。靈。周。浹。於。宙。合。良。能。足。以。配。地。故。一。身。之。則。表。率。乎。羣。倫。良。知。良。能。具。於。身。心。所。以。動。天。地。也。乾。坤。之。蘊。學。易。之。方。不。外。乎。此。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是。以。易。知。而。有。親。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是。以。易。從。而。有。功。禮。記。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蓋。人。之。良。知。良。能。無。不。同。故。達。之。天。下。至。爲。易。簡。也。若。紛。雜。繁。宄。民。心。迷。惑。皆。以。堂。高。簾。懸。動。多。隔。膜。不。能。有。親。豈。能。有。功。賢。人。之。德。可。久。其。學。識。傳。之。千。百。世。而。無。窮。也。賢。人。之。業。可。大。其。功。績。利。賴。於。億。萬。里。十。百。世。而。亦。無。窮。也。彼。德。業。之。卑。近。者。譬。若。無。源。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宋代理學之權輿也。近戴氏震詆毀宋學，謂匹夫匹婦皆欲言理以折服人，實宋儒爲之作俑。不知匹夫匹婦所以能言理者，正因其具良知良能，故是非之心不昧也。若掃除理字，則是非滅而人心亡矣。易簡之理，秉自乾坤，豈外鑠我哉？得其理以爲政治，漢高之約法三章，所以能王關中也。位者人之所以立人位乎？其中人人安其位而天下平，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性分所固有，卽良知良能也。自天尊地卑起至此爲一章，言以人法天之學。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道也。繼猶繼志之繼，繼之者人之所以繼天立極，皆乾元之善也。而其所以能成繼天之業者，由性之至善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爲天地立心，布善氣于一國而後，可以善國性下文之仁智是也。後儒以道爲形而上，陰陽爲形而下，已與聖傳不合。且謂繼善係屬先天，成性係屬後天，繼之者善在人物未生以前，則更空虛杳渺矣。或曰：一陰一陽言乾道之變化，元者善之長，繼善所謂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成性。所謂利貞者。性情也。說亦切實。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見之云者。見易之精義也。五常之性。專言仁知何也。仁者靜。知者動。一靜一動。卽一陰一陽之道也。易之道廣矣大矣。而歸宿于仁知。蓋學易者見仁見知。乃可以善其性而善人之性。善國之性。孟子曰。不仁不知人役也。人役則滅國性矣。又曰。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卽謂日用而不知者也。生人最可憫之事。莫如不知道。故聖人之教人學易也。將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陶淑。國性俾日用之間。皆善氣也。奈何後世之士。舍易不學。迷其性善之全體。陰陽之大用。與百姓同其茫昧也。惜哉。惜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節舊解以爲指天地而言。竊恐未然。蓋言聖人繼天立極。成己之性。以成物之性也。顯諸仁者。顯諸易理。無非仁道。藏諸用者。藏諸易事。無非實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聖人先萬物而憂萬物。鼓舞於聖化之中。樂其樂而利其利。故不與聖人同憂。而聖人之憂至矣。聖人之所憂者。何憂國性之不善。將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俾之止於至善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故曰盛德曰大業。若不知憂民之憂而惟自樂其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違言德業乎哉。王氏夫之謂聖人盡性者也。性盡則易之理該焉。而何爲其尙有憂邪。蓋天運有治亂。人情有貞邪。不可遽施轉移以胥協于至善。則有憂而惡能无憂乎。語極精至。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富有非積財之謂道之富有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至富貴者莫如天地。崇效天而卑法地。能彌天地之缺憾。斯謂之富有。後人誤解富字以爲積財。則私其所有矣。大學言明德。繼以日新之功。湯之盤銘曰日新。又日新。詩所謂聖敬日躋也。惟自新然後能新民。人生世界之內。民不可一日而不新。卽國不可一日而不新。故曰作新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神化者自新新民之至也。一日不新則腐化矣。生生之謂易。陰陽之道也。天道皆生氣。生機人心皆生氣。生機易理皆生氣。生機學易則宇宙間之殺氣殺機可以消滅矣。成象謂繼善。效法謂成性。極數知來謂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通變謂顯仁藏用。陰陽不測謂盛德大

業。聖。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法。陰。陽。之。道。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起。至。此。爲。一。章。言。聖。人。繼。天。成。性。之。學。本。於。仁。知。發。見。於。德。業。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學。易。之。實。功。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階。級。有。三。其。始。也。進。德。而。修。業。其。繼。也。崇。德。而。廣。業。其。終。也。則。成。盛。德。大。業。矣。乾。以。易。知。人。之。良。知。也。極。其。上。達。之。功。則。曰。知。崇。坤。以。簡。能。人。之。良。能。也。極。其。踐。履。之。實。則。曰。禮。卑。是。以。吾。人。學。易。必。當。知。天。地。之。化。育。輔。相。天。地。之。宜。效。之。法。之。而。後。不。愧。立。於。天。地。之。間。此。儒。者。性。分。內。事。也。朱。子。謂。易。言。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歛。睡。之。間。皆。有。儀。節。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謹。按。此。說。最。得。謙。卦。卑。以。自。牧。之。意。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自。天。地。開。闢。以。來。乾。元。坤。元。之。善。卽。流。行。於。其。中。而。人。得。之。以。爲。性。者。也。聖。人。窮。理。盡。性。故。能。成。性。存。存。云。者。以。功。夫。言。之。存。而。又。存。日。積。月。累。而。不。息。也。以。德。行。言。之。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五常之德。交存于中也。道濟天下。屬於知禮由義起。本乎義。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得其門者。或寡矣。惟學易以善吾性而已矣。自子曰易其至矣乎。起至此爲一章。言效天法地之德業。必出入於道義之門。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此釋中孚九二爻義。當與論語千錄章參看。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則千里之外應之矣。吾人言配天氣。行符地質。然後能感動天地之間。是卽致中和之道也。而國性可善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出處語默。必依於善也。朋友者。吾之性情氣質所視爲轉移者也。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感受其氣也。曾子曰。與善人居。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崇儉德也。大過棟橈之時也。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惟尙乎儉。白者取其潔。茅者取其薄。慎斯術者，慎儉德也。有儉德，乃可避難。庸愚之人，處亂世而務奢侈，非特寡廉鮮恥，實取禍之道。禮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釋謙九三爻義。當與論語無伐善、無施勞、參看行天下之善，皆吾性分內之事。何伐與德之有？致恭非爲存位之地，然而人之處世，不知謙恭，則不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厚之至。傳家傳國之寶也。謙大象傳曰：稱物平施，我以驕傲待人，則人心不平而身危矣。平施者，平人心之不平也。壓力重，則身傾而骨碎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釋乾上九爻義。並見文言傳：貴，何以无位；無德而不能任事也。高，何以无民？驕亢而不能近民也。賢人屈在下，僚人心怨，望龍戰將起，何以救之？急親賢而已。周子曰：賢才輔則天下治。胡氏林翼曰：國家之於賢才，猶魚之於水，鳥之於林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釋節初九爻義。古來歷史所載以言語買禍者多矣。頤大象傳曰：君子以慎言語。先儒云：禍從口出。書洪範五事之言配五行之火。蓋語言肇禍之烈。若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失臣失身，豈不危哉？夫言語何以不密，必由於心之粗，率氣之浮。蠶是以君子守口如瓶而防意如城。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釋解六三爻義。人之生莫不有分。天命之也。不安分而穿窬害人以求富貴。是爲盜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必至于上慢下暴。盜奪之伐。是以盜奪盜以盜伐。盜乃天道人事之必然者也。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吾謂位悖而升者。亦悖而傾。嗚呼。其禍慘矣。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凡人莫不希天之祐。不知詩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必本於令德令德者。順也。信也。尙賢也。穀梁傳曰。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天絕之者。不順也。又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人絕之者。不信也。不順不信。已則不賢。不能求賢。轉而媚賢。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以上八節摘錄。俱言修身處世之道。

### 繫辭下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釋咸九四爻義。因往來而言屈伸。因屈伸而言神化。先之以何思何慮。似道家言。然道家之旨。在無爲。吾儒之學。在精義精義。先集義。集義先辨義。其功豈一蹴可幾哉。利用安身。蓋利用天道之屈伸。往來消息。安其心以安其身。非若愚人之所謂利用也。程子闢異端之學。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可見聖學神化。必以開物成務爲主。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釋困六三爻義。聖人之言。鮮有若斯之嚴厲者。誠痛乎。非所據而據。非所困而困者。之卑鄙齷齪也。彼以爲金錢之可貪也。而不知其爲石也。彼以爲要地之可據也。而不知其爲蒺藜也。冰山一倒。興盡悲來。富貴豈可久享乎。齊崔杼占是爻。至於無家可歸。而自縊可爲殷鑒矣。秦李斯身被五刑。欲求牽黃犬。過西門而不可得。嗚呼。焚書坑儒之禍。天道豈遠乎哉。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

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解上六爻義。勉。士。人。成。大。器。也。鄭。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止。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成。器。也。後。世。子。弟。學。業。無。成。常。詭。遇。而。思。獲。禽。民。之。受。其。害。者。多。矣。君。子。進。德。修。業。所。以。成。大。器。也。禮。記。冠。義。篇。曰。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謂。其。成。器。而。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不。恥。不。仁。四。句。小。人。之。心。思。情。狀。畢。露。矣。雖。然。小。懲。大。誠。小。人。之。福。此。古。之。小。人。也。若。後。世。小。人。怙。過。不。悛。小。懲。而。不。能。大。誠。屢。校。而。必。至。何。校。矣。惟。願。天。下。小。人。讀。此。爻。而。憬。然。覺。悟。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傳。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曰。雞。鳴。而。

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皆在其所積也。而國性以之。孟子道性善。告滕文公。彊爲善。曰。猶可以爲善國。善國性也。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並欲阻遏天下之善。機惡愈積。而罪愈大。國性亦因之暗塞矣。象傳曰。何校滅耳。聰明不明也。一國之人。不聰明。國其殆哉。小人其可用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凡國家之安危存亡。治亂視乎人君之一心。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不忘者。心不忘也。反是則危而以爲安。亡而以爲存。亂而以爲治。則心亡矣。心亡則身亡。國性亡而國亦隨之以亡。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釋鼎九四爻義。世之盛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未有不勝其任者。迨其衰也。正位皆以德薄者居之。大謀皆以知小者計之。重任皆以力小者當之。自及於禍。而國家亦及於禍。

可哀也矣。鼎折覆餗。顏如渥丹。面出慚汗。良心尙有存焉者乎。禮記曰。君子量而後入。不

入而後量。量也者。量其德與力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釋豫六二爻義。幾。學始自虞廷。繼自周公。闡明於孔子。說詳拙著周子通書論曰。夫易。聖人所以

極深而研幾也。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皆幾也。審心幾。乃可以應事。幾若闔于心。幾則昧于事。幾出處去就。皆失其宜矣。大學引詩云。綿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者。知幾也。求富貴。利達。入人之網羅。自殺而不自覺。不知幾之尤者。痛乎。悲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釋復初九爻義。先儒以乾卦擬孔子。以復卦擬顏子。乾者健而無息。復者一。間未達。有不善者。一。間也。未嘗不知。有發于良知者。有本于致知者。知之未嘗復行。知行合一之功。

也。當與程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參看吾輩學顏子之所學。惟有自考其不善而已。純乎心學也。

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釋損六三爻義。友字解如詩琴瑟友之之友。周定制昏禮之本原也。人倫之道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皆當致一。而夫婦之倫爲尤重。禮運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欲一以定之。非禮無由苟徇。情縱欲則人道將淪于禽獸。孔子于家人彖傳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于此爻傳曰：言致一也。所以正一夫一婦之禮也。末世風俗日偷。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藉自由之名。廣置妾媵。夫婦之道苦自殺者。日益衆。失人權之保障。亂家庭之血統。哀哉。哀哉。漢匡衡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致一之道。一夫一婦之大義。自古以來。懍乎不容稍紊者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釋益上九爻義。安其身易其心。乃修身正心之事。定其交。乃與國人交之事。而聖人以政治爲主。欲後世爲政者有以自全也。危以動。若齊宣王之佞人滿前。而猶欲辟土地。朝秦楚也。懼以語非己心有所戒懼也。乃威懼其民而壓迫之也。无交而求以一人肆於民上。惟務搜括民財也。君之視民如土芥。則民視君如寇讎。如是豈有與之者乎。莫益之而或擊之。則身家性命與之俱糜矣。桀紂秦政不旋踵而滅亡。安能享之久長哉。立心勿恆者。朝夕更機械。變詐欺罔其民。則凶於而國矣。是故欲全其身。必愛民之生。惜民之命。民之性命。卽己之性命也。以上十一節摘錄。俱言修身立國之道。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聖人無日不在憂患之中。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文周孔則苦心尤摯。爾若處憂患而圖安樂。且自處於安樂。而處民於憂患。則危亡立至矣。故曰。聖人以此洗心。憂患之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

辨也。井德之地也。異德之制也。

履初爻曰。素履往无咎。二爻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謙三爻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處憂患之道盡於是矣。非文王其孰能當之。復卦爲天地之心。在人爲善惡之幾。洗心之旨。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足以當之。恆大象傳曰。立不易方。其功進于至誠無息。然而凡人之德業。往往不固者。孔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戒之哉。損大象傳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說者謂懲忿當如摧山。窒慾當如填澤。故爲德之修益。大象傳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說者謂遷善當如風之疾。改過當如雷之迅。故爲德之裕。雜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蓋一心一身之盛衰。一家一國之盛衰。皆係之。損益之爲用大矣。可不謹哉。困爲德之辨。經歷事變。辨其得喪存亡。孟子所謂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井爲德之地。地者底也。井深象德之底止。大學所謂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也。巽爲德之制。君子以制數度。作禮樂。當取風行之象。重巽以申命。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



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節與虞書九德相類。惟九德皆以相反而相成。而此節之履謙巽三卦。則無相反之義。復小謂陽微。辨於物格物之學也。合內外之道也。恆雜而不厭者。當萬事紛紜於吾前。久之未有不厭者。聖人能爲之不厭。道在自強不息而已。益長裕而不設。鄭君云。設大也。益雖長裕而作事不自張。大蓋德業愈益而心愈內斂也。困窮而通。凡所以阻吾道而不行者。皆窮也。然君子固窮。故遯之時亨。否之時亦亨。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居其所而遷。井者安土也。安土敦乎仁。故澤之所及者溥。禮記所謂安安而能遷也。巽稱而隱者。稱物平施。平萬物之不平。斯內心不疚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故曰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履與謙相須。而後行者也。履謙行於外。而復則勘。諸內。復五爻象傳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惟自考。故能自知。人苦不自知其善惡。是非爾。恆以一德不二。

三其德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矣。淮南子人問訓曰。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害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明於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者其惟聖人乎。君子治心爲政當損益之時所以兢兢業業也。困之象伯夷、叔齊似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志士法之不忘在溝壑也。本經言存義言精義。然惟辨義而後能存義。惟存義而後能精義。本章三言辨辨物亦所以辨義也。聖人不輕言權行權本于守經。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未有行權而外于常道者也。王氏夫之謂聖人當憂患之世。以此九卦之德脩己處人。故上以凝天命。下以順人情。文王以之而成。其至德周公以之而永保沖人。進以成大業。而退不傷于道之正。故九卦時雖危而可因之。以爲德。蓋陰陽之化雖消長純雜之不一。而深體之則道皆存焉。愚按孔子言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曷謂易之序。考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恆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恆。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是爲易之序。君子處憂患之世。所居而安者也。至於他卦皆有處憂患之

道。吾。人。沈。潛。反。覆。而。體。之。于。身。則。所。以。善。其。性。而。善。國。性。者。豈。有。外。于。易。道。者。哉。自。易。之。興。也。起。至。此。爲。一。章。言。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先。儒。謂。之。三。陳。九。德。外。達。物。情。之。變。內。養。心。性。之。原。推。之。則。國。治。而。天。下。平。

周易應讀書目表

書 名 作者時代姓名

刊 本

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撰 雅雨堂本 枕經樓本古經解彙函本

孫氏周易集解 清孫星衍輯 岱南閣叢書本 粵雅堂叢書本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 清孫堂輯 映雪草堂刊本

易漢學 清惠棟撰 經訓堂叢書本 皇清經解續編本

周易虞氏義 清張惠言撰 茗柯叢書本 皇清經解本

周易虞氏消息 同上

虞氏易禮 同上

虞氏易事易言易候 同上 皇清經解續編本 茗柯叢書內有易言易候

周易鄭氏義 同上 茗柯叢書本 皇清經解本

周易荀氏九家義 同上

易義別錄

同上

同上

易說

清惠士奇撰

舊刻本 皇清經解本

周易述

清惠棟撰

同上

易例

同上

皇清經解續編本

易通釋

清焦循撰

皇清經解本

易圖略

同上

同上

周易姚氏學

清姚配中撰

旌德原刻本 皇清經解續編本

周易廓

清陳世鎔撰

咸豐間獨秀山莊刊本

周易通義

清蘇秉國撰

嘉慶間南清河蘇氏刊本

周易集解纂疏

清李道平撰

湖北書局本

易釋

清黃式三撰

家刊本 皇清經解續編本

周易故訓訂

清黃以周撰

施刻十三經本

十翼後錄

同上

寧波張氏鈔本

周易集解補釋

清曹元弼撰

蘇州刊本

周易學

同上

同上

周易鄭氏注箋釋

同上

同上

以上皆漢易家法。惟周易廊周易故訓訂十翼後錄三種。漢宋兼採。

周易注疏

晉王弼注 唐孔穎達疏

通行本 江西刊本

周易程氏傳

宋程子撰

通行本 二程遺書本

橫渠易說

宋張子撰

通志堂經解本

易本義

宋朱子撰

通行本

易學啓蒙

同上

同上

誠齋易傳

宋楊萬里撰

湖北崇文書局本

呂氏古易音訓

宋呂祖謙撰

章氏式訓堂叢書本

漢上易傳

宋朱震撰

通志堂經解本

周易義海撮要

宋李衡撰

同上

周易玩辭

宋項安世撰

同上

易纂言

元吳澄撰

同上

周易象數論

明黃宗羲撰

浙江刊本

周易內傳

明王夫之撰

船山遺書本

周易外傳

同上

同上

周易大象解

同上

同上

御纂周易折中

康熙間李光地等奉勅撰

武英殿本 浙江書局本

御纂周易述義

乾隆間孫嘉淦等奉勅撰

武英殿本

周易本義辯正

清惠棟撰

省吾堂刊本

周易通論

清李光地撰

榕村全書本

周易洗心

清任啓運撰

家刊本

以上皆宋易家法。王弼首言義理。故冠於前。然實與宋儒不同。呂氏古易爲十二篇之舊。朱子古義亦用古本。至明代修五經大全時。始將本義改合經傳爲一。

自商瞿受易後。代有傳人。凡治易者。必先審明家法。揆厥所原。庖羲之畫。文周之繫辭。皆主乎象數者也。而莫不涵有義理。孔子作十翼。主乎義理者也。而莫不本於象數。漢易傳自孟氏費氏。厥後鄭荀虞諸家。雖師法不同。而其主乎象數則一。宋代程朱諸家。雖宗旨不同。而其主乎義理則一。按虞氏傳孟喜易。發明十二辟卦消息旁通之正。以六十四卦皆歸於既濟定。實有合於聖傳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乾坤爲易之門。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之義。精微深奧。可謂至矣。鄭君荀爽俱傳費直易。鄭君主爻辰。以乾坤十二爻配十二辰。陰陽相間。亦歸於既濟定。荀氏主升降。以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爲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爲臣。蓋乾升坤爲坎。坤降乾爲離。亦歸於既濟定。是三家殊途而同歸者也。魏晉以後。古注散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採輯精詳。漢師家法。賴以不墜。爲研究易學者之芟基。孫氏堂卽据此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兼事旁搜。亦爲精審。孫氏星衍輯周易集解。首列李氏集解原文。次王弼注。次孫氏自輯各家說。尤屬完備。惠氏棟周易述採擇宏博。張氏惠言輯鄭荀虞義及易義別錄。釐別家法。厥功甚偉。漢易徑途。藉此可以窺尋。焦氏循聰穎絕人。所撰易通釋易圖略。盡破古人家法。其所列旁通三十證。自



謂確不可易。實皆強經。就已不免疑誤。後學其間。惟原卦一篇。獨得作易垂教之旨。此外亦有可節取之處。而得不償失。通人博觀。固所不廢。初學入門。須防歧路也。姚氏配中周易學。純粹無疵。深得作易憂患之旨。近吾友曹氏元弼。竭數十年精力。以治易。撰易箋諸書。精微廣博。且於世道人心之盛衰邪正。反復致詳。海內說易諸家。無以尙之矣。宋儒說易者。程氏傳推天人之奧。隱合宣聖之旨。顧氏炎武最爲服膺。朱子以程傳尙辭。故其作本義。以尙占爲主。可與程氏傳並行。不悖。楊氏萬里易傳。大旨亦本程氏。而參以史事。合於干寶家法。宋元之間。盛行者。惟程楊二易傳。與本義而已。項氏安世周易玩辭。言理不墮元虛。其推明易例。頗多獨得。王氏夫之周易內傳。特闢叮咛。其發例諸條。多前人所未道。惜有時以意說經。離厥本宗。且傳本訛字太多。實爲遺憾。若夫集義理之大成。窮象數之闡奧。崇盛德而廣大業。則惟御纂周易折中實爲古今造極之作。非掇拾零文碎義者所能知也。李氏光地周易通論。於折中外別樹一幟。義理奧博。有觀止之嘆。任氏啓運周易洗心有讀易法一卷。論八卦性情才德。因而重之。有合有不合。當有補救之方。其論極精。惟其說五十學易以爲用五十。且糾纏先天後天。推之未有卦畫以前。則穿鑿無取。

近皖江陳氏世鎔所著周易廓。漢宋兼採。精於義例。世鮮有稱引之者。先師黃氏以周易學世家。嘗語余。治易者當於通志堂經解中求之。學海堂經解中。自惠氏張氏外。餘無取焉。竊嘗泛濫二書。深信其說。蓋通志堂經解。實係顧氏炎武所藏之書。而徐氏乾學得之。歸諸納蘭成德。其中說易之書。頗多精粹之作。然其惑於圖象而溺於空虛者。亦復不少。夫易之爲書。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若焦氏易林。揚子太玄經。邵子先後天之學。不過自成一家言。王氏夫之與張氏惠言論之。綦詳。乃近世言易者。動輒驚奇眩異。自矜前知。質諸先聖傳易與先儒家法。相去奚啻霄壤。若此之類。概不列入。或曰。古今說易者。無慮數百家。茲編所列。僅四十六種。得無略乎。答曰。吾婁沈氏起元撰周易孔義集說。自謂參攷書多至千餘種。先師黃氏謂所見易書四百數十種。然愚以爲涉獵務求其博。而選擇貴取其精。讀易者。實事求是。取諸以上所列。亦已足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周子曰。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出版



周易消息大義

全一冊 實價壹元

著者 太倉唐文治

發行者 無錫西溪唐宅

印刷者 無錫民生印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801B

